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
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況
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蘼蕪蘭芷之芳
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　陛下夢寐
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
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殳遠投窮
邊以飼豺虎悲吟于黃沙白骨之塲躅躅于酸風烈
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
十三童子牽衣臥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諺孤兒
吟爲行道傷嗟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間
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材培養國
脉也區區之愚蓋爲人材國脉寧詖止爲思一夫乎
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
室亦興歎于家無資財交游莫救乃若大俠郭解之
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此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
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游
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
而下于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

北走祖禍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痛之某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于氣義憫其冤狀而肖爲之言誠出不省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蔀屋諒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寓戴仰華夷咸須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冤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塗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履登朝踈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于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煎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荅董生書

僕往授金不律于東皇先生下撞碧海上撩青霞噌吰赫煜震旦咸賞獨無奈丹元君見苦何而往憩真宰夜使五丁鉅靈挾雷電見收幾爲所得比領教至人謂管城君太橫雕繪滿眼靈明受障何由得見本

來其始務埋照沈彩以還樸直僕始于是櫝而弢此君封以大海紫泥而下蔵貌巨鑰此君性不受弢時露光怪則取如來金剛杵將槌碎之又惜不忍下此君慨慨在櫝中四三年于茲猛虎在檻毒龍投鉢終不忘風雲騰躍心而主人翁又重負此君不能置之天上白玉堂而下與刀錐同處譬如洞庭神女風鬟憔悴而牧雨工既已受弢猶勝辱彼夫之手丘壑緣多峻霄氣盡乃不意今日復爲足下所發也足下之好僕至矣兩惠投瓊以明相憶赫蹏翩翩何其絕麗也吾家不律甚神異豈耄我而遁逃向子形留神往邪不然何此君猶故而精光銷亡也我四明洞天上有琯芝靈草下有赤水丹砂秀淑之氣蟠結人羣故多雋朗近益斐然嚮奏金石字挾風霜屈指詞林漸及足下足下不律矯作鴛霞之鳳搏秋之隼矣夫太山之雲合以膚寸而澤徧六合黃河之流出于如絲而瀾助滄海大人鴻士出漸行遠積深發鉅斯光耀天壤聲垂後來足下不觀曜靈之浴咸池挂于扶桑乎其始蒼蒼涼涼其後乃如探湯故自光音天人

下來至于今如一日若石火流電一瞬過矣文考子安蕭統陳思彼皆以絕代之才天其天年大都坐此僕少不解事沾沾以五彩毫自喜婁爲天帝所怒電甲長神往往下窺每片語將出風雷交發震怖欲死幸帝原之謂毫端雖縱橫而胸臆頗柔澹以故稍得寬假至今日亦危矣足下方在弱齡幸慎之僕願足下爲曜靈不願足下爲石火流電也少而善自韜慎神完氣足何物不辦何遠不到乎僕故少此今以助足下久不荅華札蓋正適僕焚筆研時比爲足下大

黃谿子所發遂復犯綺語之戒伸紙濡墨娓娓不休如河朔健將老學枯禪方跏趺面壁時豪少年過而飛鞚舞刀橫槊誇其雄俊而挑之始嗒然冥然再挑之忽起而應焉遂忘其故禪也僕之與足下何以異此海上楊伯翼者僕之友亦足下之友也其爲文宏麗不及僕而奇峭過之足下日與周旋一栖兩雄自足千古其尚放僕收氣滅焰而密修實行無復以丈二長受見挑也他日褐衣布帽相見大江之汭請作世外譚勿溷廻公事

與荆石先生

比來益苦拮据上官操下如東濕内理簿牘外罷將迎真無刻暇每侍兵使者披肝瀝膽以世調外相看足爲不肖鮑叔想因尊者弘奬日漸深薦不肖無以致此近謁督撫公殊禮深眷有逾於初亦不知何自得之踈愚之人守其區區固陋既無長才遠略自結上知又不能滑稽巧佞以諧時俗罪譴且語則其固然會有天幸上官日薄其責誠出望外敬謝大德和石先生又復乞身吾道大自生色大官要路未見鱓然樹立風味似只如此鴻漸卿列自首進賢身歿之後乞一二　恩典以表墓道則布衣之極矣一照破之有何大光景次公此歸知達者不悶也即以世俗論之兄爲學士弟爲督學此猶不足必如何而後爲足哉童子何知對尊者故言如此主臣主臣不肖某日溷俗塵染緣更深願乞先生一言指迷長安之使計獻歲初旬當回此舉殊非素心尚容再細求教不一

與鳳洲先生

先生文字上帝所重在天下人可知初學小生能拈

弄筆墨者卽思摳衣一見王先生得王先生片言以爲重某不肖偶得幸於先君棄不肖十六年於茲而以札之役仰溷長者卽先君遂巡不敢及先生屏去外緣家世貧賤故尚在淺土未得鑱片石而銘也每欲抱情摶顙求長者銘先君啓此口然往來於胸中未已也壹意修大道益不敢啓此口然往來於胸中未已也近聞長者在關中雖焚筆研猶閒爲相知一搦管某廼復萌此念思徼寵靈于長者先子布衣至性頗有被裘王倪之風一二行事類有道而踪跡又有帚可

傳者嘗私撰一行狀未敢逕以爲請謹齋沐奉卬儻
矣婁上兩學使者先後乞身自子喬而後有道達人長者以不肖故憐而破格許之容以狀往悚息聽命多好姓王何也先子之銘十六年不敢向長者長跽乞銘而迄今尚不欲得他人文字此其情可念也唯先生圖之

與麟洲先生

和石先生遂繼先生芳躅不聞通明之後卽有稱祖征虜亭者甚盛甚盛以金籠頭散放水草故自天壤

每讀王無功辭賦至殷憂一世零落千秋榮深責重
樂不供愁古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
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猿來花驚鳥去想見王先
生標格埒蟻視虱轉足自醜矣某比益苦吏事如焚
適道幽人佳話便自瀟然飲水何況松桂當門流泉
迭砌高栖遠覽如先生者乎關洛紀遊蒙乞再惠二
冊小敘不妨即行大道默默不當擊鼓以求亡羊業
已爲之又安用掩耳盜鈴爲日以度田之役百冗久
失一訊率爾裁書不盡想仰

與王和石督學

先生與麟洲先生同視學政一入關西一遊宛洛先
後挂冠風踈雲上高標朗映何必減陶通明拜表還
句曲惜無公卿祖帳征虜亭勝事于此可占世道人
情士大夫志溺于腐鼠智昏於金汪塵勞外縛得失
內煎白首一進賢冠如捧琉璃盤行九折坂惟恐或
墜也先生風操如此可謂超類絕塵而世人猶欲皮
相寥廓士且若之何昔許由讓天下而逃而逆旅主
人疑其竊履漁父不愛執圭之爵而子胥以爲利其

寶劒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軒車入鄉山靈喜可知也某身羈一邑小吏不能扁舟奉詣仰睹紫芝琉璃進賢求之此輩則某是也雖然麈麈驂乘鷄鶩入室塵容狎人野性終在從此而往即致位卿列出入金紫數十年一旦無常貴人之骨不化乎三春之華當其灼灼爛然滿眼須臾委於糞壤光景安在隙駒石火昔人所蹉嘗謂先生不達也歸就三逕父兄師友論心問道慶快何如遣使緘詞聊表不佞緇衣之好伏惟高明亮察脩以不腆悵爾神馳

奉李觀察

某才踈識闇獨抱其狷介之愚而自託于孤危之迹俯仰今世子焉暗人不謂此生何幸得濫荷曠蕩之知於明公每侍台慈略去苛禮忘形忘欵語移時言言胸膈輒退而自喜爲得所遭恭惟明公英靈間氣物望儒宗博大寬仁神明朗鑒誠百代卓絕奇偉之賢俯視下走踈庸不啻耶矣誠不自意何修而得幸於大人先生若此之薦至也虞翻有言天下一人知已可以不恨況某之荷殊遇深眷者又世之卓絕

奇傑者哉明公以陽春造物靡市私恩而某亦勉持素心恥爲巧佞即今日之感恩銜遇刻骨銘衷似不必津津于齒頰間道其感激但恩出異常人非土木欲終默則情不能已第言之則辭不易宣區區下情伏惟亮察自此之後朝夕兢兢恒恐不才墮落自負明賢知顧是懼誓于此生靡敢暫忘咫尺台階瞻仰天日每思摳衣叩謁輒以簿領所羈格于明禁亦恃心神孚契不在形骸然泰山北斗之思烏能一夕而去夢寐哉蒙諭取小集敬獻上二冊統祈仁慈鑒亮某不任殞越之至

與趙汝師太史

人之相與有同堂接席朝夕周旋而味未嘗不短有形曠影絕咫尺河山而神未嘗不親神氣苟同即形骸可廢也某家海門少狎江鷗野鳥習成嬾性而不幸爲造化勞人嬾自其性而勞又有以奪之以故事多報罷然某爲人坦中意復頗能耐喧而居恒難于絕俗不爲物先來亦不卻未嘗喜事事亦不少則咎不在涉境而在坦中也案有簿牘門多將迎其踪跡

則然或非其好至如先生者第在當世若習以爲常誠一入史冊便令千古景仰某則日接大賢邑屋煙火相望雞犬相聞三年不將片辭無一日而去胸臆士大夫郵筒不乏而獨久缺先生之一椷也夫門前之刺有可不接者而某則無有不接當世大賢有必不可失者而某則坐而失之三年以某爲簡緣耶則未見其簡以某爲好事耶則又似有不好者此其踈而坦中大要可睹也日嘗受教于大人長者子涸涸而可業抱隨夷之心而日有鄭莊之累胡不稍自峻其龍門而自取煩喧爲某敬諾而不能從也僕豈不知將迎之足以損官譽喧囂之足以耗心神哉性偶不近高峻不能彊而就之然亦不能與人相比爲汚行此或高明所諒耳先生高曠清眞曠然物表眞不絕俗和不徇時眞僕之師也平生緇衣之悰誠切于蔓寐往君典嘗爲僕言先生亦有意乎不肖者近晤箕仲言先生更深而莫君之言先生更深卽僕向往之私遂如九之脫於手僕不肖旣賤且愚不自知何故時時得當世大賢豪傑心豈以雕蟲末技差足鼓

吹詞林抑或以其人坦中無腸見收也蓋僕之失處以疎其得處亦以疎賢者所取顧往往在此巧如轉圜捷如激矢巖如九層之臺深如無底之壑世亦不乏僕烏能然歲云暮矣百務填委草草修此牋奉候長者聊以致其三年積仰聞刻管韓二子將以敘見屬而不果何也區區此心願附門下青雲伏惟先生鑒察

與朱秀水

適以捕亡倉卒發賤刺不及附入行起居仁兄過蒙垂情兼辱大教既感且恧東望勞神青谿就李眞盈一水隔爾數載蹉跎不將尺素同心之義謂何何寥落至此也乃知作吏之苦至使人人道并廢可歎矣而仁兄神明豈弟之聲則耳熱心醉已非一朝以此當夢遊神交可乎開之時亦來道仁兄風采朗如玉山平湖君温夷截肪皭然並映秀州一時有兩君子在事可不謂盛哉弟布衣時曾薄遊就李宿眞如寺六夕于今十五年寺僧亦忘其姓名當是時未投刺一人董一獨行鴛鴦湖上遶堤看芙蓉木蘭無人

知者再遊何日得及使君在日過之沙門或以紗籠
相處爾一笑小集同一扇求教仁兄伏乞亮察勞苦
使者并以爲謝

奉徐司理

往蒙恩府相約聯舟並行待教清燕歡悰良晤殊愜
下情不謂候送吳府公良久又以議處京糧逾時追
隨仙鷁瞻望不及既違德意亦負素心悵惘悵惘竊
念恩府久勞於外跋履山川蒙犯霜露駪駪在塗春
日暮矣五葺芳草言念王孫大人得無過勞乎青浦
諸生郁承彬揚馬英標瑚璉美器某夙聞其人一見
相賞許以國士差可無雙不幸以家貧母老負米秣
陵偶因隣人之難遂及池魚之殃以註誤罷諸生而
非其罪也某心傷之嘗以官諍之督學使者至再至
三又嘗爲之抵書兩都諸明公其事業已大白督學
大人心許之而牽於成案慎重其事尚未得請今茲
郁生之抱恕亦微得之學憲之意旨乃蒙恩府神明
燭物洞察其冤辭孤桐於爨下收神物於獄底且無
因至前不知恩府何自得之臨軒數語宛萬悃懇直

欲燃灰而起白骨士林相傳有至泣下者某也聞之能不感動敢敬爲寒暄一頓首稱謝自後有可以拔此生於泥塗者伏望明公相而圖之以終此大惠某不任頂戴悚激之至

與辰玉

適聞兄有鼓盆之憂爲之恒焉動念我師業已知之矣修短有數自不可逃大師道成功及眷屬嫂夫人當生忉利天宮無疑又聞兄哀傷特甚幸稍節之昔人有言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illegible]師烏得不哀第兄既栖心道門當希太上之旨不宜以中下自處恩愛枷鎖正是生死種子此賢夫人所以不免也兄豈得復爾逝水滅燭哀亦何益以兄明智當能自寬東帛辯香恕不躬往

荅金伯韶

仁兄才名滿東南需以歲月當代風雅惟足下主盟乃退然挹損弘奬過情豈惟鍾期笑人亦無乃非仁兄本懷乎弟年來日苦吏事侵尋髮髮爲短四十成翁元陽走失未免朝露之歎比且欲向金仙蓮座下

焚筆研矣足下方握風雅之權南面而指揮奔走天下豪俊而弟且奄奄作苦行頭陀任兄說詩說禮舌吐青蓮其如弟之嗒然不應何已矣哉西京大曆之業且放足下獨步歷下生殫精此道才不副氣亦足千古足下努力當據其處何故讓人小詩一首送開之北行者足下試讀之可知鮑昭才盡春花秋實各有其時足下自愛

答傳伯俊

開之解禪宗多聞彊記捂擊玄門不遺餘力然廓落宏肆未就實際說經說典口墜天花機鋒誠難與抗而貢高浮氣欲傾須彌山開之每對僕風生僕泠然了無訓答謹避其鋒而心殊不以爲然儒者之於二氏日尋干戈此殆非祖師初意三家之旨將無不同在世出世各闡道揚教人倫實際則儒者是宗超脫清虛則二氏爲妙要之皆不出乎一心儒者將心體事以就其實事盡而累遣何實非虛二氏屏事澄心以還其虛慧生而境見何虛非實即以二氏言之泥有爲之法執長生之說此外道彼家則爾上焉者性

命雙修虛極靜蔦與波羅蜜智何異調神出殼與道合眞漏盡義了入滅涅槃可謂殊塗同域吾想世尊大士大上金毋虛空之上乘理往來當不啻椒蘭密友如開之所云一棒一喝相見必仇若酒人罵座搪夫爭道當無已時此大可笑也開之非惟不曉玄門亦未達禪理不從心性上大鍊一番而徒多記教典向人饒舌不休自增口業即一部大藏反爲渠障魔到那無常一字也都用不着蓋闢之病全坐在太聰明伶俐博聞彊記機鋒雄辯以此蓋世降人談道彌多去道彌遠僕不識經典寡所聞見且姑從方寸上作理會心本清淨物故濁心本靜撓物故動心本空着物故塞心本靈明障物故暗以漸去之還吾本體制其發不若除其根頓未能除不若以漸漸至神明朗徹何義不了何功不成初學地人且須調心御氣寡欲去好學爲善人有何玄妙只務平常由此言之千經萬卷千言萬語更何處用着開之自負辯才雖視小弟謂僕不習講師懵無見解僕亦厭開之寥廓泛濫無所棲泊舌端爛然惣昧眞性以是不同利器

鈍根要亦天賦開之若能力去知見浮氣一返本始詎可量哉足下聰穎絕人意思蕭然洵進道之器僕本愚陋寡識徒以一片肝腸爲師眞所收而千大道涖無入處今所見第知學爲好人而已學爲好人進則人道退亦無損吾無多岐何虞其亡羊五岳之期願與足下同之幸無相負也

荅汪文學

麟川先生足下夫悉煩囂者思空虛逃空虛者思塵然物情故爾僕涉世未久所當通都孔道簿書戔戔刀之事外損筋骨內耗元神計其所遭大非其平生所習譬如野鶴爲人家雞雖翎翮摧頹風雲氣在天性內虛聲而伎倆眉宇不甚駭人以故遊道日廣酬應日繁無信陵之賢而有鄭莊之累種種起滅種種去來野馬空花總屬幻妄當其味盡厭倦可言譬如赤日暍天煩蔽鬱攸每思陰山寒雲峨眉積雪夫道亦海凝神抱虛黜聰益慧至人得之以結聖果夫道亦何負於人哉解煩去鬱平情散懷凡夫得之以出苦

何負於人哉譬如羣飲於河小大充量矣下士聞道則大笑非故笑之坐於其所不知也蝶也嗜香蠅也嗜臭性之所近眞不可強蛆日處於糞也自彼視之亦何異於栴檀蓮華者哉故處五濁之中而譚清虛之道則蛆也鳳安雲霄蛆安厠溷習乃安焉故鳳亦笑蛆蛆亦笑鳳其所由來久矣僕於大道未窺一班而稟性踈朗踈朗之與清虛頗爲近之不幸身在垢溷解脫無由譬之糞蛆雖未離糞然已覺矣無論迷覺矣而不力猶迷無論穢潔矣而不盡猶穢也宿根難拔結習難除肉境難清外緣難簡鈍根之人易行而難解利根之人易解而難行凡庸闇茸者多爲俗所牽聰明特達者多爲智所纏總之敝形耗神都失本來面目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何怪哉足下聰明男子博聞強記伏讀來札禮禮百千言富矣其於此道似有解矣燭物明理我輩不難而難於舍光塞兌以還清虛自古不乏高明之士而多以其精神見解用之功業文章而止卽功垂天壤文掞河漢其於性命曾何損益毫毛是僕之所大懼也足下勉之夫道

戒饒舌僕已矣何言

與李惟寅

昨邑中有一諸生自秣陵手持公一書二扇佳篇奇麗秀色可餐信得六代山川之助南國詞人遂奪精爽神伏神伏一水盈盈旌旄在望無從把臂日有懷人計以上計日耿道白門一圖傾倒恐計吏無入南都理則當以北還微服過之爾歐楨伯在可得日夕不比部郎范公岫雲先是爲雲間宰好學慕古爲人深湛脩然清遠今居閒曹日閉戶焚香讀書而已

明公儻欲識其人乎則請先之家有諸孫和叔先太宰丹山公嫡孫也少有奇抱多讀周秦漢晉書尤工舉子業卓爾家駒先太宰故長厚聞於天下今諸孫多椎魯獨此子賢而有文某雅念之太宰箕裘至和叔中衰甚矣又復落筆過縣齋旬日別去遊白門將一覩燕磯牛首之勝以充拓心胸發舒文章而懷中之刺苦無投者某爲引見門下以遊五侯即無樓君卿喉舌郭雲筆札或其庶幾明公不賤逢掖幸破例況之渠意在得金陵主人一片寒氈希明公留心近

作數章書扇頭玉印二枚小集一册附往

與冏伯

騏也果駿振鬛長鳴萬馬俱瘖矣世眼多翳故知孫陽笑人男子失時則窮得時則駕龍鴕其德總屬偶然幸弗作春風得意馬蹄疾之語足下一第乃其故物不敢爲知已稱慶獨憙王氏青箱之業寄託有人尊公得壹意玄修此足大快爾四明黃君漢陽以北上春官便道謁尊公并詣足下幸作傾蓋之雅北上聊鑣足稱聊壁此君儻爽故當不辱冏伯不腆之儀隨例漫往幸存之

與鳳洲先生

去力還得詩三章字字如許長史玉斧口中語氣韻蕭踈讀之泠然足快媿草蟲土蚓難和雲鳳之音爾佳公子擢桂還某不得曳錦帶躡珠履來作堂上賀客神馳神馳聊以世法遣使修賀幸存之已卯孝廉黃君仲高年少有奇才爲人如衛洗馬潘懷邑而名理玉屑亦復不減茲北上公車道出吳門生平望王先生不啻卿雲列宿而懷中有刺御李無因某敢爲

之介紹希法眼爲一青以彼朗潤或金臺宮中掌書
焚香童子也一笑

與徐長孺

足下不諧于俗或亦有之然賢者高情遠韻出世軼
塵可謂玄超不可謂落鳧落鳧云者或箕踞散髮逃
于荒溓中雖皭然外爲圜恣甚則幷其內失之足下
天姿朗潤玉瓚黃流神情故超風格乃峻此自仲宣
子建輩中人方之正平彭　兼不亦遠乎固知君典之
命足下與足下之自命終不若僕之月旦爲當也僕
豈煎煎之夫以落鳧爲不美哉足下實不似之然足
下宜亦爲此游戲三昧僕類癡人說夢矣僕邇來宦
況日踈閒情轉薄夜來得大奇夢晨起仰視霄漢直
欲突然冲舉身未生羽翰彷徨無所之因欲與高賢
一散幽襟又不可得家僮催束死牛皮帶復加以進
賢冠誠太無聊漫爲知已一吐快賦絕麗讀之再三
如披大王風

又

當此大遁度世者八百人有奇吾輩儻不得與當是

罪孽深重河清不可再俟言之惘然丈夫七尺僕乃
侏儒侏儒亦可爲上帝弄臣置我白玉樓中鼓吹鈞
天當不減李王孫何爲見遺豈終作人間一溷子已
耶阿鼻地獄中恐亦着吾輩不得僕生平好慈悲若
入地獄便須偷启鐵楗令萬鬼散走出苦海之大荒
亦一快心事昨聞元美遂得證果爲之泫然久之蓬
萊山上向來無此大學問神仙此子乃遂得之僕雅
不解妬此不能不動念此言未可聞于路人幸秘之
積功修行足下勉旃藏賦請教佳敘大是潘陸門風

骨力風調稱其爲才子矣秖媿拙劣不能當

又

母夫人老疾非藥餌所延不得已蚤暮焚香叩頭數
十明信苟孚感幸而有濟然不可必矣卦股之類則
小夫疏節非賢者事開之昨往婁江訪二王先生數
日再過齋頭能一至此不此君終奇物

又

開之寄新集到泛濫自讀之意甚得也吾自知我鍾
期不出戶然終不可與足下一商之能偕欽之及

黃茂才見枉乎新涼可人政堪泛青谿舴艋

又

日居委巷聞有原憲之貧使賢者至此無乃守土之過敬割俸錢三十銖奉太夫人爲甘毳之需

又

終朝馳逐至漏下之四鼓尚不得即安咫尺懷故人言何能宣明珠暗投世事從古然足下當能自廣豈有有才如徐長孺而長貧賤者耶第恐富貴咄咄逼卿爾然僕之所望于故人不在富貴卿第安之

又

芳生當爲一言實欲更廉其狀足下第感其一餉之德正無論其爲人其惠也可卻其死也可哀此足下盛德事適讀其五言律亦復有佳語惜負才自放不能深詣若小加磨鍊便足軼塵開之抵華亭與公等周旋信樂僕未免齋頭岑寂耳此子談天炙轂大可人意當以世外求之

與傅吳縣

遠道聯鑣殊適我願書來乃持首鼠何故予不思我

豈無他人大笑君典世緣種種而學相如茂陵之好不已所謂閻王偶忘勾汝汝乃自求押到者天壤間留得此君領略風月故自嘉區區爲此非敢與亡者故爲異同此關四年勘一線不破又何貴聰明男子哉足下愛人以德良善猶苦不蚤耳沈公子荷仁兄厚恩自頂至踵蒲服造謝知仁兄不勝虎賁中郎之恨矣既不得追策長途相見之期乃在闕下臨書惘然

白榆集卷之八終

白榆集卷之九

書四

與呂心文

五十日泰興令標韻峻絕彭澤都水雁行也語鈐之上有名園勝吳下顧辟彊良時氣爽風日憙微嘉賓載盈絲竹雜作咄哉此樂可以忘年復有名篇照牒雲壑宜其脫屣銅墨忽如飄風僕雖鄙無識每懷元道州眉宇輒令名利之心都盡而足下所善沈嘉則

東海屠隆緯真著

馮開之亦僕之友也卽詹欵雖隔聲氣固通徒以屬當孔道旣賤且冗投瓊義重伐木風遐匪爲媿之又自恨矣足下五十日春泰與棄去恐後僕四載由拳長猶然元元不肯休宜其不敢自通於左右也讀君典記文適先太史公子在坐相對泫然不勝茂陵遺草之感往歲聞君典開之偕嘉則大醉友芳園酒闌逐客滅燭移室闖出紅鉛留遂盡一石開之貽書相詫日月幾何已爲陳迹矣嗟乎人生若此卽紅紲之會烏得不數數哉僕居常妄謂天下大事惟有兩端其一脩身學道抱忽栖神其一快意當前及時行樂而鐘鼎竹帛不與焉膠擾憂勞日坐火宅下之下者也足下端居默觀當大了了僕方縛世法而談超然亦影子耳何時一披玄朗虛往實歸也

與朱可大

都門一別五見蕙草殘矣故人之念宛如車輪自仁兄以才見妬踪跡杳然時便謂與東林慧遠爲隣玩弄虎谿明月風塵之吏未敢逢通尺素邇忽聞故人出宰乃得語谿是天以水國賜足下也芙蓉菱芡鵁

鶺鴒鶡何物不宜人安問謫居哉語谿距青浦一衣帶水隔不早自知問訊無恙此中良恨邑中有呂泰興作令五十日翻然挂冠五柳先生之亞也聞其人楚楚有致其家有園亭水石之勝可寓杖屨弟不識其人友人沈嘉則與之善而雅言之遷客無聊或當縣齋多暇敢希報章小集爲開之所刻并致一冊大篇雖蒭蕘足以竣大計當以何日行策馬燕郊把袂非遠

答朱在明

足下今之信陵春申也而菁華風調過之不佞醉心故非一日乃儻焉辱信使承明覩良足喜矣若文字之役故非征夫所任而百谷先生從艐中從臾甚力辭之不可率然濡筆何足仰荅大雅要之王君大篇縣諸日月矣疆弩之末何所事么麼數語足下其以承君山之乏惟命置而覆君家之醬瓿亦惟命第胃潤筆益以汗顏爾明年渡江猶及與陽雁相值足下有意乎能操一舠候僕沙渚之上請分鷗席而盟之

河干相送如雲征夫罷于奔命矣氣息慨慨略具不宣

寄辰玉

兩王先生爲弟破例出送河津獨足下負約不至意不無小望焉然卿之苦情業亮之矣自去顏色便減清虛父老子弟山人詞客提壺走雲陽道上如雲矣飲酒作詩頗耗神氣無乃非先師與道兄意乎道上寒山落木紅燭青驪觸目關心俱牽別恨足下焚香看經罷亦肯一念及征夫不孟孺欽之青雀相並無夕不留連水窮舟澁不得不閉車馬詣君乃別去各懷黙然聲涕俱下明年以足下寵靈泛桃花水東下當首過高齋了巴山夜雨時約如不信此言請臨河而盟之留別詩手錄一冊附去求教爲我語尊公彊飯自愛

答張肖甫少司馬

明公間氣也勳業彪炳文章鉅麗心胸渾洞器局端凝翕赫權奇上薄雲天下絕地紀天下人無間于英雄婦孺咸知明公神物異寶垂三不朽爲萬世規獨立環視足空人代而明公自虛懷曠度多所包容折

節白屋弘奬寒畯常有以自下者此明公之志念深矣天下士所爲提肝挈膽而歸明公以此某海上鯫生少事筆研不自揆度常思抵掌而交諸公屬徼天幸多辱諸君子眄睞謬列同心獨恨生平踪跡出入常與明公左未獲一奉卿雲之光時與士大夫扼腕言之卽欲修一赫號奏其薄技以自通於門下會某處疏賤簿書勞人而明公方在長安居重地踞岐路未敢輕溷尊嚴每於清風朗月私懷惘然及明公以本兵開府全浙密邇聲光節鉞甫臨恩信旋布妥

喻大慈銷折姦萌不數月而底定南國閭左晏然登名山覽滄海雄章秀句下照波臣視昔羊叔子杜征南蔑如也某以是益想仰大人龍德須眉若何而胸中之奇廼爾御李之思至形夢寐矣首夏行役如晉東與瑯琊兄弟譚及明公會旌于正厚臨海上遂求瑯琊折柬爲通將摳衣修謁一慰生平日夜行抵官奴城而明公南行一日矣悵悵可言鄉士大夫爲某言明公雅念小子聞小子不日且東爲隆停驂數日相遲不至而後行顧某何人而鄭重長者用情若此

某益以感激嚮往彌誠計在七月北征不及雙星之夕虎林肅候晤對非遙忽拜明貺華槭神爽飛動書辭惓惓款相念良殷故知人言不虛可勝欣躍又蒙賜一官舫長年業先三日來敬佩德意容相見時九頓首階除先遣一介將其荒陋之辭偕使者陳謝生平調蟲小技爲友人謬辱剛工敬獻之大雅門下仰求教益不宣

與徐觀察

惟明公河嶽英靈文武器具秉鉞東方底定南國雄略勳名爲當今第一甚慰甚賀開府晉司鼎鉉以光廟社而垂竹素當計日取之某雖欽英風尚阻色笑間者望見卿雲之光瞻仰踟躕形於夢寐北上欲覓一舫止擬修不腆之牘溷瀆台慈偶吳門王文學百穀來越中曾及之百穀爲言歸出寒家報舟楫已具固知明公神識蚤見廼其用情于不佞某何其深篤至此棟激棟激某在七月初旬促裝而北尚期停橈錢塘一挹丰采而後行先以短刺

自明向往崖略不莊伏惟明公亮在

與顧觀察益卿

官舍風雨公厨盤餐名理清言留連永夕在世世出
兩寄深情千秋神合可以無恨恨西陵之檝促人涘
涖長江孤帆碧空搔首躅躅使人悵絶聞明公道體
彊健已出視事喜劇北征官舫往嘗與百穀一
言之百穀遂具言且徼寵靈于明公某亦擬作一書
仰溷長者後因稟裝蕭瑟未能挈室而行某且獨身
操楫舟北家中數口徐作後圖以故未敢奉聞今者
舟人儼焉持觀察公札來乃知公業已爲辦此事鄭
重長者用情若此何可當何可當既已具此舫便留
以待老母妻孥行某的于七月行未及雙星之夕雙
星之夕計當在虎林望見顏色指河漢而言別也草
率布謝不盡欲言

與馮開之

橋李突兼公罷不見仁兄心更折也急趨而北猶思
道上握手何意弟走鉅野兄薄長河東西相去邈矣
天涯北入薊門事事淒絶過趙汝師太史乃是仁兄

故居汝師高品亦弟所習然交情大自別相約登堂
譚語移晷去矣視疇昔拜賢嫂狎佳兒夜雪宿綺雲
館香鑪茗椀名理申旦何啻隔一世悔世乎顧獨念
兄此室何不留以待弟而爲汝師所得當是待此備
長途舟檝爾舟行何日抵家小大眷屬無恙不良以
爲念弟兩爲邑長吏歸而窶中裝如洗徧貸無所得
幾不成行勾吳公子者見念乃得治北裝七月初旬
獨身從雲陽吳大帝陵口舍舟而陸日夜馳一百八
九十里自陵口十有八日而抵都門業踰牒期法應

坐幸當事者見寬而弟體中已罷甚不復可支一踏
春明萬苦攻人外困風塵內苦桂玉第此來閉關墨
守將迎荒滅往時從此簡緣省事以安性命而尊餘
生或俛得之爾丈在昔次胸懷如何阮嗣宗哀樂兩
失其中不必法也鄒爾瞻自成所還竟拜省郎蘭省
中則遂假重趙武選吳趙兩史並以南金見珍世道
若此人生快事獨吾君與溘而不得見乎陽春能
不痛矣老母弟婦約以八月初四日離家不知何日
舟過貴里長途得無缺于資斧日夜以爲憂向徽勾

吳公子高義則弟且侍老母偕妻孥入四明山斲苓采芝爲老居士豈不亦甚適邪何以長安馬蹄爲若然卽不當浪德此公子矣足下苦墻茨之變今何如往嘗爲足下向龔府君顧令君苦口顧已遷去龔用情不丈要當以柔道處之乃舉玉玦可也會劣冗有言不盡

與劉觀察先生

自昔年遣二力弔先廷尉公及寒暄吾師左右山川遼阻遂久絕緘題數從人問蜀道便鴻了不可得日夜念之去歲以入計行臨發私度謂吾師此時服闋必得相遇薊門一傾宿抱不意車騎更躊躇中道不入春明無何而報先生且懸車而西鑠金點玉古人所悲掇蜂拾媒聖賢不免高才投閒盛年丘壑謂用人何門生聞之中夜而歎難以語人往遇令弟先生以華亭丞來道出青浦某候之十里外延入縣齋置酒張燈娓娓夜語載欣載慰恍見尊顏且令弟鬚眉色笑絕類吾師某感而益嗟殆難爲別未幾遂北及覲事竣還則令弟又有解糧入京之行道上相左而

某亦旋聞儀曹之擢自春徂夏遷延在家至七月初旬促裝北上尚得遇令弟于長安邸中握手相勞大慰渴饑稍稍得聞先生起居狀乃經年缺訊甚恨且媿終無以自解矣某以八月初九抵都門十二日抵敝任仰仗寵靈長途無恙顧以期促單騎陸行不及攜家老母妻孥尚在後發至今不得音問未免懸勞某此行良苦可爲知已道未可與世人言也此身之外都無長物至力不能儘一居室而栖市口窮湫隘處諸君來過者咸問何故居此騎一欵段黃馬曰何故騎此某不能對也家人後發舟行又乏役夫比從當事者覓得一郵符而使小力馳至前途候之十月中訖可得達京師矣五年作令得一曹郎於某自足無所苦獨苦長安粟玉薪桂爾方今 聖明在御政肅清苛細之政一掃而寬舒往言事得罪諸賢盡還顯秩海內訢訢向風不肖得以一閒曹郎快睹其盛獨念吾師早謝事山林良爲遺恨然采芝種术獨占煙霞又何不適願先生第安之師母諸公子而下俱安不冗次脩書不莊不備奈何

與沈士範

華陽方伯過家山嘗修一書託其從人致之掌記者客長安不數日崖略作人行甚知罪過僕于同調二人先太史及就李潘開之又以太公之喪東僕今居長安無聊矣令兄罷昌平鎮還京邸亦大索莫僕自十月朔感寒疾伏枕四日櫛沐甫兩朝不及省候令兄者半月矣良自歉然二日前有哀憧至自彭城老母舟以九月廿又九日發彭城計十月半後可得抵春明門矣家兄護送老母外父則

送荊人入口在船俱幸無羔念讀華札知貴宅自尊慈而下各各平安甚慰僕入京出入蘭省多清暇署中如水可以焚香讀書獨苦東方曼倩之貧爾而舟中人又以空乏來告太史公有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然烈士寧瘦無腴雖貧亦楚楚有致哉入有華屋麗姬出有鮮衣怒馬閭左所豔僕不願也乃對長安諸公日婆娑自得絕不作措大面孔男子饑即饑爾安能向人搓尾也收薛邑之責者當未有息肩足下一青衿雖立輦粉何能爲第忍之一朝見天日了此未

晚也如今日獨可柰何僕居貧而踈財往爲令日以俸錢畀故人賓客徒其身貧耳未始逋人錢兩也趙太史言身負人逋無面孔向人此士大夫之深戒也

足下天才高朗器局温醇登之汝師通詫足下爲實勝乃翁僕謂乃翁亦不易勝而其人材若此大自斐然努力雲霄幹蠱起衰足下事也青山之盟久寒曰夜疚心襄事亦未諗舉手何日想亦爲力詘故甫明年欲圖一長差計可得往哭故人宿草裁書敘心臨風耿塞

與李大參

某自遣葺顏風塵作苦仰仗明公寵靈出入蘭省無恙于旄久駐吳中疆圍不警海壖按堵東方泰岱南國甘棠固已永鐫父老子弟之口矣通者越國徼天之幸得遂借輶車某在京邸聞之東嚮取酒酹地敬爲桑梓識喜而不佞某疇昔以奔走下吏辱明公脈脈之愛今且復得以部下子弟叨父師教育之恩私竊自慶此生又何幸如之惟明公卓然有道大君子神智淹通器局宏偉天下事懸解了徹迫而後應而

并包吐納寬然長者至其文理密察中故井井遠韻
靈襟時出萬物之表卽方外方內何所不臻第恐井
深見珍時急異寶終致大位三事勞神則蓬萊度索
之期尚屬渺茫甫荀無廢性命壹意精修卽服官守
職旁午糾梦中固可潛鍊心神密繕眞炁所至施仁
澤物又足滿其三千亦何害其爲了事大丈夫哉某
非知道者以愛厚明公之極妄陳其憒憒若此幸明
公留意焉不備

與陸君策

往與足下醉西泠橋上醉我家東湖醉虎丘醉峰泖
爲日亦久爲歡亦暢乃別來終抱耿耿何邪再別吳
王試劒石下與大帝陵口之別覺微不同陵口之別
握手踟躕數視日影河梁之義足爲千秋凄凉姑蘇
之別追隨竟日撒手卽行差近草草然僕以爲草草
之別深于踟躕何也畏別也所畏者別小遲則生情
生恨益不可任故忍而斷之一麾輒往然而別後之
恨又何可言文通多情人黯然銷魂四字描寫眞若
盡君家元量當已行八行計已達久所幸有偕計之

期抱握非遠所不知此時僕尚在春明門不臨書惘然不盡

與彭欽之

足下日在貧病而座上之客長滿名奴麴君佐清歡無日無之即細君之饘琯那得不盡也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足下年猶未暮雖貧豈得輒爲潦倒之計窮王宵差不俗耳弟多言多事耗損元神此乃可懼者僕此來交游訓應頓減昔時出自蘭省門庭寂然盡日無剝啄聲大可焚香讀書固是僕簡緣省事之效亦以子雲官冷鮑昭才盡名位不足奔走時人耳足下可爲我賀矣若孟野此征相見非遠獨不知與足下握手當在何時念之不能置廷韓之客更多于足下比不甚罵曇陽弟子口吻煙霞踪跡馬蹄都無長進真可罵也婁東諸王先生久不通問風塵之人無面孔向紫煙客猶以回光返照一念不曾暫舍庶幾他日得見天日奈何奈何偶得小詩一首奉懷知不足供解顧聊以識僕向往

與郁孟野

朱聯二孝廉圖叩關上書已有生氣矣僕雖蹉蹶之力亦與有勞焉足下那得束手老困蓬蒿中又令里僮行其胸臆也不及與賤眷同舟行想一時不能東裝故亦以僕不在使足下差池若此恨恨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已離彭城十餘日矣想十月廿後可得到都門良爲懸懸耳僕以一蔕蘭省郎婆娑都下無所恨獨恨足下未有處所爲德不卒未能遣之胸懷拳拳以此雲間風景近來何如舊遊何日久在彼中一旦去之未免關心二三故人不大落莫不村中女郎學道事聞其竟成文成五利之詐那得言人情不相遠也李將軍乃垂翅東歸則以射不穿札故豈杜征南其人邪閒中偶得奉懷詩一首錄去求正

與徐長孺

李長源夜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碎穀餐梨而身任國事若陶通明賀季眞必挂冠而去乃稱修眞胡以不同若此僕日逐長安馬蹄終朝罷勞夜則思臥不臥則又有客夜譚所謂盛緯眞烏者何可得欲了大事因緣計必脫頭上冠乃可顧事勢有不能遂超然

者每一思省祇益三浩歎矣白首一官終填蒿丘萬
分不甘心世網牽人無能解脫日復一日流年不待
人奈何奈何足下云聖功不離心息相依此是至理
邇來不委頓千馬上則傴僂于人前息何由調心何
由靜塵勞之後易以昏沉求稍逸其身惺然者便失
之以此都無精進處獨有榮枯得失並不入據靈臺
猶可不大至墮落耳瑯琊太原暨辰玉公子比復何
爲久乏便翰一字不通煩襄用惘惘佘峰王翁走路得
不錯不謂成玉真必假黃金粉黛僕斷不敢信不敢
從吾從欲苦去色財而反助其煙焰邪男子學道修
真要　足三才參神聖見上帝我自家屋裏無有可
辨而外假婦人又謂黃金可致仙人地位即與輸粟
得官者何異竊恐無是理也太原大賢以上人親受
仙師指授其所見云何足下高明絕世便中幸有以
教我

報張肖甫司馬

某方作一書報明公而老母適至蒙明公所以護送
長差二人告行見臺下邊鎮遂以原修入行附往茲

復因尊使行輒再致一牘黃沙層水邊風如刀明公
即擁重裘出行塞上得無尚苦寒乎昨聞之政府亦
極念明公南北驅馳久勞于外弟以時方急大賢備
人國家倚重明公奚啻金城千里計非河山帶礪不
裴晉公李鄴侯董中人淮蔡功成綠野何時已見朝
足酬勞臣殊勳矣若以緇生區區愚見定知明公乃
拔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儀骨登臨山水擊結煙霞齊
勝之具亦須及神明視履未衰至寶吐光神劒出匣
雖欲謝人人故不舍想明公結念丹臺石室時不能
不動惘惘而抑聞之道家有言戶樞流水又云火終
日動而未嘗有我明公即處劻勷游刃千虛喧寂惟
一固當無耗元陽者何日得伏謁車塵一陳固陋臨
風耿塞伏惟爲社稷爲吾道自愛不宣

報張肖甫大司馬

某之北上辱明公相携登吳山望西泠六橋把酒清
言遂至娓娓明公以小子無識而屈體虛懷披誠接
引意氣良高于古人又累拜明貺禮數過崇前路舟
車賴以不乏老母舟發又荷明公拳拳垂情給符遣

役長途挈敝舟而行時使人問老母無恙某聞之感泣下拜世有大人長者爲後輩用情之厚若此者乎無論明公鴻材偉抱卽此一片肝腸故自能使聞者人人下淚乃今而知明公果非今之人也老母舟自與仙鷁相失後受驚恐者三最後至交河爲巨木破舟老母荆人而下僅以身免某生平無長物僅有圖書數簏今第已問之水濱是夕舟壞老母而下相携野棲蘆葦中詰朝易他舟前今幸抵河西自非仰伏明公寵靈事必無幸感何可言日夜望前茅入都門得侍左右不謂復借邊隅伏念明公社稷重器封疆勞臣南北奔走頭顱漸白雖忠臣盡瘁烈士苦心當不辭行役顧　朝廷之勞苦明公亦至矣邊鎮多事北地氷霜極願長者加餐恕尺台光可勝瞻戀不宣

與趙汝師太史

隆亡所知識嘗沈吟繙閱靈人化書悉謂大道不出方寸靈明太上所云虛極靜篤盡之矣而虛極靜篤不全在掩關習靜中得來掩關習靜萬緣屏息方寸

惚如便自以爲虛靜不知遇物觸境能保其不動如故不譬之操舟者必浮江海必遇風濤然後乃信其善操舟不浮江海不遇風濤即云我習水稱舟師不足信也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不聞其畏境之殺心而盡屏去之也坐圜先生掩關十年自許業空一切纔出關時爲友人所撓撥勝心旋發十年何爲禪家以事鍊心不取禪定以此且心隨境轉了無定主者常見也盡屏一切元坐苦空者斷見也神明內宅觸境不動境去輒空常應常靜喧寂唯一乃名如如○關尹子有言不惟無思無爲者名爲無我雖有思有爲者不害其爲無我火終日躁動而未嘗有我又云古之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今夫害我之靈明者情識也非天地也妨我之靜虛者亦情識也非境也公思不能爲火爾今公惡緣境之爲害而思逃于空谷自以爲息機養形非也則是不去識而去天地也有是理哉試觀喧寂動靜之旨則知息機蓋不在掩關也味戶樞流水之言則知養形蓋不在習靜也公胡不姑以其身置之境上令煩囂溷雜擾攘紛拏

之物種種在前果能不染不又令可喜可怒可驚可
懼之事種種經心果能不動不能之又何必急于離
境若尚未也又何貴急于離境不如且以世間萬緣
肥皆習察磨鍊其心以一切智易一切識以一切心
平一切境總之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
漸輕靈光漸露大藥漸生向後掩關未晚也今天下
之望歸于明公少婆娑可立致大位而爲其所欲爲
三千八百古人所急在清徵之上尚降而爲之公業
操在手而自擲之何也古之君子患不逢時而名不
立今天下以明公爲景星卿雲而君相虛已以求明
公甚力不可謂不逢時矣出處大節士君子所重如
其秋毫有礙棄三事直如塵耳今公之所遭秋毫無
礙何急而爲掩關之計也豈以問者細人微語若帶
邪若然則公之方寸若風中之燭浪中之漚雖掩關
百年何益

與李觀察

明公之知某至矣即古人無以加某不能以古人報
明公者非夫也蓋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

禹則受受不聞其何如感也堯以天下與許由湯以
天下與務光則逃逃不聞其何如感也周以齊與太
公太公受之以傳子孫不聞太公之德周也齊人以
三公與陳仲子仲子不受去而爲人灌園晏人以吳
與季札季札不受去而終身爲布衣不聞二子之德
齊吳也晏嬰解驂以脫越石父于難越石父歸晏子
後不惟不見德又告去也人下壺漿以飯爰旌目以
嗟來食黔婁活二子之命也二子不惟不見德又從
而吐且怒也夫天子三公大物也脫難之與活命恩

非細也古人不聞指青天誓白日雪涕淚雕肺肝飄
然而來飄然而去幾與浮雲泠風等乃一種相知則
有漆身吞炭挾目剖心燔妻子湛七族慟哭流涕而
不止者竊嘗疑之寥廓之土浿洞之夫智括天壤量
包陵谷陼之不動怖之不驚聲之不恩轢之不怨浮
雲泠風靡大不細而獨區區急一知已者何以知已
洵難也黃鵠一遇風雲則六翮沖舉騏驥掩以泥沙
則兩耳低垂蓋觀于子不知已者而後知知已之難也
余觀士之在不知已之前低眉高目俛仰蜿蜒我以

爲青天彼以爲黃泉我以爲如矢彼以爲繞指我摽
隆隆彼曰庸庸我蕩蕩彼曰委巷我方彼圓我白
彼玄唱則不和和則不唱弛則不張張則不弛姑則
不吐吐則不茹舉步則蹶轉喉則觸將降心而逶迤
則掉于有激將開口而別白則耻于自明豪傑遭之
嚘不夢矣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所謂不易
者多端哉事出常格則越拘攣難勢有適然則諒生
乎難地隔千里則照燭遐遠難幾在部屋則察幽闇難
外和其光則燭至隱難內守其神則絀皮相難迹嫌
疑似則持蔦信難語涉雷同則用獨見難毀譽失真
則核實難多口屢至則不惑難武王黃鉞義士非之
子不見信于子路何哉是越拘攣之難也管仲家貧
多敗向微鮑叔則管氏一妾庸人也毛義以親故捧
檄而喜見者鄙之及其屢徵不出然後媿歎以爲不
可測若不觀其後且則毛生一饗富貴人也崔浩謂
高允之矯矯風節及國史之難浩也聲嘶股栗而允

條荅從容非矯矯風節乎是諒生平之難也漢武帝
曰東方朔在朕側十有八年而不知其爲歲星夫朔
日侍武帝之側而不知其爲歲星況遠在千百里之
外者乎是照遐遠之難也鄭袖爲楚宮人所賣至于
截鼻王嬙爲毛延壽所賣棄在幽宮鼂錯爲袁盎所
中紿載東市顏眞卿爲李希烈所賄畢命賊庭人主
咫尺不得見對面不得譚是察幽闇之難也壺丘子
幾發于踵示以波流則鄭國之神巫不能相玄珠沉
于赤水則契詬離朱索之不得許由不受堯之天下
而逃至于逆旅主人疑其竊履披裘公五
月披裘而負薪季札教之以取遺金披裘公曰吾五
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是燭至隱而紬皮相
難也尹吉甫之繼妻以蜜致蜂而穿伯奇于坎顏子
掇煤而食雖仲尼亦不能辨必託以祭祖而後顏子
之心迹始明是信嫌疑之難也匡章不孝通國稱焉
孟子與之遊雖其徒猶惑之是破雷同之難也阿大
夫治阿而阿不治而譽言日至即墨大夫治即墨而
即墨治而毀言日至非齊威之明則刑當倒置是核

實之難也曾參之母方織或告之曰曾參殺人者三至其母投杼而走夫以曾參之賢不能必信于其母況無參之賢與母之親者哉是不惑于屢至之難也宵人鄙夫涔池其身矣然匿情求名足以移聽趨迎儇巧足以奪心于此而辨其不肖不亦難乎賢人貞士動挾日月矣然收其實不采其華殺其神不曜其光醇朴孤貞耻于自炫方正琢亮拙于逢迎于此而辨其貞賢不亦難乎乃若貴倨大人而欲知其君子下之賢否尤難矣何者名位隆炎則奔走自衆賤遠絕則障蔽易生我用吾之聰明則揣摩不盡中也我寄耳目于人則議論不盡公也宵人儇巧易喜我喜則不肖益不得聞何者我喜而人談其不易入也人或曲護其短而粉飾其美以迎我賢人方士易忤我忤則賢益不得聞何者我忤而人談其賢不易入也人或曲隱其善而攜撫其短以迎我人曲護其短而粉飾其美以迎我久之則其賢牢而不可破人曲隱其善而攜撫其短以迎我久之則其不肖亦牢而不可破嗟乎傷哉

此知人者之大懼也非甚公且虛有不蹈斯弊者鮮哉士高步宴寥不傍籓籬通脫跅弛不修細謹我以檢柙求之十失其九砥志苦心修行慎獨與神明伍而不與世俗諧我以蹤跡揣之亦十失其九廣心竑議馳騖九州圖鐘鼎之勳而略襪線之任我以細事知之亦十失其九凝靜深沉屹如丘山遲而若鈍迫而復動是社稷之器也我以捷給偵之亦十失其九丰采英毅襟懷疎暢智如炙轂事若迎刃可以應國家之倉卒而綴急倚辦是濟變之才也我以持重膠之亦十失其九寬仁有度溫溫愷悌者駑虞麟趾然我以鬭茸短之亦十失其九暴目之亦十失其九行潔志芳翛然風流率性而行不飾邊幅廉而或奢清而混俗內約妻子外豐朋友我以小廉律之亦十失其九知人若斯其難也古人安得不慟哭哀傷而以死報知已哉某天性闊踈少以豪縱自喜晚乃深悔返就繩墨爲人明白洞達絕無町畦不設城府不畏陽過而畏陰譴不修廣庭而修屋漏其爲吏嚴于治身而踈于接物廉于取

財而濫于施予簡于民事善媚黠首而
或傲上官陽示華豔而陰求清約口游涕濺而心抱
朴眞又生平之虛聲誨其妒尤雕蟲掩其本實其爲
人顧不甚難知哉某束髮時嘗受知兩司馬逮其物
故某哭盡繼以血爲之尸祝于家然兩司馬之知某
者以文爾而明公則獨知某之心此非神明澄朗水
鏡在懸胡可得也蓋某之爲人雖某不能自知卽知
之亦不能自解嘗端坐凝神倘
得之而倘失之既承明公絕代相知請略陳固陋某

于天下一物無所好頗好讀書則又泛濫而不肯精
好畜書雖禹都二酉金碧玉版之秘偶而得之隨卽
失去不甚愛惜或謂某曰汝所不好悉長物也若古
人秘書鄴架之實旣已好之何故不存曰某踈不及
此以俟他日此其不可解者一也所最好者二三知
已聚于一室清夜張燈焚香啜茗高譚性命剖析玄
微參三氏之異同窮九流之要眇間以世法旁及神
怪掉而之六合之外收而返六合之內濃必有理澹
必有致亂必有序放必有歸清遠之中時出莊語謔

浪之內亦多名言聽之使人竟拍拍而飛動神惝怳而遊于四荒然多言數窮損精耗氣退而未嘗不悔悔而迄不能改譬之貪夫殉財淫人好色內省生平獨有此一嗜亦幾成癖矣而或倉卒與人相遭欲作寒暄一語若病瘖然急索之愈不可得而罷每爲人所嘻以爲慢已夫劇談能辨萬言而胡倉卒寒暄不能作一語終夜饒舌亦終日而危坐此其不可解者二也生平坦直不能欺人謾語內可驗妻子外可證賓客明可對人言幽可質神理亦既完醇抱朴沖然不瀰而或吐辭落筆雕繪聲帨駕徐庾之浮巧蕪蒨皇之不根令遠聽之徒見以爲華而不實雖復語以精誠不信此其不可解者三也爲人實陰重不泄人之隱情入耳有經數十年罔漏諸口當其嗒然忘我能於萬衆中收視反聽若空谷籟寂者然雖風雨驟來雷霆下擊龍蛇震蕩江河倒流天魔倏興祆鬼跳梁處之憺如又當風波百折毀譽叢生呼吸翻掌禍福不旋踵亦能靜以鎮之其色不動其神不擾乃或縱步而往縱心而適縱口而譚挑撻跌宕大類輕佻

之夫此其不可解者四也上無擇于王公下無擇于
斯養泛愛兼容其門如市而性或不同情或見匿勢
赫可畏調俗難諧閭有同巷而不能承其顏屢接而
不能舉其姓往往以耿介獲罪此其不可解者五也
處家不治生産問以妻孥之年童僕之數米鹽之有
無皆不能舉室後構一小樓皆婦爲之自初朔以至
落成某未嘗一寓目焉遇寒而衣遇饑而食織裨井
相竈突經年而不一至其處有僕夫在某家三年人
試問以姓名漠然也有金錢界人恣其出入報盡即

已不詰其數也時人並目之曰踈然其爲令黙首之
至于前一目輒不忘又能舉其父母妻子昆弟記其
室廬知其隱事事關民瘼終夜而思之一夫入于奸
猝一人絓于法網一事未竟一錢未明無時不往來
于胸中必了此而後朝食又雅類不踈此其不可解
者六也又性素習嬾一几一榻意欲移之以嬾故輒
止雖食亦嘗以嬾廢亦復不饑然爲其民請命爲其
身謝過嘗拜天日禮北斗蒲伏明神即終夜不寢累
月不解上帝百神蓋無時而不凜凜目前偶發邪志

忽若霹靂砰訇驚汗蔌蔌而止爲人頗輕于七情得喪榮瘁絶不入居靈臺而獨苦名慾根不斷時有小怒若燎枯草一焰過矣嘗治怒三年其始如以蚍蜉撼石了不爲動如以婦人調劣馬了不爲使苦心而調之遇觸輒發過而後覺覺而悔之晚矣其後發半而後覺雖覺不爲殺其後發而隨覺急調之少殺焉其後將發輒覺覺而調之輒止又其後調之熟而平權柄在我矣又三年治慾若頓重兵堅城之下雲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若以巨石壓草石去草生若以冷泉沃渴吻暫時清涼過而復熱猶可奈何哉嘗借上清之劒斬之逾年而不動業自謂已斷其後忽不覺復動乃知其根固在也又三年治名有小過必自暴之有小善秘之不令人知人之毀已即不色喜其心亦必有德其人者徐而思之事有在我有不在我聞人之譽則喜聞人之毀則怒以吾之心神而僕僕焉爲人毀譽之役不亦勞乎譽則喜毀則怒抑何褊也毀得其真吾方惴惴思改毀不得其真于我無與也而怒何

爲者譽當乎我我之所固有耳譽不當乎我而浮焉
我媿且懼也而喜何爲者人之譽我者不少矣而又
怒人之毀必欲要世之人而盡譽我虛名滿世何爲
乎有如一旦先朝露此名能及白骨否也蓋自此而
根日以漸減某之調心勤苦若此至其性所嬾雖強
之亦不爲此其不可解者七也爲令所得俸錢盡以
與九族親故不留一錢其婦亦助成之當其不給饗
珥略盡偶發豪興治酒徵歌賓從如雲觥籌如雨雖
五侯之門不過也詰朝洗盞而厨無晨炊世人見某
如此遂妄有臆度某置不辯往以入計事竣東還而
饑于路從友人乞貸乃得東而聞禮曹之擢負不能
治北行之裝遂家居半年入四明山中採藥不返所
知勸駕其後貸于勾吳而始成行昔者王陽之爲人
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世疑以爲有丹砂乃人知某
之廉者少矣豈非以奇迹駭人哉此其不可解者八
也若而夫者而明公能從衆中知之詎不難于古人
哉某居吳會一月不見明公則低回而思明公與某
言亦恒移日而不能去其所扼腕談性命者十九談

世法者十一談爲人者十五談爲吏者十三大都各
披其誠而不相匿各攻其短而不相恕忘形骸而不
反于褻略苛禮而不比于慢情同昆弟義兼師友相
知如此可以無恨明公嘗爲某言天地清晶其出如
竅者道也人生五濁陷于大戮者慾也神龍有慾故
物得參之人而無慾則魔事不能嬈之子無慾矣某
矍然離席曰談何容易明公不知僕矣某視天下之
物一無所好至于男女之慾亦猶夫人耳兼之名根
爲障去道彌遠蓋嘗書紳以銘要神以誓苦形以自
謫虛心以自庵至于寒暑晝夜展轉反覆若制毒龍
若克大敵爲力甚勤取效甚少久而漸熟差減于初
而明公輒許某爲無慾得無傷知人之明乎公曰男
女之慾夫之爲難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
生我者以此則其根也根故難去也古天竺先生號
稱離慾蓋以空得之雖上帝所治猶爲慾界高真上
仙偶動一念輒往人間而古帝王廣設后妃御妻世
婦儒者曰以廣繼嗣非爲慾也亦或以不能遣之而
以此正人道防淫也漢高祖光武昭烈唐文皇咸振

世英雄識量不凡而閨閣嫵孌之情幾與常人等項羽石虎之流雄猛尪虐暴殆非復人情至兒女子周旋雄猛之氣一時都盡蘇子卿胡邦衡文丞相諸公非世所謂秋霜皦日之士哉而亦不免留情于此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辭亦痛切足悲哉根之所在難去若此即聖人不能離慾亦澹之而已離則佛澹則聖抑而寡之則賢縱而宣之則凡公曰然則名何以難去也曰亦根也根故難去也今夫三尺童子人稱其賢則喜稱其不肖則艴然怒童子何知則豈非性生者哉杜征南沉碑于水曰後世安知深谷不爲陵者其好名亦太甚矣彼修名之士固無足論神禹受命于玄夷使者以勤萬民功在河洛矣而所至亦往往劉巨石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閒然而日章夫鯈闇然矣安用日章爲蓋似亦未能忘情于章者至于嚴穴枯槁之士脫屣朝市抱影雲霞彼其滅迹而長往固已無羨乎人間之小名然亦竊有可揣者韓康賣藥于市不貳價一女子嘖曰子非韓伯休邪何爲不貳韓康乃歎曰吾賣藥逃

名也而令女子知吾名安用居此爲遂去之若伯休
可謂不好名矣然伯休之名而令市井之女子知之
其名亦太盛矣哉倘可不逃乎則伯休蓋逃名者也
非所謂不修名者也孫登處于石室無人知者悅嗣
宗訪焉與之譚論登悉不應乃對之長嘯意盡而退
至半嶺聞有聲如數部鼓吹則登嘯也夫公和晦迹
深山人與之譚則不對與之嘯亦不省則亦已矣何
猶有勝心焉余觀至道之人躡景登遐逍清擯而猶
其人退至半嶺而復以數部鼓吹者壓之公和蓋似

往往不忘情于人間之文字與其所遺之祠宇何也
昔眞人謂司馬子微曰子名在丹臺石室何憂不僊
乃竊意古之靈人幽士滅迹閟影視人世之小名不
啻幻泡彼蓋有所以易之者在人世爲枯槁在天上
爲榮華使其去人世之幻泡而并去其所謂丹臺石
室者亦恐其未免于無聊名之難去蓋如此聖賢不
能無名而其好與人異樹其根不能不發而爲華聖
賢蓋爲根設也非爲華設也乃根實而自華及其華
脫而根在世人之好名者不然抱一藝則急于人知

修一善則急于人知名之所在而奔走焉有得有不得而喜愠生焉以精神佐奔走以喜愠佐毀譽甚至有無其實而欲以智力盜有其名者欺天罔人罪莫大焉性靈安得而不受傷哉大道安得而不受障也吾人亦損之而已老氏有言爲學日損爲道日益此之謂也夫某之有慾如此而明公輒許某爲無慾明公其殆不知余哉獨奈何以古人之知德謂公也蓋某于天下物一無所好而獨嗜此名慾二根所以求去之者不可謂不勤顧天下知某之無所好者寡矣知某之無所好者猶或有之知某之求去二根用心若此其苦而用力若此其勤者蓋百無一二焉而明公知之安得不難于古人哉雖然某之德明公之知若此者亦名根也又淫于辭矣敬致一通使明公知余過

白榆集卷之十

宋 小海屠隆緯眞著

書五

與汪仲淹仲嘉書

仲淹仲嘉二先生大雅足下在昔雁行奮翅頡頏藝林爲千秋美譚者東阿子桓應瑒應璩平原清河康樂惠連聲中金奏氣干星虹盛矣乃今世兄弟振藻一捆兩雄在吳則有王氏二美在新都則有卿家伯仲僊才靈氣飄風飄乎如子晉延壽共舉桐栢茅盈衷

固分治華陽文彩朗暎人代豔仰不穀結髮論交幾
遍海内乃獨於卿家兄弟未有當也往歲龍使君入
都不穀嘗奏記伯氏司馬尚未及通二仲足下未幾
僕中謫者投劾而南六月抵西湖就水國芙蓉則聞
賢兄弟且走虎林會不穀不穀蓋日夜望關門紫氣
久之履綦杳然乃東東而白榆使者至自大鄣則伯
氏實與龍使君移書招僕入白榆社始知仲淹方抱
幽憂之疾曩日行李所以不果發坐此耳某越在東
鄙最爾龍子小國悉索敝賦不足以當上國之十一
其何敢以與黃池之盟維是軒轅玉虛靈蹟名都夢
寐久矣聞命之日即裹糧杖策踢大雪渡西泠來不
審仲淹先生病業有起色否僕雖無枚生七發足已
卿疾脩然名理何必減叔寶乎子能使仲淹神骨清
冷體氣和暢或者更賢於七發也然聞仲淹實深於
禪悅即所稱卧痾安知非維摩居士示疾乎審如是
有文殊所不敢前何況僕哉仲嘉無恙詹生來顧不
得風霜箋字以爲長恨車馬冉冉近天都峰相見把
臂作大笑先此布聞

報龍君善司理

不佞弟故自人外人往濫吹蘭省居恆有拄笏西山意四明山靈藉手伊人得早還初服幸矣幸矣足下青松心竟不改千里相招書辭忼慨始知皓首以爲期枉駕惠前綏古人語殆爲吾兩人設詹生充白榆使者至四明食不下嚥鵠立庭中敦迫上道不佞遂發白嶽黃山之興寞寥且始於此矣第無謝眺驚人詩足酬賢使君高雅許遠游王詢董娓娓名理差亦不乏弟方奉道清齋性又不善麴君無煩烹羊宰牛治平原十日飲止須多苗名香瀹佳茗以迓黃冠道人足矣昔李青蓮罷供奉浪遊人間始客任城依賀監後寓當塗歸湯冰風流文采照暎千秋僕於青蓮無能爲役仁兄視當塗任城兩君不啻過之且也司馬公當今人文海岱僕此行非惟畢願白嶽黃山亦樂附兩君子青雲以此月十二日發官奴城旬日可抵大鄣把臂入林矣詹奴還先此奉報聞足下方抱鼓盆之戚不佞且以南華諸篇奏之聿几一散君懷相見在即不盡願言

荅李惟寅

舍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鑪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雲水間人獨畏騎款段出門捉鞭懷刺回飇薄人吹沙滿面則又密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飇吹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風沓堀堁紛輪僕自消搓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跼蹐少選而詩成矣五鼓入朝清露在衣月映宮樹下馬行輦道經御溝意興所到神遊僊山托咏之末身穿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宰官也江南神皐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下住秦淮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忳忳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寘境不貴取境寘心此中蕭然則塵塕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然不鄒爾瞻以言事忤明主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當與朝夕嘉晨芳甸條風駘宕南睇美人佝如結矣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俛仰哉第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不爲世眼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爲人役淫精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薊州有美醞當君在事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薊州固僕貢獻之國矣僕居長安貧日乞燕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歩兵之厨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主人翁尚無恙也足下曰講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彌不晝上兩王匿跡雲霧時時爲人篡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拏中潛煉密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掩關塞兌當遂有所證悟不某被風塵驅入火宅車馬之勞筆札之役時時有之年逾四十而溷溺不休精氣安得不銷亡所幸胸無機事七情差輕得

失熬煎不關靈府然文字一陣沒溺深矣大道斷非
江鮑徐庾所了流年石火思之沉痛舍光養神多言
損慧自古賢聖咸務弢嘿惟南華先生縱橫恣肆排
倒千古簸蕩三才言語之盛剖判以來無兩而先生
終證大道不聞以高文雄辯洩其靈光何也豈其神
氣內守終日言而未嘗言若兒啼天籟也僕中無所
得而日事洸洋自非南華耗損必矣乃今尚未見衰
相現前覺精力較之少年時不減第恐漸耗漸零一
朝而覺晚矣此魔能使人飛揚快爽去之爲最難先
生何以教之今天下之鑒盡歸于婁上四王先生桃
李不言下自處蹊物不貴雞鶩而貴孔鸞也雖然願
先生取白雲封戶無輕問短轅也不直則道不見請
竟言之先生業謝人間事修心煉性作了道丈夫便
應翛然長往一行出山追逐紅塵妨廢大事空擲流
光前功盡棄故不應出此甚淺之乎談王先生者境
風欲寂喧寂惟一大丈夫欛柄在手何避涉境涉境
不迷是大自在事了不了皆可拂衣何必鑿坯而逃
乃得爲是顧先生所處時勢有不可出者何則丈夫

進退欲其有據也先生閒居空谷寂照煌
煌洞此久矣僕何必癡人說夢邪　主上注念荊翁
深矣恐不可免道故有恰當者在不必安排大事因
緣定不在九列三事世人之說曰上意不可違又云
道自委蛇無妨秣馬僕無識妄意以爲皆遷就之語
也都水軒轅子微希夷俱常家人主逼取之竟以揮
手不聞云道故委蛇惟宋齊丘進則三公退則九華
先生三公九華數數往來後世不聞人言九華先生
賢于都水諸公也區區杞人之慮妄肆其胸臆惟四

先生深計之惶恐惶恐

與沈嘉則書

婆娑蘭省曹務總歸曹長了不相關白平明入署如
坐僧舍焚香讀書亦甚清適出門騎馬風沙被面謁
客投刺獨苦苛禮以筆札事人僅當鼓吹風雅之業
其衰乎居長安貧甚生平無長物止有圖書數篋乃
爲波臣所妬五紈之縑亦如之挈以鬻于市不售則
及細君簪珥而細君又雅有椒氏之行縞衣練裙頭
無金雀耳無明月生平亦無程鄭之交可以告貸胸

中五車不足當一囊吟成五字持向屠沽易斗粟嫂
笑而不荅彼無所用之京師士大夫近復習煩文多
浮費其何能給而門前之客通不減時或甑中生魚
而譚笑盈坐僕自通脫未嘗不以實告客有脫粟無
酒則與客飯脫粟而已而名理不廢腰間僅有一銀
帶適亦毀之以佐酒資爲令六載蕭然如此而市上
人猶妄以胸臆見度乎饑寒僕所堪必不足動其靈
者而內給妻孥外供賓客未免大費支分然自覺消
搓之致絕不爲減蓋僕從此有悟非孟浪處此者萬
緣都輕百慮都刻獨有文字一障尚苦葛藤容以一
箋與田叔力欲焚筆硯不能也先生老矣雕龍之辭
業已千秋雕布衣乎家有負郭反勝于余之有官者
淋漓彩筆浩蕩杖屨僕勸先生一朝盡舍之鳥去猿
來水窮雲起于此中儻得少趣此大丈夫結局之時
也而先生故是寥廓人當下立辦區區此言亦屬不
智矣數千里遠訊臨風悵馳惠而好我其無忘瑾華
之音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癖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之劒不能斬婆娑舍香曹務殊簡署中焚沉水坐南牕修竹下正可調神御炁密綰潛修無端詩興撩人遣之不去騎馬道上手捉馬韁而心役萬境卽水雪在地風沙彌空不自覺五鼓朝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身方與朝士趨蹌而趍已在西泠天竺上當其意得山河大地入眼俱空僕年四十精已銷亡塞兒葆光長恐不及奈何虐使元神坐令雕耗明知其害莫能

劉何也嘗細察病根諱其起滅夫大慧不耀至寶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爲愚夫所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哲士所馳總之罷耗毒藥流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欲無言厥有六籍佛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藻千大洞青童揚葩千玉書太上袖玄千五千西池標情千四韻余讀楞嚴維摩神幻精光文心絕麗余讀丹經真誥高華深秀韻語尤工得道之人銷聲匿景世兩遺遊戲虛空土苴萬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

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已夫意不在修辭卽凡陋
蹇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龍驤虎攫
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況我輩能不濡首哉然
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號而不嗄大塊終日
噫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眞竅
流響其神不勞其氣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刳
心以思役志以索思而不來鬼惱怳而馳六合索之
不得意蕩漾以冥鬼神丹元君如車輪然推而跬步
推而萬里推而鴻荒推而眉睫有不受傷者豈理哉

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此道其言皆留汞
年而其身未免早謝坐此故爾嗟乎丈夫墮地有此
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劫超塵次可修還大丹驂鸞
駕鶴何乃空以其身爲蠹魚卽三食神僊字何益矣
低回自度投袂而起力驅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
宿業人生之大魔也僕及此時尚未見大指譬之小
火熸浊微波泐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
嗟及乎而僕猶以此障雖重他嗜則寡得褁頗齊榮
枯不問機輕智慮心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

矣僕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雕蟲小技障我本來而
瑯邪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
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閉結政恐萬寶生
成時更吐華蕚將如之何夫瑯邪故文士安得不云
爾一劒而斷立收奇功後可無慮今日不能自割從
此以後皆可憂之時東君發舒華落葉脫以歸本根
上善也而境久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東阿昭明江
淹鮑照春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而夾敢上遮須
下沉冥獄冥獄固墮惡緣遮須亦是鬼趣可哀也都
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則曰寧爲頑仙毋爲
才鬼嗟乎僕已而已而耶與東阿諸君伍且暮借上
清之劒矣足下清眞人文章一緣與我同病劒借乎
未願共圖之

苍元美先生

某邇來默自校勘百慮漸灰七情荒澹獨有名障慾
根葛藤未斷所謂慾根恨不能遂絕若云火宅凡夫
靡然焦灼實所未然至於名根較爲更重言語文字
往往馳騖其間每成一篇急欲知音相賞飛揚爽快

不能抑止以爲好名邪則是本因一時得意快讀拔
癢似非爲名以爲不好名邪何故津津向人如狂如
癡即此津津向人如狂如癡縱非爲名快意當前不
能抑止不足語凝神定性之學明矣氣多揚而善浮
思不沈而作苦以此不大受凋傷然必非了性命之
道也若夫榮悴得失了不相關二六時中絕無計較
亦無嗔恚居貧晏如眉頭日揚但恐住于逍遙必不
自作煩惱此雖令大師以六通神智照之亦必以爲
信然者所云名慾二根病染深重不能剗除害道障
心莫此爲甚每對人言未嘗不抱大痛不知何時向
先生言名根頓輕慾根尚重談何容易當是先生言
之誤邪不然某醉夢時作書爾敢自首實以正矣語
之罪大丈夫年逾六十官至九列文成四部名垂千
秋以騷雅登壇以大道結局于先生足矣業從火宅
而就清涼詎宜復捨清涼而就火宅果然高蹈遠引
風期如此大自快人世間兒女子識不足采也渠意
不過欲王先生作大官而豔其里閈爾書到即與孫
文融選部言之報云鳳洲先生鴻寓故自佳然一辭

輒允於朝廷大體覺未然須其再疏而遂則朝廷與
此公斯爲兩得報書甫至少選而孫君遂有母夫人
之戀矣自臺省敢諫四三君子相繼斥逐之後此中
時事又一更易杞人之慮方深纓紼不被于體高翔
寥廓徜徉人外其樂可言承來教懇至道義之愛鐫
在五衷矣

荅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塡委誠有如先生所諭然雕蟲之辭
某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思浮氣揚

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不受傷者每念
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勑斷取筆研焚之示不
復爲未幾技癢宿病旋發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
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覺其易犯也某今在此中貧遂
刺骨矣生平罕程鄭交無從告貸荆婦頗有桓氏賢
行無簪珥可脫某腰下止有銀帶一條亦毀以佐朝
夕將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
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省之眉頭未嘗一日不揚也
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卽病亦魔事

爾瑯邪先生辭九耶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荅敬美

澹圃主人無恙實修實證比復何如某無所知識竊意以爲塵境亦有解脫靈境亦有束縛性地澄空萬緣起滅總屬浮漚如其不然即一猿一鶴一花一木亦足爲障也長公先生亦既棄去九列第先生尚恐不免蝟逐賙赴營營求進而一退不前王先生鴻寘鳳舉翔于寥廓而弋者未已故是芝草琾花以物外見實亦知雲臥難安清緣難享也霞島煙牕以大石塞戶封之以白雲雖有彌天之網豈能罹幽人于九萬之上哉孫文融由選部轉奉常之三日然後爲先生投所寄入行明日而孫君有母氏之憂矣某之任眞推分不妄通貴人此可槩見使者來不得先生一字私心頗悵之萬里相念無忘琾華

荅開之

不佞比厭苦銀不律亡賴使神氣飛揚丹元受障奈術譚虛無之道爲思借祖龍之焰斷之而顧影踟躕

忍不能決又適者僕舊業日尊虛聲益譟牟肉不慕
譏而譏慕牟肉將迎亦太廣矣有時焚香掩關無奈
戶外之屨少不自持輒舍我主人翁而靡然從之內
宅未寧靈光不見何時可得痛生灰乎斯志士之大
痛已文字交遊而外他無足關吾方寸者以故雖處
喧泗而不減逍遙更從聖賢口頭拾得回光反顧四
字奉作津梁差爲得力恐與足下入處微不同足下
深入善權廣化擺落脫灑近維摩居士辯才無礙第
于實際處亦尚少爾然任道之器必歸足下矣元美

先生疏辭新命甚善獨苦其眷屬童奴亾不欲王先
生爲大官者元美不可不自堅丈夫進退有據乃可
辭於天下且無論大道卽皮毛亦當顧惜也阮嗣宗
胸懷故自暢賢嫂兩郎君俱無恙不

與殷無美

一夕劇譚自足千古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
山川最勝處足下賢豪人山靈借杖屨使陽臺之神
通刺使君稱部下女子亦人生快事也

與呂鱗趾

足下風骨秀異神情散朗河陽洗馬罕見其儔凌雲
秦罷蓋一日而傾其都人及領理官出治謝朓青山
雲氣在牕楹間神仙吏隱又何清絶也夫泰山千盤
日觀萬仞仰出雲表下臨滄溟則必蒸爲丹霞結爲
瑶草是太傅公之風氣亶厚也某不佞得與王吉士
季孺稱結髮交而吉士與足下爲鴈行兄弟故敢託
王君爲之容願奉盤匜進御足下足下所治青山下
有故太史沈君典無論其標韻蕭踈天藻橫逸即忼
慨義俠以千金散客以七尺借人亦大有古田光先
生腹腸者又性好丘壑雅眷煙霞在世世出兩足欣
賞不幸異人靈物爲上帝所急一朝長逝千秋悲涼
嶽瀆無光風雲氣盡伯階傷神于虎士子期掩恨于
山陽當其生時人拾睡咳唾家借姓名士歸之如雲瞥
而銷況逢高生門徑蒼苔沒履綦而市人責收子母
之息者時時在門詰人至此何知天道所幸有子孝
廉温美如玉修辭藻麗駿駿有先太史風而氣性沉
著可喜太史有後哉不佞某與沈君義存伐木情兼
忝羅淹棄三載且宿草矣生約彈冠效慚挂劒而太

史一棺亦尚在浅土相隔萬里日夜痛心足下好男子風流自賞慕義無窮辱顧念亡太史而收其遺孤是在長者僕與郡二千石及宜城長俱無生平足下肯為一致拳拳高義寥絕千載矣

與張淇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躬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揮霍蹈厲高步遠覽辯雕衆形智落天地而不能自御其烝簸弄寰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營六合攸掩一丘起滅轉遷總歸流浪

世之所號稱鉅人與尔翹何異乎斯志士之大痛故貴聞道也古來得道者或閟影空山或逃名城市或迹涸穢殘而領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心有無並遣情境雙寂客有六來郵常自若謂之至人則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讀二氏遺書嘗恨笙鶴不存金僊滅度玄珠難索心印無聞乃不意當吾世而遇洪陽先生比來待罪雲間亦嘗得與婁東先生周旋私其緒論矣自念物有家寶道存我度攀緣造請空耗心神道不在是即省事簡緣請斷自洪陽先

生始既而又念往從載籍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逸
慕恨不得供爨下掃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
躕退沮自失清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已也
而屬趙汝師太史居恒言先生甚設亦謂如先生者
不可不爇自逼蓽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
失一有道長者彼膝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某介
紹令得叩其門牆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以氣結腸
回遂不能已某東海鯫生不幸失足雕蟲沾沾自喜
江鮑徐庾幾須此生中歲頗得聞緒論于化人翻然

從火宅回頭大自剏艾其某爲人不設城府踈暢忘機
澹于世味似差可進道而聞見爲障自迷本來頃從
二六時中覺照磨鍊亦既苦心矣而結習難除舊緣
難遣障蔽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漚良足抱痛嘗默
自校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障業染深重頃思借
上清慧劒力斷之未能漏泄靈光耗損眞炁害莫大
焉上蓮遮須下受苦趣爰夜念此芒刺可言太原則
口文字葛藤不剪將蔓延邪則曰第令敷地剔落有
時夫人命短促俟河之清浪死虛生大海一沫前期

既失後劫難圖能不痛矣先生了道丈夫應身化世
若濟苦海寶筏在茲某是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
惟鑒其虛懷不悋鞭影請誓瞰日佩以終身小詩四
章仰塵聽覽某方戒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
此容圖面質不盡拳拳

與蔡使君肖兼

滄海以東三神山在焉金銀爲宮丹霞爲垣元氣週
合洪波遶繞其盃有玉牀藥竈瓊芝琅草蒼鹿辰紫麟
青羊白鹿亦下僊所居神區靈境不絕世路而世
路自絕高眞上僊時與人接而人自不接僊眞東
又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居寥陽之宮翠瓊之房
寇芙蓉衣雲霧清聲寥寥而朗誦金書龍君坐
靈虛殿柱以白璧砌以青玉鏤珊瑚之牀寒水精之
簾深黑空洞電光隱隱靈如龍女服冰綃躡珠履乘
月夜出海上人時有見之者大士住落伽山臺殿孤
立鐘磬孤懸寶幢當栽于空中蓮花吐于海面佛燈神
炬白毫妙相大衆圍繞鞜川后震驚在內地則有金銀
雲實四明洞天分東華之妙烏結人外之玄壤山川

盤鬱凌厲區中幽人棲止大都慕其宦深韻士也恭
往往譚其神秀乃明公領郡得此儼然颺車煙轡作
十洲三島長半治士民半治雲水亦愉快哉而明公
固木難異姿煙霞遠韻風流文藻暉映東諸侯山川
與人庶幾雙美時殘雪消凍條風扇芳麥秀草芊花
事行盛明公以神明愷悌和其士民風俗回醇郡務
清簡而使君稍乘暇日驅車露鬘行春郊原酒尊茗
椀而就嘉樹下聽黃栗留暢矣暢矣飛觴授簡恨僕
不得載筆以從顧僕偃僂府中趣出騎款段踧踖道
上每從揚塵堀堁中想江南之脩篁茂林青沙碧石
未嘗不搖搖動竟也僕抱丘壑之心又缺經世之具
紫衣金魚知非貴骨雲牖煙島差有清緣明公察之
不夫心嬰好爵口述長林達者所嗤亦小子之大懼
也明公澄湛暢朗足其此語故不敢以寒暄俗調仰
溷清虛伏惟崇炤

與孫文融

不佞某不奉琛華之音八易伏臘矣此來日夜望見
顏色屬足下方在要路津不敢燕覓亦無從通一刺

以明相憶故人之義爲何寥絕若此足下光明粹白
志業已信上不負人主下不負友朋即邇若山河良
用愉快往歲北上爲王敬美寓八行久在敝笥未達
典書敬美訃無報音以殷豫章見詒僕荅云銓曹公
尊重不敢自通須俟其一旦去重地乃敢前而奉常
清華差減昔日尊重然僕到門猶廩廩惴公餘威也
人信不可以無官哉敬美書馳上槭封漫滅矣足下
爲書官而使故人引嫌至此蓬心未除可知僕近者
胸中有五嶽欲一澆足下長安一斛塵何時可得聒

言也

又與孫文融

適作入行致敬美書將發而婁上使者持元美元馭又
兩先生書至元美業已掩關黃冠加首從華陽秘監
遊于方之外矣詎宜以一官再出如九華山人宋齊
丘也王先生上疏石隱哉吾黨應共成之必得請乃
可渠寧恐不得請託僕爲之緩頰諸公間長卿故吃
于口焉能爲元美遊說又安識貴人面孔自念獨足
下可告耳昔人有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王先生

抱影雲霞慕者未已豈其飛尚未冥邪君子愛人以
德華陽句曲風華映人豈可使　聖朝而無若而夫
哉事在足下幸亟圖之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
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非而非桀孰若是非之
兩忘諸君子下坻獄種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
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羣野鶴哉然不離
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

家若衙多即喑喑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下
八百他日名書上清何急而息影滅迹也聞先生近
日神大王甚喜抱雲霧長往在先生固其所海内君
子頭顱種種脫就一官輒亟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
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頗有近耄不

與元馭先生

長安適來議論太多詩張聚訟二三少年負氣言事
慷慨至煩當事諸大老併力彈壓之似非盛世之所
宜有也二三少年徒空言耳發之當米之不當亦應

容之以開言路養士氣卽不能容此一在事之臣折
之足矣何至恐不能勝而合諸公之力以排之也多
口哓哓謂是非有兩端僕以爲無有兩端也先生高
翔寥廓兩耳不聞詎不快哉趙汝師眞千仞之鳳其
于合光守中尚未至乎其至持節南還遂有長往之
興先生以爲是不不省在風塵中無一精進虛生浪
死良可大懼生平知愛僕獨有先生何以敎之汝師還
便布數行不莊不悉

與徐大宗伯

師行時某不能遠送旌干僅隨諸屬吏出國門拜馬
首而別轉盼車塵天青日落雲樹蒼茫黯焉低回目
窮心斷計行李日夜行氷竅中登頓跋履仄仄念之
一入里門故山生色猿鶴相候雲霞來迎寓蠟屐于
巖阿放蘭橈于水曲鼙鐸南宮婆娑數侍清讌若候芭
某自顧樗散謬辱鑪錘之事執戟裴迪之在輞川鞭箠相使盤匜進御人生
遭逢良足自慶不謂紫氣漸遠眞人乃東中郎去來
孤桐絕響司空不在劍鍔無光臨食廢箸徬徨以嗟

命之不淑可知矣邇者世路嶮巇人事翻覆瞿唐巫
峽風波駭人言念吾師業脫纓紼徜徉林泉眷丘中
之緣捐物外之賞松風入耳蘿月在懷真作飛天仙
人之想又何問浮雲變態乎殷無美領夷陵以出東
入桑梓便希區區屬某方抱病休沐崖略不莊伏蘄
台炤

與房侍御

不佞某生幸與明公同鄉邑東髮而想聞明公之丰
采至于今尚未獲奉大君子之末光頃前茅入都門
竊自喜進御有日乃馬蹏堀堁閒竟阻色笑今者明
公持督學使者節出按南國南國之儒業已延頸跂
足日夜望東壁文星之照臨而不佞嘗領邑符吳會
則某固明公鞭箠下士也生平未借交左右似不得
輒有所關說第地方之事有人究當雪公議當信既
未竟于前圖不無待于今日敢昧死爲門下陳之青
浦縣諸生郁某憶性粹溫天才俊朗物華國寶玉瓚
黃流既精博士家言兼擅古文詞賦洵東阿之麗藻
而南國之儒流也十三早遊鄉校二十累冠諸生蒹

之丰姿秀麗器識端凝才美有聲行檢無玷家貧力學負米授徒上事寡母下撫幼弟人稱其孝友不聞他過往年因吳江縣監生某某肄業留都延某講藝郁生以貧故與俱某故貴介子弟頗負俠好飲郁某嘗累規之偶酒中與費監生者各使酒相詬遂至篳擊費生大受窘辱不甘泣訴大司成戴公通蒙訓責後司成密訪其事之始末彼時有惡郁生者乘機波及誣以同飲司成不察庭發其事謂郁生名為講秘實同流淫留都及故鄉人士亡不知郁生之不在座者耳目可采誠難掩飾不幸風聞于前任督學李公謂事發成均不暇深察遂以荒飲論黜時某既憐人才復傷事枉當衆庭救首列其珪璋美材次舉其孝友大節監生作過與郁生何干今監生俱安然無恙而郁生反獨以荒飲論黜豈不冤哉又其寡母一生經歷萬苦撫育此子早歲成名今若使其青年才子錮盛世以終身白首寡婺廢辛勤于一旦誠可傷心以一官保之不足又加以入口長踞力請凡七起而督學之意稍回許某再加體訪別有處分無何而前

院梅墩邵公少魯周公楚石陳公皆力爲之言李公
兄關說者多反懷猶豫本縣移文申復未蒙准行及
後細加體訪始悉冤狀面諭某郁生之事果屬虧枉
已往無論候本院將行令本生自行赴訴該縣再爲
申理必全此生不意李公旋聞家寥蒼皇南歸不及
了此公甚悔其事云且修書與新院王公賴彼煎雪
不謂王公不久又以請告去使此生久沉泥塗而不
復某爲德不卒私心耿之今幸遇明公新膺簡命以
臨東南伏惟明公博大仁明士林山斗當明公旭日
方升之候是郁生死灰復燃之時業聞長安諸明公
已有憐郁生而爲之地者顧其事經某手水木本源
某而不言誰當言者伏惟明公察某之至情固非率
爾揉其唇舌爲寒士作說客者干犯台嚴效罪效罪

書六

東海屠隆緯眞著

與顧益卿

湯君高臥禪房不肯爲不佞屈僅得抵掌徜徉千古作一夕歡是時有采陵行酒湯生淋漓意色甚屬僕大笑措大眼孔小見么麼蠻童便令銷竟籠絡英雄上須此一物足矣又何所貴頎長七尺美男子足下便何自稱之當是慈明向使君津津不休渠誤認作

金臺宮中吹紫笙玉童故也咄哉使君亦復津津嘗
念石季龍鬚髮如戟低回櫻桃隆準公絕世英雄宛
轉藉孺何況慈明與使君僕則學道人了空一切此
物得之開之尊人馮太公今不妨便舉以畀足下又
何難遣視使君塞垣也一童子嫣然騎駿馬持薄號
走數百里致主人之命疆吏胡風吹面黃沙滿衣大
是佳事旬日內當遣足下須以夜光杯盛蒲萄酒醉
之蘭省客名過其實奔走都人而貧日甚牀頭酒錢
空亡以留客有將門子以三十金爲壽求不佞居閒
投幕府不佞利其酒資爲發一牘使君平頭奴留數
日以原槭返云使君且行部邊徼今遂已其事矣書
亦遂棄不復足聞于執事者隆中卧龍抱影人外
長吟梁父大是煙霞之癖姿不幸爲劉豫州慕出驅馳
王路終天天年希夷公見中原有主退栖華山竟了
性命竹帛鐘鼎虛誤英雄不知凡幾足下高朗寥廓
道門白眉乃以材具爲時人物色而名根尚在雄心
未除恐不免終作李衛公郭代公輩中人而止石火
電光良可爲懼張肖甫司馬功略滿天地顛手種種

矣不佞兩遺書勸之鄴侯晉國攜手同車淮蔡功成
綠野何時已見朝披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儀骨張公
無所不荅獨無一字荅此語苦海溺人如此向見沈
公子道足下念先太史至矣此子一言一涕足下眞
古一片有心人令要離荆卿諸公在亾不斫頭陷胸
願爲足下死者雁門閼前萬世德其人豪有氣可稱
同調足下識之不元美遂問泉石敬美尚不忘雞肋
心聞非久且膏車秣馬矣長安得此君來一溷亦快
人國家倚足下如長城銅隻鐵騎直老邊垂已爾何

時得奉顏色臨風長想

與姜仲文

不奉雙魚展訊足下半歲矣亦復久絶瑾華之音各
在風塵紛輪蹲踏送盛年於雞肋鎖壯心於馬蹄可
歎也不佞弟疎庸人上不能抗跡霞舛抱一守中了
性命之事下不能高議雲臺樹勳掃烈垂竹帛之聲
空以三寸斑管自雄爲世人妄立文士品目生平所
得他未必無可稱總之以雕蟲技掩即此一技又不
能博收深造務極玄解一

當古作者譬之野火閃

爍流潦汪洋一瞬而已又性不善收藏名過其實牘
盈篋几門多履綦自握筆爲文而外往往以騎馬踉
蹌銜杯譚笑奪之讀書精理時自知絕少目無六合
胸無千秋而日取枵腹轆轤而出之文不程古語每
師心當其神來光采橫射或瞥焉味盡意致索然所
謂家無擔石一擲百萬而時人好以耳食謬相推許
坐致溷擾創氣侵精每一念省悔輒思棄此敝帚逃
於空虛而塵網罹人又忍不能決隙駒石火奈此流
光何是不佞所爲臨食而歎仰屋而思者也足下美
如玉瓚溫如截肪當事者不置之西清東觀之間而
令鞅掌錢刀驅馳孔道神駿盬車龍淵補履非其任
矣一日之中焚香攤書會有幾時白日速行青鬢易
老何時同問一丘共了大事追維歌馬彭城剪燭宮
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鸞懷
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言之心
斷足下握節于外久矣楊柳雨雪征夫所嗟何時及
瓜日望天末尊公負東山之望重矣竟眷泉石與冥
鴻競爽乎身尚濁世名書上清宜其灰塵三事若遺

迹也嫂夫人好不老母荆人及小兒女俱幸無恙貴
同年蕭氏兄弟鄒孚如龍君善董伯念俱與弟投分
不淺而伯念以同舍郎追隨更密獨足下離逖在千
里之外今君善伯念亦東行矣足下對清風朗月顧
念故人不何得耶然不將一字也伯念去便寓此箋
以半歲無書不覺娓娓日不乏北來鴻可竟忘我爲

與元馭先生

張生來得先生手書知爾時且爲尊大人舉襄事荷
鍤入山伐木負土在烏猶傷先生勞苦可知琅琊先
生遂得棲穩煙霞青山生色然而望眞人紫烟者未
已也威鳳高飛寥廓人思罻羅雞鳥日在籓籬過者
不盼夫物貴賤在所處矣不肖某淺薄徒以一片心
爲先生收錄日夜競競惟恐濩落爲知已羞二六時
中省身克已反照內視長懷靡及而風塵馬蹄瞀溷
不休性地未明結習未盡嘗念古來聰明男子不少
胸有千古筆有萬言或開口高譚性命仰隧天花忽
忽悠悠終成虛度而了緣證道實於上帝者往往屬
之草野抱朴之賢蹇於合光以踐大道令寒山清夫

平叔桓闓與江鮑徐庾諸公競角文采不及明矣而
了性命大事乃在彼不在此豈非以抱眞守一者不
散純白摛英掞藻者坐洩靈光也某雕蟲一技不加
于人而自實敝帚享以千金操刀欲斷忍不能下每
念石火流電涕下如縻先生何以拯之南望屏息以
聽吳興董容部開美士神情散朗貴能挹損某比者
同舍良友也以予告而南便修謁門下幸先生有以
教之不盡欲語

與汪伯玉司馬

今海內駕千秋之業有瑯琊與先生爾草昧羣雄起
起田閒霸一方建旗鼓以中原爲事人謂王氣家握
靈符一旦事定功成眞人受命而羣雄煙滅祇爲驅
除又有明于天人之際知大命之有歸審才力之不
敵而甘心佐命依人以立小功者此雖與犄角之徒
成敗異勢而其消折英雄之氣一也學士大夫以文
章命世垂千秋名代不過一兩公而止彼當其時搦
管修辭與一兩公分曹對壘盛氣而不下者計豈應
少哉乃卒歸煙滅而千秋名遂屬之一兩公而止故

有生存千萬言死不留一字志士念此有足悲心者
夫眞人身膺大寶宰割神州固也受命于帝河嶽英
靈合芬揚藻光暎千秋若劉向動乎太乙徐陵識于
誌公卽文人不可謂非受天之命也世有椎英雄雅
不嫺文辭曲護所短乃曰大丈夫采秋實爾安事春
華夫麒麟凌煙之上豈必藻有文哉嗟嗟結繩以還
乃有文字明聖所爲天之制也仲尼不刪六籍乎令
麒麟凌煙不託文字後世誰知者大禹功在河洛萬
世稱神而其始乞靈于南嶽玄夷使者之文留侯以
三尺劒佐漢祖定天下而素書三篇實稱之穀城黃
石金簡玉面亦上帝所寶也世有椎英雄寧有椎帝
哉今天下文章屬之瑯琊與先生若麟鳳之爲百獸
長滄海之爲百谷王千秋之名終歸焉而他搦管修
辭者卽目營四海氣凌萬夫恐未免卒爲兩先生驅
除而止某東海鯫生束髮好雕龍之業此其匹夫之
意念亦不淺矣而不幸與兩先生同時今年四十精
已銷亡長恐以一生心力而弁爲大軍前茅所驅將
悉索敝賦東濟師婁水之陽南頓甲大障之陰以一

夫雌雄則重懼衆寡不敵立而薶粉爲天下笑將投戈解甲俛而受軍政戲下則又奈此雄心何何具須眉名夫也僕居嘗妄自衡度以爲丈夫生不能受命于帝雄長斯文寧爲彭城天水毋爲留侯李藥師寧爲尉佗夜郎毋爲竇河西雖近倔彊不見事機亦磊磊有片氣哉以故僕生東海四十年而未通尺一門下比年以職事入吳會嘗與元美兄弟周旋雖義託同心亦頗氣存彊項王先生賞其鶻俊惡其跳梁然未嘗不相歡也既而瑯琊黃冠入道返于清虛金帛既空圖書亦散盡捐有身之累弁棄千秋之辭而先生亦且漸厭五車歸心三寶是文人之掉頭英雄之結局孰有善于此者哉僕最不肖藝事多踈而于大道尤茲無入處然此兩者皆其心所好也初見藻士之競爽則欲驅車而涉詞林繼美化人之逝則又欲乘筏而登覺海此兩者皆非其才力所任恐俱無成而身亦將老矣夫兩俱無成則步益窘步窘則心日灰心灰則慾漸寡是入道之梯也故僕今者于天下事一切可已顧獨念業與先生同時而絕不一通

終屬欠事夜郎王黃屋海島稱得意終身不通中國衣寇而稟其正朔彼烏知漢大哉雖以自尊亦自小也故敢將不腆之辭謹布腹心左右昔僕不能爲先生下今能矣願先生毋以汪罔氏也者而戮以鬱鼓某不勝幸甚貴郡理龍君荆南佳士先生忘年而與之交僕有以仰見先生之度令得從雲夢生之後而抵掌大業可乎涸瀆清嚴悚息以聽

報董伯念

足下乘大艑東下布帆錦纜長笛短簫煙月滿篷牕星河在鷁首凌空蹈虛快意可言弟自別足下風塵紛溷日甚一日時時脫細君繡襦簪珥白燕姬壚頭貰酒佐客歡客跳地仰天大呼浮白不知鮑宣家桓夫人燿首之具盡矣蘭省客亦大豪舉哉足下牀頭子母錢狼藉客亦不乏如平原大梁雲母帳下水晶簾前盡珠履紛襜然不如貧吏風韻更勝耳足下去後握手論心便頓減昔日人生直自有相知不復可殆將奪伯念座其人才亦大可念詹政叔昔爲曹長

殖宋西寧小侯至自秣陵攜詩人黃白仲北此兩生

所持不得一試史局僕舌爲燥心計使盡諸公亦多爲之關白竟不得請使人氣短今婆娑長安酒家狂如鼓吏殆非其眞面孔亦游戲三昧耳僕將爲作省甫益卿諸公書送之塞上而邊風勁甚未有貂裘逡巡不發知足下念之金生在徐繕部家如鼠入太倉腹中日日果然飽欲奴貝君更落莫可念矣

與張大司馬肖甫

十一月二之日屠蘇頓首奏記肖甫先生有道門下某不佞以雕蟲一技鼓吹人代又生平持一片肝腸推置人腹爲小吏以寬和廉潔媚於黔首又好采月旦清議扶忠直奬人倫都人士見以爲無他大過多臘就之達者謂不佞某有鐶行物情蟻慕居長安歲餘無問縉紳逢掖通刺掃門屢長滿某亦傾身延奬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獸砥行修名亦以厭物免禍猶恐當事者以某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苗神簿牘送流光於馬虓銷壯心於竿影鬢髮日短精已淪亾長恐一旦先朝露塡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烋保其餘年而老毋在堂妻少子

幼六載廉更無家可歸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
慮以此不謂一朝爲人魚肉若是也名乃造物所忌
交游將迎易招悔吝亦窮簉甞憂之不謂一夫作仇橫
肆不根遂摧頹至此也過大奇矣方卩語陡興舉國
駭愕名公大人賢豪長者傾都而來視不佞扼腕慷
慨義形於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
洶諭諭無不爲不佞稱冤陛辭之日午門下環而觀
者倏如堵城貂瑞緹騎切齒伊人大罵陰賊梃下如
雨公論如此而某迄不免豈非數哉然某得此長安
中足以長嘯而去無恨矣事業已住何復呶呶承明
公下問敢略陳其顛末西寧侯宋世恩恂恂雅如儒
生生平慕李臨淮之爲人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
賦顯名新從秣陵解府印還燕即託人爲介紹執贄
通刺願就講北面弟子不佞力謝不敢當
固請以兄禮事不佞不得已許之九月置酒張戲大
會賓客詞人無論縉紳布衣不下十數人不佞與焉
措大燕五侯之第酒酣樂作客醉淋漓狂態有之寃
哉獨不佞某不善酒亦不能狂當諸客豪舉浮白時

某瞋目呟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西
寧凡兩觴不佞不佞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事時向
人抵掌言屠先生幸肯與宋生通家乎又向不佞言
徼天寵靈業蒙先生許某稱弟異日者家弟婦將扶
伏拜太夫人嫂夫人堂下座客多聞此語實未行也
仇人欲甘心不佞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偵不佞
行事無所得不佞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
媒孽西寧者紈褲武人子態可採摘遂文致張皇其
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

辭嗟乎家僮一僮一婢何關渠家事而亦攜據其中
邪其所誣蠛姑無論事情即以理度之通乎不通乎
疏上　主上令廉訪其事廉訪而又無實狀乃坐伊
人挾仇誣陷而坐某以詩酒放曠兩議罷又及不佞
青浦之政嗟上所置問疏中汚衊事爾業廉無之
伊人之傾險何辭而乃別求他細過令與險者同罷
邪又及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
浦之政時邪一夫持論萬口莫爭斯其故不可知已
某歸已青山白雲紫芝瑤草焚香誦經尋真采藥何

事不可世路險哉心灰氣盡家有介推之母萊氏之
妻白首林泉已矣何恨明公效生交義高千古人遠
別長離此爲慘怛

答張質卿侍御

昨張居來制府書至道先生雅念不肖某不肖某橫
被仇人中傷實爲無罪汚名業蒙當事湔白乃坐以
酒過嗟嗟坐酒過應與傾險者同議邪凶德宵人無
故而發難巓士大夫巓之而其事實卽以其罪罪之
巓之而其事不實則別求他細過此何故哉且令被
誣之人與誣人者同罪何其輕重失倫是烏可長也
人實暱就不肖天下大矣萬耳萬目寧可盡塗此其
人必有可取一旦以仇人不實惡口必逐之而快乎
卽論酒德人之召不肖直以酒爲名爾以爲名也者
先生察之不肖能勝鸚鵡杯幾杯又雅不善驩呼孟
浪淹淹名理則有之必也坐以雕蟲一技不肖乃俛
而無說矣世方以逐屠生爲快屠生逐林間采芝種
藥徜徉兩大藏作老居士亦足適曾無毛髮損獨如
後世陽秋何此在事之責挂席乘風從此長往青山

是吾故人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不肖隆以雕蟲一技竊負虛聲又天性寬仁忠信不侵然諾好急人之難揚人之善有此譚行爲物情所歸居長安歲餘海內縉紳掃門通刺戶屨嘗滿隆不能掩關滅迹又重懼得罪于時暨傾身延奬務令各得其所而去非獨立名行而了世緣亦以厭物情而免禍鬻猶慮當事者以隆空拳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兀留神簿領髮髮日短精以銷亡長恐一旦先朝露填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烝保其餘年而老母在堂妻少子幼六載廉吏無家可歸每跼蹐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爲人魚肉遂以至是也禍亦大奇請略陳其梗槩刑部主事俞顯卿傾險反覆天性好亂初入刑部搆陷堂官潘司寇排擠同僚提牢生事風波百出僚友疾之如寇讎畏之如蛇蝎此通都士大夫所盡知也不肖向待罪青浦俞以上海分剖隸治青浦暴橫把持鄉閭切齒不肖每事以法裁之復因詩文相忌積成

仇恨比長安士大夫盛傳其攜隋堂官事不肖偶聞而非之語泄于俞大仇深恨遂愈結而不可解頃者西寧侯宋世恩新從留都解府印還此君賢公子雅好士慨然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名託友人爲介紹執贄通刺以謁文就正稱北面弟子不肖力謝不敢當固請以兄禮事不肖不肖不得已許之一日置酒張戲大會賓客無論縉紳山人同席不下十餘人酒酣樂作衆客盡驩豪舉態有之寃哉獨不肖不善酒亦不能狂在門下知者當諸客淋漓時隆面壁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西寧凡兩觴不肖不肖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事頗號於人謂不肖與彼以千秋之業相砥通家之好幸甚至哉又與不肖言屠君業以弟畜我弟婦何可不一登堂謁太夫人嫂夫人座客多聞此語者而山人布衣復好揚詡顯卿廉知其故益挾以爲奇貨一則計圖報仇二則意在希合日夜偵不肖行事無所

得不肖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蘗近見有西寧交好謂彼紈褲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讎又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指摘遂肆誣衊張皇其辭疏入　主上下其事令廉訪了無實跡持議者乃坐顯卿挾仇誣陷而別求不肖詩酒踈狂細過及追論青浦之政謂放浪廢職并議罷嗟乎　上所置問疏中汚衊辜爾廉訪既無端倪則伊人仇誣之罪偏重何辭乃別求細過又追論疏外前愆文致傳會而全寃誣之人與仇誣人者同罷邪又及青浦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浦之政時邪當口語陡興舉國駭愕紳臺省諸公傾都而來視不肖扼腕慷慨義形于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閭巷小人洶洶論論無不爲不肖稱寃　陛辭之日交戟外環而觀者儉如堵城貂璫緹騎盡傷不肖無妾交口而罵伊人以虜衆共擊之梃下如雨公忿如此而一夫持論萬口爭之不能得斯其故不可知已豈非數哉不肖奉老母東歸此去青山早還初服亦伊人之惠焚香讀書采芝種藥無所不可家無負郭

則有西山之棄瓢在已矣何言介子推有云身既隱
矣焉用文之顧念官可去而名不可污不懼爲衆人
所疑而懼爲先生所短萬一心迹不白他日何面同
見先生所以不願叩冉陛披陳而急急向先生置辯
伏惟先生道眼照察然不省不能晦迹逃名以致游
道太廣虛名累身爲造物所忌姦人乘之坐招悔吝
眞道門所棄隆知罪矣從此以後披髮入山惟有痛
加懲創匿迹收聲以自託于檮杌之材以求終不負
大君子之教區區此心敢布諸門下不知門下尚許

之不隆業奉老母出守潼潞河之干待明春氷解揚
帆南下先遣一介奉問臨書悵汗

答胡從治開府

嘉平月廿八日屠隆頓首奏記從治先生足下隆之
於雕蟲之技甚淺偶徼天幸竊虛聲海內又生平混
一片熱心腸行鎧行爲士大夫所暱就北居長安戶
優常滿殆罷於奔命年甫四十精已銷亡筆札口吻
鼓吹入羣座無君卿客稱不樂以故酒食嘉招亦委
無虛夕然生平雅不善麴君不能勝鸚鵡杯一杯兩

杯近奉天竺先生戒不御腥羶又性不解鼓吏諸君
淋漓狂態淹淹名理則有之長安薦紳謂隆無他腸
可近蓋絕不聞睚眦之傷徒以名過其實爲神理所
忌又或是宿生之業一去夫作仇風波陡起伊人業坐
傾危而隆亦不免嗟乎身非宋玉口無微辭將以僕
爲漢長卿乎今之文君不新寡謂淳于先生醉一石
邪而主人未嘗滅燭當稱魏其燕灌將軍時座客如雲
童奴如雨朱門如海誰爲紅葉者其事寧須呶呶置
辯哉柰何令被誣之人與誣人傾危者同罪也且詩
酒神僊之罪與傾危同科邪雖然李青蓮十一直金
華十九臥酒家簪筆供奉能幾日中常侍一言逐矣
而屠生者令低回剌促龍鍾白首一蘭省郎余恐青
蓮笑人也所可媿者陶通明拜表挂冠天子令百官
祖餞征虜亭賀秘監請爲黃冠人主賜鑑湖一曲至
親爲賦詩寵行古名士去國風流冠冕如此而不肖
乃布衣皂帽蕭然一騎出都門方之古人亦云不幸
苟以達人之眼覷之此皆浮雲爾若都水以征虜增
重秘監待鑑湖爲榮何名達士哉隆今歸矣以一官

還　朝廷以虛名還造化四明山上八牕玲瓏下瞰
白波上擘海日則焚夫人丹竈存焉僕且側身從之
願充掃除之役第恐山中亦有若伊人者復以焚夫
人汚我奈何則請邀上帝而盟之千里相念書辭慷
慨分義殷萬中心藏之復拜買山錢更謝鄭重臨風
裁報惟有惘然時方倚公等救火知不能早抽身他
日裴郭功成幸勿忘四明山中之約

答沈肩吾少宰

讀先生手書至理名言超超玄著如發石室丹臺之
藏矣攜歸山中能忘佩結僕廖廓之夫萬事擺落此
自得之天性非關學道偶遭此風波視之若浮雲幻
泡漠不與丹元君事一官雖肋豈千秋長任之物乎
爲恩爲仇亦是妄緣今屏居汝寥掩關習嫻二六時
中著衣吃飯都不復記憶身嘗有官從何處來卻從
何處去伊人雖嘗橫肆貝錦亦久忘之即胸懷偶及
亦絕不作瞋恚想此詎便謂已到三摩地哉人間世
要自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此去鳥啼猿嘯水碧沙
明楊柳覆船桃花夾崖步步可憐故人當羨此行無

多設勞苦語三事在身先生寧得蚤脫苦海李長源
韓稚圭亦是神僊中人願努力青雲之上三千八百
蚤自圖之卽此爲別

答王季孺

五言律五首字字超詣篇篇合作有神有氣有情有
致殆難摘賞篋中夜光足詫波臣矣擊汰揚舲青春
作伴此去水雲澹蕩魚龍瀲灩夢足落西泠若邪之
間大自愉快眼前幻池去我久矣僕又作荅眉吾書
云詎便謂已到三摩地人間世要自有此一等落落
穆穆人非關道力僕之脫去人我悟夷平等不下地
獄種子方津津得意他日以見上帝可列清班以入
史傳陽秋亦不知名士品目香山端明攜手同車足
下乃欲鑒我混沌殆將何寶邪且僕生平亦有何涔
池其身而今迴車改玉也所諭山水與長交游龐雜
千秋名下士常態耳卽今去此結習意將何營蘇長
公上可陪玉皇下可悲田院若使一遭摧頹便改面
孔何爲長公意致都盡僕此去保不爲惡耳不能便
改名士面孔也足下忠我鑒其意卽可

荅徐文卿

公子温朗如玉標韻泠泠胸懷平澈色笑可憙僕良所欣賞往在青谿猶以世法隔閡形骸頗踈一把臂都門遂成石契婁廻美盼數接芳遊桂馥蘭馨不覺其入矣風波陡興劒分珠剖岐路煙沙城隅雨雪能無悵而僕天下好男子朗月氷壺騶虞芝草自信其必然天下遠聽之士謂文人多輕薄以常理見度妾有品目則可至如吳會士大夫周旋之日久誰不相信而伊人忽肆口語一旦至此極顧影自照萬萬無以取之必也索之宿世之業已爾以不肖一片所謂伊人者莽不畏神理若此不祥孰大焉此業在人理之外了無足論而愛我者乃遂往往進藥石云者謂其人既失之往事將以救其末流僕受藥石伊人無道有何大謬而必圖迴車改玉也必欲僕鑒於伊人而力去其愛人好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絶町畦乃僕之所實者維此耳今悉去之即何貴於長卿面孔哉且僕之愛人好士豈弟疏朗無人我絶町畦胡至必應取伊人之侮若此不歸之命而歸之僕有

以取之曰戒其將來是莫酷於愛我者之言比之伊人更烈也行休矣僕今老者以對諸公則諸公爲政他日謁上帝則僕爲政吐氣信眉當在此時今亦安能與人呶呶黑白乎四明若黛若邪如鏡芙蓉菱芡屬玉鵁鶄一朝歸而有之可使腹中一餐無飢而不可使眉頭一日不揚請從此長往介推有言焉用文之

與黃白仲

會稽自神禹會萬玉帛是用開千秋靈爽越王拓雄圖羅剎江上山川名壤甲于越絕乃竹箭之號雖崇驌壇之風未暢謝太傅東山絲管冠冕江左人倫之儁陽秋豔仰乃其辭藻何寥寥也王逸少大令神情朗秀風華映人臨池一枝妙絕古今遂作書家麟鳳而雕龍之章尚多媿色即世所傳蘭亭一敘非不楚楚有致譬之小池流水野逕疎花一目一賞意態都盡蕭統妙選東西二京以及魏晉齊梁諸名家此文乃擯而不錄六代以後蓋罕英流名品不謂此時乃有白仲沃洲宛委之靈氣蜿蟺盤礴大暢於白仲白仲耶小文弱六尺男子爾胸懷磊磊何多奇也白仲

之才如泰岱五公少室三花青霞上結丹泉下走都
無塵凡色相淋漓現放神情並來僕結髮論交海内
今天下豈不多才要如白仲獨立環視的然無兩余
觀白仲書法方之二王法度未敢便謂相當如何至
其色態婉秀骨力勁爽縱橫大書驚蒐動魄亦可謂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昨承四律送行揮之巨幅詩
既宏放奔逸語語芙蓉書復瓌偉神奇滿紙雲氣廣
庭披覽天日爲朗長風忽來急取酒浮大白歡呼欣
賞大叫欲狂即欲作數語奉報屬有他客草草裁書
既發而私心殊未快者累日故復作此箴道本
懷向往猶以筆不逮心未盡抒寫世有才若而夫而
布衣流落四海無家乎是使不佞戟手仰罵司命者
也不佞業操深心欲載白仲南下同舟共濟提獎千
秋乃復爲宋侯留不佞氣盡僕日捷帆長往矣留書
以明相憶白仲自愛夫天豈虛生白仲哉并謝宋侯
承隔雲水

荅顧益卿

足下赤手撑乾坤不顧妻孥不問生產乃爲故人分

俸故人何以堪茹懋集留通州城五日已訂同舟之
約蹔入京別游好再得湯慈明青春作伴更喜家田
叔乘一樓船北上僕今載以東還醴使者惠以郵符
長年鼓吹長途差不寂莫江苕獨行無友生爲侶今
得湯茹二丈同舟領略江雲海月嘯咏蒓鳴鄉擊
汰遂忘其身爲逋臣矣兩生酒德頗不淺舟中苦無
麴君停船日沽村醪恐不堪供吟嘯聞使君衙齋大寂
多此物幸分數甕來湯君復別去想使君衙齋大寂
寞政可焚香禮天竺先生調楞嚴法華跏趺坐外

了人緣內修淨業當在此時僕東歸便須葺一小菴
作老居士生涯他日相思則有四明山中瑯草可寄
足下足下髮漸短矣早了三事圖英雄結局無空老
風塵爲也

答詹君

足下入都門一日而傾其都人徵辭賦索筆札鬨如
雲矣昔李北海甫至長安長安道上每出聚觀者若
堵城智永師以書法奔走一時鐵限爲敝筆塚成林
古人好事大都若此足下淹道多聞提盌狐先登秘

壇意氣徜徉籠罩千古又發石函之藏探鹿苑之旨名理精絕超超玄著足使深源吐舌支公却步故宜豪俊傾心海內延頸雖然此皆大英雄人皮毛爾文字筆札誠無與吾內眞卽名理機鋒推倒一世舌端長吐五色寶蓮天女來獻花龍王聽說法絲非了當反障本來僕少踈暢中年不聞道而天性擺落輕於世緣獨無奈雕蟲鼓吹虛名累身居長安交游酬應不減足下猶自以了緣混俗照心煉性庶幾火宅蓮花而讒人中之遂脫羅網僕於雞肋浮榮覷破已久

風塵馬蹄良所厭苦今者業徼惠伊人早還初服名山靈壤何事不了布帽青鞋又何戀乎而足下欲僕輕外齊物寶吾內眞其尚懼僕作殿中軍咄咄書空態耶中軍名理如何一旦爲此舉止乃知口吻煙霞眞無益此中毛髮事僕之輕得喪去人我絕仇恩要自得之天性非關道力然其歸欲常使逍遙灑脫肩頭無日不揚是吾所實白香山蘇端明吾師也足下教我故是愛我深然或者未知屠生之生平故略吐露若此春流桂席南行甚快何從得與足下一把臂

論心臨風軫結余宗漢眞寥廓士此公學道如以萊作蘁黃白仲之才如穆天子八駿非凡馬步驟與之語道尚隔津梁然大自英物

白榆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緯眞著

書七

答詹君

足下始以僕文人之雄爾一何皮相天下寥廓士也雖然夫聞道譚何容易哉僕性故通脫擺落人間世紛溷龐雜了不絓胸懷少讀道德南華徜徉自放近稍聞竺乾之旨觀空除妄以求眞常而不幸置身簿領失足雕蟲萬物奔其虛聲豪傑慕其羶行將迎酬

應履綦如雲竿牘如蝟甘井直木良足嗟傷每從紛紛鼎鼎中回光返照主人翁尚自無恙顧賓客盈座毫塵竝揮當其辭賦神來譚鋒天妙瀉河漢於紙上摧須彌於古端快意當前坐空六合津津不休靈光漸洩神烝暗損而不自覺余觀雪山嵩少天台華山大聖靈人總之凝神於澹合氣於漠絕無今時文人淋漓跌宕之態夫道豈江鮑徐庾諸公所了哉雖云閒處煉神靜處煉氣順緣對境政足觀心墮寂沉空恐罹斷見然必有得者之夫攝柄在手然後能將心殺境以事煉心能所雙忘喧寂兩妙如其不然鮮不逐外緣而喪眞我者道人涉境彼其所涉一針一草一衣一食而外足亂神梵耗烝者能幾何不幸以文章爲名下士四海雲合櫛比而奔走之身罷於揖讓手罷於批荅口罷於雄談心罷於思構如是而猶自命曰我抱火德動而無我戶樞流水應而不壞吁亦危矣卽古人亦胡然必託深山大谷面壁斷緣哉雖曰回光返照必有時不照我輩實修默勘獨覺其然故簡緣省事大道津梁多務泛交尊生

螟螣及一朝而去頭上官冠揮手紅塵返於雲壑如野鶴出籠胡鷹掣鎖方且愉快自得又何戀雞肋而坐生窮愁也所謂得喪人我仇恩世竝趨之結爲葛藤煎爲膏火我將有以曉之夢得寶珠認以爲得覺而無有何物爲得四大偶合認以爲我忽而土灰何物爲我情識尚在有恩有仇一旦銷亡恩仇安在之三者悉幻而勞勞焉役吾之眞我以佐之則大惑矣暗行穴中妖狐鵂鶹羣疑填腹一秉短炬陰霾頓消故萬事無當一照破也僕嘗笑殷深源名理精詣當時

撝絕高賢信安之廢何至書空咄咄遇事對境之難如此僕無故橫被惡聲與讒人同坐亦可謂屈抑詬辱之至矣友朋衝寇通都扼腕而僕視之漠如以一官付之浮漚以仇口付之宿業逍遙灑脫眉頭月揚蓋至是而始信平居抵掌今稍得力可無作殷生舉止然亦豈敢謂便是了道哉矢心不可有住住於憂愁則憂愁爲障住於歡喜則歡喜爲障道亦無逍遙道亦無灑脫今僕亦差勝於書空咄咄者爾三摩地果止是乎足下政在萬緣中跌撲時自叫喚時自提

醒隨來隨受跡混心定此自大英雄人氣力但校勘古之至人多從靜開處修不聞專向靜討亦不聞專向開求或在紅塵上滾跌數十年而後掩關息影以了聖功或穴居面壁數十年而出涉人緣以試勘心地凡夫之人身在學地都無習靜工夫而欲竟向紅塵境上了道完眞直超三界此必無之理也伏讀足下來書言言精理破的蓋知足下居嘗實用心於道門行路而知險夷飲水而知冷煖必非徒事口吻者世人見足下才藝絕倫聲名方誤將迎酬應一如僕

回來則以爲英雄之本色才俊之白眉爾是都人士不又皮相足下乎足下庶幾所謂欛柄在手心境如如者也吾兩人眇未相接各以文章意氣輕立品目至披覽手札神領玄解乃知吾兩人者政當索之煙霞物表豈徒以雕龍聲帨兩相賞者邪片語甄合千秋在茲深欲與足下張燭夜譚了此大事顧廿四日僕攜家登舟矣足下儻有意必來請停橈瀼上三日以遲美人三日不至僕則挂帆長發矣長安中士大夫自張洪陽沈眉吾外復有王太初諫議其人悟夷

通朗道門良友足下識之不初解樊籠之人祗宜杜
門畏舌逃於空虛一遇同心便不覺娓娓可笑矣永
隔雲水相望爲馳

答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僊大不根蔑我貞良是名爲仇傲惠伊口蚤遂初衣
是名爲恩爲恩爲仇總屬妄緣友明動稱衝冠髮立
欲自附於荆卿聶政之義又以寥廓相許一笑而置
勿問此兩者兩得之僕則日夜念西湖荷花爾煙刀
雨舫上奉老母下挈妻孥尋六橋舊事此時猶薄范
少伯規圖霸越功成乃去僕以爲政不必爾憶三
君子往歲從不佞浮西湖以鐵纜纜鵝頭兩巨舫櫂
天芙蕖最深處天風四面至屏履雜陳簫鼓間發念
此泠然今復能從不從則當別買一舟載三君子如
其不然恐人謂三君子徒能從官人游不能從布衣
也自潞上發舟一路諸公曾不以身名摧廢見畜倒
屣投轄倍於曩時數千里佳山川名蹟留題殆遍胸
中逍揉通不爲減眉頭日揚射陽湖上遇元馭先生
拳拳以逍遙爲禍本莊老乃長卿之賊欲不佞閉關

息游絕跡五嶽一切刻去歸乎簡寂其言甚切僕故
受歡喜理障雖書紳佩帶恐終不能改雖然元馭亦
微傷迫仄少寬舒交儆可也聞元美先生惑於仇黨
語將謂長卿眞作漢之長卿此乃咄咄悖事鼎鑄今
遂亡耳邪范孝子如龍不可維縶奈何雲間又生此
人益信大國無所不有十四日偶倚蓬牕忽見使者
在岸上喜愕久之如見三君子顏色旦莫把手我心
飛動

與徐司理

不肖爲令無狀爲部中士人所仇遂至投劾猶幸仇
口所齕非其罪得面目無慙天日奉母南還布帆無
恙不肖故生平任眞推分覷破一切天性平澹能不
作世人罷官咄咄書空態旁人見不肖轉肥眉頭比
往日更揚此實際非謾語陳生云母氏仁慈生能容
仇子之隱諱也賢明必不發黠鼠之行不肖今日之
謂也江上有水田十七畝所鹵侵焉無已則請鬻文
賣賦足以自給上帝之生人貧人多富人少病鬼多
餓鬼少不肖猶喜爲人爲人而爲士大夫士大夫而

有文胸中差辨妍醜蒼素以此託于天壤足矣人自爲後鶴人自爲沙蟲又何問焉聞明公見愛極切眼具寥廓義存灰恫獨古之人有之爾幸被齒髮其何能忘通臣無入舊疆之理不得一奉顏色徒怔怔忡忡承胡太尊亦見念未敢輕寓一書涸瀆公府青浦邑諸生沈嘉猷大奇才不肖物色之久渠銜國士之感昔年不肖以轉官北上此生徒步遠送六合道中茲不肖南下又操單舸走迎不肖京口遂失郡試之期蒲伏束書求府公補試恐府公不知此生高才高義及所以失期之故故敢一聞之左右幸悉力周旋之不肖此回青浦故士民不忘遺簪遠迓慰勞者甚衆乃曹上舍任之諸文學從禮范孝子應龍情更切至敢并以聞

荅瑪咸甫

惜聞含沙射影今之含沙乃射無影人苟不畏上帝即何所不至深則空花一切歸猶作越國男子人能奪我頭上進賢冠其能損我胸中五嶽耶波旬闡提何世無之乃不意出自名區秀壤九峰松桂含羞矣

僕今者奉老母避暑吳山下且買湖舫看西冷六橋
荷花登天竺禮古先生以新秋涼風渡羅剎而東東
則有四明石牀丹竈在早還初服藉手伊人僕近嘗
有詩云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欲就大
茅峰頂月碧桃千樹坐吹笙手提瓢笠辭三殿足躡
煙霞到十洲水綠鏡湖春放櫂花深雪竇暮尋僧鶴
背竦身挑紫霧馬頭揮手別紅塵曉起初辭丹鳳城
夜來已夢白鷗汀五株楊柳門前綠九節菖蒲石上
青千層海浪接天來四面罡風石扇開王女牕中飛
忽下手持瑾草喚儂回到日夏雲涼葉暗滿天湖
六橋西此足知僕之近況僕自人間世落落穆穆人
忌者不察誤以爲鵷雛可嚇耳足下幸勿以殷中軍
坐愁咄咄伎倆相參靡士此披裘公所以笑延陵先
生也伏讀近作足下近豈嘗覽異書逢異人邪何其
精彩射人若此再覩別牋知足下方坐史雲之囷阿
堵濁物向不肯逐清士脚跟走以足下絕代才美無
度謝太傅捉鼻向細君政恐不免何故歎老嗟貧作
措大面孔僕與足下同病江上有田十七畝斥鹵侵

焉嘗與文卿書大丈夫可使腹中一餐無飯不可使
眉頭一日不揚足下第少須之夫貧非足下所患陳
雖儒道醇董其昌玄宰黃孟威兄弟諸子皆有書及
不佞不佞坐冗未能一一修荅幸出此書一示諸公

與鄒彥吉督學

家諸孫回自勾吳得明公手書詩箑把玩娓娓恍披
卿雲明公心如氷壺龍鼅其德視身外長物直浮漚
石火爾僕區區以世俗之見皮相天下寥廓士所謂
有逢之心者邪然在世世出丈夫欛柄在手當不壹
意以鑿坯爲高惟高明深計之不穀此身閒矣政可
屏俗了緣力踐大道而外魔內障尚爾糾纏銜枚剗
牘揮麈命毫豈豈爲累豈云道緣淺薄實繫此志不
雄猛爾王弇州云丈夫脫手浮榮即五嶽九州何所
不適安能老死於陵仲子行逕第須此中不染著得
羼提三昧乃元馭公則云未莊逍遙太能誤人朝士
挂冠有閑關下捷爾即尚平五嶽之興且無漫及兩
君子爲不穀忠臣其言亦兩足采雖然渠亦各自言
其實際乎乃不穀姿故近弇州距太原差遠此中不

染著五字大要喫緊此中脫染着無論放曠拘局何適而可明公以爲然不新都汪伯玉司馬與一二同聲以書相招遊黃山白嶽使者正在傲廬時下且膏車秣馬矣由吳興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取道三天子都然後由義興過梁谿與足下會計程當在嘉平月矣孫以德撤闈而西尚留里中野人未敢造次通一字幸道相憶秦君陽公子僕之鮑叔也聞且東歸足下須爲我謝之小集一明奉去窳定

答詹政叔

自與足下別廣陵抵虎林避暑山下三月數奉老母挈細君泛舟西泠六橋采荷花擷菱芡登三天竺禮古先生歸坐一室蔭小山叢樹蕭蕭泠泠體氣甚暢恨不得與政叔同木蘭青雀爾以重九後抵明州遠客乍歸親朋來見黃花白酒日入陶然大是愉快事時下促裝正欲出門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奈所厚故人賓客眷戀征夫時時牽衣臥轍不放出門以此尚在低回而政叔適以書來又得新都諸公手牘知不鄙東海生招之入白榆社僕此時興已脉脉飛

動在黃山白嶽間矣第政叔既奉諸公命走四明招
不佞則胡不竟渡羅剎而留滯虎林書到可急問西
陵之舟家山有金峩雪竇石牕赤水橫絕大海又有
鰲柱落伽可寓杖屨足下來而一覽諸勝四明亦有
酒人詞客可相與徜徉罷而同出門無妨踏雪過青
山宛上取道三天子都也承以莫君文字之役相委
業拜大命然亦必須足下到乃就蓋以此要足下耳
從貴可改裝桂此子來驟而短髮蓬松何故

報江伯玉司馬

不佞挂冠神武將毋南還避暑西湖虎林人相傳明
公且至不佞日夜望眞人東行共采芙蓉菱芡醉酒
冷月色無何報明公以仲氏臥痾不果行某於重九
後亦奉家慈南渡羅剎仲冬初旬詹生從虎林走平
頭以明公及龍司理手書來辱長者招入白榆社不
佞雅抱尚禽五嶽之興婆娑蘭省非其好日遂馬蹄
奈此雞肋嘗賦冥寥以見志長安諸公聞而頗悔之
天眷海客徼惠讒人得蚤脫世網所謂橫絕四海矰
弋安施維是白嶽黃山夢寐久矣至生平慕悅長者

何啻百谷之赴滄海羽族之宗威鳳而明公則又虛懷折節獎引後來惟恐不及不佞所謂延頸拭目益以歸心書到旬日詹生遂至某初心欲先以入行奉聞十獻歲問新安之艇乃白掄使者盛道先生及龍使君所以想望至意鵠立勸駕敦迫再三卽包胥泣血南八斷指殆無以過其是用感激秣馬膏車且不辭犯大雪冿山陰道上以此月十二日出門從西陵渡經餘杭懸霤山下取道三天子都計下旬可得與明公相見一再宿高齋拜牽林道場罷便當走白嶽朝玉虛師相留新安一月逼除還四明王正之月爲老母壽元夕後不妨再作黃山遊尋軒轅容成舊跡言之愉快臨發先此奉報幸驅山頭白雲逐我行李

與陳廣野給諫

丘中之賞暫遠鴛鸞與禽魚親足下今日便可拍洪厓之肩但恐青山不久爲足下所有長安馬蹄催人奈何七月北征辱足下追之就李又追之吳門虎丘攜手連日夕猶憶與君科頭坐磐陀石上萬木交陰涼颸滿天素月西流河漢左界爲歡惜別鬼動神飛

明日陵口望故人盈盈一水矣大江湯湯不洗長恨之端亂流而渡低焉黯淡蘇李託咏于携手文通寄意于消魂方之吾兩人千秋同恨方別時足下見囑云卿誠見念不必長牋即草草數字數寄平安要在明兩人之相憶耳乃一入春明門人事差池流光駃疾觚水知天寒枯桑知天風倏忽半載矣僕既不將片楮君亦久絕雙魚駃駃征夫積勞甫雪巢林臥習嫻煙霞豈北風之無便亦南鴻之久踈目如電光腸如車輪所不相思請邀皦日足下謁王少宗婁東得聞至人緒論不業北面太原稱上足弟子徒傳和氏衣鉢而不求道門心印竊竊爲故人惜之僕今雖在風塵中隨境觀心不忘覺照道眼漸明世諦漸解前所云傷離惜別亦作游戲三昧未敢以此故自障性靈足下聰明絕世稍讀化人遺書聽禪那要語回心入道言下足了幸無以慧業文人畢此一生也區區胤胤之愛願足下深念之久不見令弟遷轉何也昨聞之當事者計不出殘臘矣青瑣貴僚陳思進鄒爾瞻俱佳士足下彈冠正在此時可勿久戀泉石都門把

手日夜望之

與傅伯俊

蓋昔者舜有羹墻行萬物皤慕從世法論大善已若以化人之肯勤之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大智人尚爾何況我輩士大夫人我山高九疑三峽物情不親故自地獄種子若披肝折節風華映人萬物蜂湧而歸之奔走將迎罷于應接亦是輪轉根因雖非惡業總屬理障愛人下士久而深入住于此境何由得超三界便落陰陽一落陰陽便有凋謝此吾與足下同病也擺脫榮利蕩滌煩囂過行必修遏功必累以求逍遙之致栖自在亦是塵勞三摩地似不如住此逍遙又生束縛自在之林未爲不是若執心此足下比者氣益和政益平蕭灑飄致爲江左楷模三尺童子皆知頌賢使君名流京邑盛矣㊀第恐嫋溺橫生搖精耗神願稍存節省以保性命之期人情既宜榮進自定業秩滿三載不久折腰讀足下來書似頗苦邑務艱難欲早解脫僕又願足下勿以爲苦分所應得之處旦莫遇之胡不能少需而坐生厭

苦也蘇子卿雪窖十九年令小生厭苦不可一朝安
復能十九年爲僕不解藏人善後口而談伯俊之賢
不遺餘力如此而已若謂僕游揚諸公間而能以口
舌爲足下速取此物則爲不知命亦誣足下僕爲令
六載未嘗一日厭苦折腰及入爲蘭省郎猶時津津
爲令風味何者身在閑曹務甚簡于縣事部郵差
貴于令君然亦有冗則世俗苛禮車輪馬蹄居其大
半與其爲車馬所役寧爲黔首憂勞且人之苦樂原
人在心不在境若其中有以自得則爲令亦有樂若
其中無以自得則爲京朝官亦有苦足下聰明辨此
早矣子愿使君開美士也持斧三吳恩信甚著亦頗
有調外之趣聞與足下相驩如昔留都鍾諫議行時
嘗寓一緘問子愿不審已達不便間幸爲致區區新
醆使者羊君疎暢爽直大有玄風當爲伯俊知已聞
老伯母不就板輿之養家居安適不老嫂與諸姬想
一一無恙也仁兄出有賓朋入御琴瑟亦善右湖林
屋年來頗曾一寓杖屨不雲霞之氣在牕楹間水波
瀲灩時時清人耳何得言非僊吏也

與馬用昭

日讀閩中十家詩各有所長如林鴻兩王近世胡得有此哉五七言古清蒼深秀玄詣神解字挾丹霞氣帶瀑水意必會境語必標趣且格雖疊而不複態愈出而轉佳景物叢鬱風華遒上胸中五嶽萬轉千盤紆曲不窮陰森皆在徐讀而細味之了如身在長林回暎石壁坐對高僧于青松白雲間而譚無生妙理雖未至之曠焉幽絕近體差降亦多中唐佳境寥寥天壤乃有此人有此作而流播未遠索莫其聲何居于鱗子相生平負氣高其舉趾以今求一語如林子羽者了不可得日夜徒挈鈴而走闔幣砰訇聲滿六合故知人之成名與不亦有幸不幸又視其人之自爲標詡巧而取此物也子羽詩俱在安知後世無賞昔足下能知二三君子詩選傳之取孤桐灰滅中此中郎之識也微足下僕老死不見二三君子不敢忘謝聞表舍人亦佳品恨未見其人今足下比隣朱汝修董中人也

與沈士範

去冬從詹侍御得手牘一緘旋託寄入行想已入掌記身在數千里外河水迢遞鯉魚難達昔在任昉物故平生交游掉臂物態淒涼劉君心恨其事至作絕交書以寫不平先太史在日諸公景從海內櫛附動稱氣類咸願嘔心奔走而赴之者日以如雲太史喜譚握吐之風不倦倒屣之事延接酬應至以此罷一旦運去時移煙消霧散嗟嗟君不見鮑管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上悠悠此輩已矣何言而不穀平生與太史之義何如乃亦踪跡寥寥斷縻泛梗雖束縛王事跟蹌道途其于故人分義亦太踈索矣仰慙皦日俯愧下泉雖復累頰增喙其又何以解免纏綿宛至所可自信其不渝者獨有此心已爾向推轂令兄于張大司馬屬當言官建白大沐邊塞冗員不敢收署云且轉屬楊大將軍賜睞之令兄微有不滿尚未察其深中肯甫一片有心人平居念君與甚至當不作世人態者老母自入京患痰火兩月入春始愈作此戔時方起牀第以兩女奴挾而行亦可喜事

與張肖甫大司馬

明公居東脫巾弄兵之徒隨旂鼓而靡海外有截天吳恬波一指顧門營壘甫定而疆圉之大捷至矣提貔貅以拔祈連斬鯨鯢而封京觀馬上露布至都門都人以手加額動色歡呼無不取酒北面酹地而頌明公威德人歌破陣家製鐃歌書勳奉常獻俘太廟象霆掣風馳何往不利天下士大夫歎明公以爲天威而服　朝廷知人有神筭從此以往邊人父老婦孺有息肩之期矣羽書駃石駭電流星明公當之勞苦萬狀此何時而猶嚬念及幺麽書生據鞍前牘文辭鄭重情事綿密豈惟明公多情藎不忘舊亦仰見明公戈矛矢石間神完氣充意思整暇此成功之本也老毋入都門苦寒痰火病發伏枕月餘至今尚未離牀第遠承寒衣之惠屬某致感激再三不佞某又蒙惠燕市取酒貲明公既愛某而又時時念及小人之毋此其恩不可忘也欲以其身爲侯生劇孟空有斤心奈此六尺崖略報謝不盡鐃歌十章奉獻轅門伏惟裁覽

又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舍香之署凄然懷米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楫柮煨蹲鴟而啖之有少黃米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泥手皸膚折馬毛蝟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權濁酒無力此時念明公正在邊徼人煙蕭踈積雪文旌寒氣當十倍于都城胡馬一鳴鐵衣不解繡旗夜捲笳吹亂發按壘行營想見妻絕帳中取琥珀大椀侍兒進羊羔酒而聽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猛士夜接詞人雖凄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敲吹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奉幺麼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刀之旁　國家倚明公如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出故此莊生所以有樂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中終當借明公盈尺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逢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先生

與高吏部

先生高臥瑳潭清川佳樹調鶴引猿領丘中之緣了人外之理不意近世士大夫乃見都水勾漏風華映

人若此僕往一再至潭上輒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
雲最深處側聆玄論如飲縣崖寒溜而啖雪藕氷梨
未嘗不泠然快爽也吏事牽人遂廻辟去一別幽人
家便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不數數叩柴荆尋
幽賞也先生潛心此道有年丹砂行就矣肯下寶筏
一渡迷人不

與莫秋水

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通都若狂
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過從
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咏何處不徧鑱砭
山靈大姊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毫奪公繡腸令
足下化爲一椎男子腹不復罷奇字口不復吐佳言
憨然臃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
哉足下謂世間必無此事然宇宙亦寥濶矣風雷六
丁而下取人間書一夕而徙其山川變其人物故鮑
照才盡少陵文而不貴造化播弄事皆有之足下不
可不懼吳中煙霞丘壑甲于天下人文圖史器物之
盛亦如之足下坐而雄據嘯咤其間不可謂非大福

利人願言稍事挹損返于清疎大要藻麗雅俊之士
風華映人而每患多事清眞枹朴之夫簡素足尚而
常乏文采亦名鈌陷從古難兼僕以規足下足下必
還以規僕然則吾兩人務各去其所長而取其所短
可耳

與陸君策

僕挈橐行後太湖洞庭遂落君手長嘯紫煙酣暢朗
月笳簫競發魚龍噴薄時頭皮念使君不往使君以青
谿官舍爲公等山厨使君朝爲青谿長暮爲煙霞主
人一鶴守門客至闌入松花荇菜河轉天明使君寤
旆櫛放衙視事勑客暫退日向晡吏散烏啼賓朋
復來集夜闌更端語或跌宕恍惚掉而出六合之外
而吏民不疑官長不罵人生此樂坐空千古今俛仰
陳迹矣新使君長者鞠躬愛人勤于職事而標韻當
復大減公等此後入青谿索莫哉衆芳亭明月無恙
虛照清池綠樽空矣回翔城隅水曲知爾銷魂天地
間辜事如此習家池與山公今日俱安在哉此書空
出示諸公一歎而罷

與陸平泉宗伯

某之居雲間交質無當吏道多踈九雅不工於眉睫諸俗取憐而明公顧反好之謂青浦令破雕刻僞去其圓巧之風而獨守純白不作世俗吏伎倆故收之灰塵煙焰之中賞之拘孿物色之外今世仰明公何復減天際真人而乃不自尊貴抑首下心每一相見移座促膝動至娓娓省區中之緣譚人外之理譬若寒溜踈鍾泠然相荅蓋明公神宇內寧靈竅外朗剖析要眇洞極天人諧笑總是禪機咳唾俱含至理某第側聆諦聽即能使炎埶全消滓穢盡滌不啻飲迦諾迦尊者清涼水而歸剎那之間肉身菩薩何復知銅墨之在體哉某雖不幸爲世諦所縛而此中從紛輸垢溷中時時回顧差覺主人翁無恙境有起滅不逐遷流若慈母引赤子入市一步一顧庶無迷失則近者自覺照之一字得力頗多而此機尚生結習甚孰猶無奈葛藤之難頓剪也

與瞿文學睿夫

五噫出都門浮雲滃湯總屬虛幻足下胸中洞庭雲

夢無恙不祝融七十二峰上可以修眞煉藥天牕玲
瓏雲氣出入石扇訇然王童手開桃花迷人何知人
代又漢江湘浦沙青水碧坐攬空明招靈妃神女石
上弄寶瑟亦快哉汨羅君愁憤逼仄眉頭不揚不足
與游青雲事業有令子在昔天台華陽何必珪組不
患足下無仙骨第患無道心耳通明先生有言寧爲
才鬼毋爲頑仙夫頑猶仙焉丈夫效可爲鬼哉足下
今不頑駕鶴驂鸞千萬努力荆君子口吻理學乃爲
郭景純青烏經所誤大壽千戈他日欲入宣尼兩廡
下顧何得配享孤竹君二子廟乎一笑六千里外擔
手無期故人之心已挂荆門郢樹

書八

東海屠隆緯眞著

與周元孚

不見足下已七載矣入都門得與叔南朝夕稍知足下楚中近耗叔南少年奇才爲人亦疎暢有致周氏多才幾與江左大小令珣珉家等矣日夜望足下入長安吐此隆思積念不謂遂有州牧之命行李且東燕市和歌不審又在何日氣結腸回令人益追恨往

時吳門之役也箕仲曰唯杜門望腰下金魚風雲之氣幾盡子冲時拮据兵事寄來塞上諸篇雄風颯颯深沉人也趙生入吏曹後頗深居簡出失向來跌宕豈其體固爾邪懋權君房領使節出逍遙大伾四明之上魏君意近沉著而風氣未暢僕以爲不如法護君房朗潔神骨泠然可求之人外所命劉介卿劉字如未之識足下所賞定非凡品僕游道差廣矣日以雕龍之辭佐人鼓吹捼精耗神道家大忌也所幸世情澹甚膏火不煎不然者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出世之學終當自了戶樞流水虛以游于人羣庶其不遂淪落此途斷是火宅早晚掉臂寧爲白首紅塵矣吉水鄒爾瞻從南荒回入華省百煉不渝竟犯　主上怒南遷此人匪止勁直清眞寡慾終道門良友也瑯邪公黃冠加首入山已深廟堂強以珪組招之計應取白雲封戶耳清時風尚如此亦可人事

蒼王恆叔

空谷無所見聞大自幽適日高春或始櫛沐香鑪經卷以爲生計亦坐子午當其嗒然無所不喪亦不知

四大安在何處亦尚偶作寂寞想往一二故人胸懷
便令揮去至破釜去我已遠四威儀中都不復作念
不倚默自校勘於萬緣殊澹猶存一二葛藤所不得
打成一片居恆苦之乃若眼前所遭得失恩怨私竊
喜其天性超超無事擺落而足下傳人言疑不倚頗
動念覽書良駴不倚屏居於此掩關滅跡即邊使者
見念屢以健兒來迓業謝不往盡日無琁然之音不
知何人見不倚見不倚動念觸觸乎且余中未有其
端而人已見其迹可畏哉或仍是好事者自爲臆度
耳此自關吾性地事安置啾啾然不忍令足下畜疑
也殷深源名理超詣至使支公卻不敢前一旦廢徙
信安咄咄書空何其無聊不倚素無殷君之譽那得
不爲人疑第得足下信我足矣然必欲足下信我不
倚動念矣旌干有南行日必尋我四明山中此中可
無來也

與黃白仲

鄒陽獄甫解矣歲亦云暮天寒層氷蕭然袒褐淒其
可知乃讀手書磊落雄快絕不減向來面目至五七

言近作趺宕儁爽足空九州欲傲天地男兒胸中磊
塊如此豈世網所能羅哉縱能羅其六尺之軀安能
羅其千秋之氣也咄咄屠生之於白仲兩不辱黨人
西寧翩翩好文甫即騷壇橫見摧折余懼其一時意
氣都盡今能留白仲遇之如初西寧竟雅士不俗亦
不辱吾黨可喜日夜望白仲來潞上今爲西寧留不
佞意粗安請以獻歲聯鑣一過之雲間彭欽之走數
千里來佞不佞甫脫裴而不佞已中流言落藉遂相
尋潞水之陽其人甫金白璧也驟見足下書若詩爲
之骨驚神懌願以盤匜交足下矣閒中得長歌一章
頗淋漓自怯敬錄求政并呈西寧

答鄒孚如吏部

孚如先生足下嗟乎第謂不佞去可惜即已至必求
其故有逢之心矣不佞雕龍之技所不敢自知乃一
片肝腸明於皦日當爲今日凡可佐黔首之急者毛髮
不愛六年一日也居長安號多客客自以爲卿雲威
鳳也者而日睚眦就之客就長卿所抵掌非藝文則性
命藝文性命何須於客哉謂長卿遊乎酒人人借長

卿爲名爾每對文酒諸公浮大白啖肥鮮淋漓盤礴長卿旣鴉不善麴君又絕五葷終夕而手不近鸚鵡杯比散客業酡酣而長卿醒然上馬去又或聯鑣欵門無可爲供具則入問細君之簪珥簪珥略盡繼以鸕鷀鸕鷀鸕鷀旣典乃鬻圖書腰間僅有一銀帶亦銷之以佐晨炊爲令六載如此此其人果大海池不肖者邪又何至甘清約若斯人之甚也嗟乎客實就長卿訾長卿多客凡諸訾長卿者皆嚆嚆皆就長卿者也諸公則浮白摯鮮頹然自放而令手不近鸚鵡者坐酒過祇堪絕倒雖然此火宅也不佞一旦去之而就清涼快矣野鶴出籠何天不可飛乎四明山中則有舊時之石房在取白雲封戶青猿守之長安是非人我山高乎又烏得到煙霞世界卽到泠風吹之散矣挂帆南下風日漸佳海月江雲遂落吾手他無足言所委傳文嬾不復作足下意誠堅必辦此而後去元孚入京足可朝夕聞蒙白且請告幸爲問之何日可得出春明門也

答陳伯符

屏居以來履綦都絕乃不知足下喪子之戚王恒叔一歲而殤其四子觀其意自豁如當不作西河先生舉止第立磬之姿以足下寵靈得早還初服幸矣一脫京洛風塵事事閒曠日高春始起櫛沐焚香攤書了不關人間世孫太初有云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閑人一瓢一笠從此始矣方婆娑蘭省輒賦宴寥心纏機務泛咏皇壤世人見之莫不抵掌而笑目爲怪迂不知今日遂成實境不佞豈亦有先見乎足下云老母在堂且無爲五嶽遊此言是也丈夫意慶蕭遠即蓽屋亦有煙巒器局誠卑雖山林亦是堀堁不佞嘗竊非尚禽必託五嶽以爲高也表閎終身土室君公大隱墻東彼其風華詎不蕭蕭映人哉河氷漸澌颯非遠故人努力青雲他日尋我石牕雪竇陸司空僅一接緒論爾足下踈朗峭勁人物冠冕司空亦今之張茂先也豈延津神物近在宇下而望氣不見邪少年人患不峭勁百鍊之劒尚化繞指始便脂韋後將何化乎若足下以侃侃取忤司空何爲司空哉然乃公多閒淹通神鑒朗徹一片熱心腸眞下菩提種

子蓮花妙舌堪作天人師足下亦不可不知也雲間
彭欽之高才博學行業粹美玄風名理不減許詢江
左名士此爲白眉足下物色之久矣原既縣官有年
積苦眼迷日色者蓬累之下青袍誤人思欲一觀上
國之風自託訾生以遊六館生平企慕伯符若渴念
于足下業稱北面未敢造次通謁託致殷勤行且探
懷中之刺往矣嘉惠種種其自老毋
明況
王臣主臣臨當分携投筆惘惘

荅李玄白

玄白李先生大雅崖不鄙穀與就李馮開之游甚洽繼
通於賀生伯閩伯閩至今猶屬神交爾最後識玄白
虎林一見語合臭味不啻也不穀抵四明甫逾月而
使者遠渡羅剎走官奴以瑤華之音來陳辭匕纚氣
積雌霓色奪芙蓉光掩木蘭聲和哀玉前無東阿後
無蕭統矣中間推許不穀過當中心好之忘其奇醜
鍾子期不笑人地下乎然無鹽癭瘤貴在悅巳情提
肝挈膽以奉盤匜雖然白衣蒼拘從古嗟傷皦日青
松譚何容易當不穀盛時榮名被身進賢加首人望

須眉家拾咳唾掃門而懷刺者爭號登龍把臂而論
交者動引管鮑一旦遭讒去國身名兩摧生平心知
平懷觀望夫此所傷者長卿皮毛耳至其所爲長卿
眞我無恙也其胸絓今古日吐佳言猶故而炎涼聚
散朝暮迥若兩人何論齟齬者夫卽號稱當世之有
道石交頻改面孔居恆疑朱公叔鑓孝標爲過激乃
今驗之夫長卿自如而人自山河矣曩時之皦日青
松何爲哉故不穀願與玄白載書刑馬而約交則必
如古之人無爲世人之石交矣不穀無他腸其爲人
疎而無町畦於外物澹而寡所嗜好自以讒人去雖
肋官而浮名破自世人以市道交不穀而交情破自
不穀以言語文字招忌取悔而言語文字之障破天
去其疾矣乃今則蕭寥閑寂屏居無營闢地栽名花
焚香讀異書佛奴道民煙朋霞友泠然獨暢逍遙人
外安問其他不穀觀玄白溫粹開美士業好鄙夫願
與白首請努力前期夫讀書爲文而不聞大道則才
鬼爾彼口先民之行而操世俗之心者大要坐此推
玄白努力由奉集一冊奉覽僕且以覆醬瓿民四足下

猶然索之乎董君誤吾郡之俊玄白延之得良友矣
然董氏更有大晟揚明者淹博奇偉與君謨雁行而
才亦伯仲足下寧識之不隣舍中脫有青氈一片地
可并羅致也十月初旬當走宛上弔亾友沈君典歸
塗可得奉晤崖畧(田)之悰頗宜筆札餘留面譚

荅徐孟孺

欽之來得足下書分明是一篇大禪師語錄足下肉
身菩薩也別來知日長進言言妙理字字眞詮計應
非鑿空杜撰出來自是靈明一竅吐欵許大道理尒
下豈遂已得牟尼寶珠邪爲之歡喜無量生平道義
金石交獨有屠長卿那得不一引手足下他日涅槃
時很奴揪住師兄衣帶不放是必求足下度脫我雖
然定下此書無一字不下筏僕頑然不知猶向足下
求度玄珠在前瞪目不見空費索摸逾索逾昏足下
得無胡盧我邪若要佛度我除非我自度不自努力
維求他人卽令千佛環繞日夜提撕亡毛髮益僕挂
冠以來尚苦人緣種種上爲先君子營襄事毋年高
八十有八妻孥尚幼婚嫁未始親朋酬應一切難捐

溷汨喧囂中此時何處覓得真屠長卿維稍辦得寬心平等與萬境隨緣捱挨滾跌一步一回顧自家主人翁如此照管不已儻一朝得見真屠長卿面目今日直是無可奈何自計無可奈何而妄想強求是助此又添一層無可奈何乎等捱捱不知可是法門不虞長孺靈心妙識加以實際此是大根器人是我輩修行榜樣向嘗與此君在清源舟中譚半日大要說僕病根平等寬舒之意多簡徑精巖之功少升天不逢成佛尚遠此所謂頂門一鍼雖僕亦自知之無奈生平染着泛愛恭容寬舒落穆落在此窠臼中一時不能淨扎得出此雖非惡業其爲損烝荃精稍昏沉靈識與惡等爾明知故犯迄不能戒每想到眼光落地不曾辦得資糧通身汗出每從五鼓醒時恐悚危懼斷自今日簡緣持苦行比及天明朝霞旭日花明柳媚魚泳鳥啼忽不覺逗出逍遙歡喜心客無老幼賢愚來到面前欣然相接閒厨中有少茶酒乎隨分留話領畧風月便忘却日前話頭早又被歡喜魔引了去也又或隨其緣力

急人窘難提奬人倫成就後進便認作是道業善緣
又苦無一副嚴厲面孔捍物阻人客日以進緣日以
增思得危處靜坐一時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故也
平等是乃最溷是業兩者久戰不勝足下何以鞭我
行諭命宗時頗得要領欽之此來相共印證更大自
明了第此事尤非塵囂中可辦深山一茅令人日夜
結想聞董玄宰陳仲醇道器卓然與欽之四三公左
提右挈儘可商量生死大事獨僕此中苦無良友此
中最高明者詩文功名而已因無同人彼此提醒爽

持所以話頭易怠卻一棍一棒不放饒汝友何可少
也足下不來欽之又以人緣急告去真吾惘惘八月
乘浙江潮來同謁大士落伽山良快幸勿負約僕於
月終且作宣州行當以急足相聞足下可偕欽之會
僕鴛鴦湖上欽之詩遒上可喜業爲敘之臧晉叔踈
朗玄暢士向風慕之久矣詩來楚楚才與情兩足賞
不能作一書相報深用觖然雲間同調若陳董數公
本欲通入行爲訊乃欽之行太促方作孟孺書畢儘
矣念以亡益塞瞎損耗心力可惜也遂罷不復作幸

道本懷袁長史業問錢唐權以貧不能裹糧中止即此一節今士大夫中有此不楞嚴法施足矣復益以白金足下貧士何爲此龍華會上不乏國王大臣布施獨貧人夫妻施氈衣作旃檀香氣殆足下之謂邪寫經墨一面金扇一握附緘欽之去神越峰洲矣

再荅徐孟孺

欽之來得手書數百言無一字非大道津梁欽之別去甫數日使者復來書辭提誨迷人神情透露長歌亭亭霞表氣韻高華足下業聞大道要眇而友朋分義猶然骨結如此得無黏泥帶水不超脫邪忩而不忩用而不用當無屑太上之旨欽之出門後僕益以蕭寥樓前雜樹花木漸以成林終日坐對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略去禮法盤礴清陰第此中絕少玄曠士不敢作分別相隨意晤言即世俗人來不與譚世俗事檢點煙霞討求松桂渠雖不盡解勿以相強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不令涴乃公以故身在城郭何異桃花源矣時下獨有走宣城弔沈君與一事未了上慙天日頻愧下泉數往來胸懷習

嬾既久出門甚難又以貧不能治遠行裝要須以清和前努力一行且令急足相聞邀足下及欽之會於就李吳門間以故人方在當路絶意不欲問婁東耀辰玉能圖一晤甚快足下津津落伽大士阿育王舍利乃僕土人東歸半歲尚未一往踈散如此又何能勤心苦行以求了道出世也元美先生掩關之日久聞其亦未盡脫舊時伎倆一絲不斷便有去來一有去來便墮生滅苦哉學人於此可爲泣血足下今日見解便是千佛寶藏至於實修實證恐亦尚輸黃面老子故慧業文人不難於知見而難於實際僕與足下交儆可乎今歲是必力圖一晤諸維面盡願言老母妻孥俱無恙問使者知太夫人康福足下遂作人外家翁矣石火之光眞自可念

與王辰玉

辰玉道兄足下彼已之子爲我解天弢自印之南無物不適自失頭上冠世之奔走官人者不進自時名摧破附虛聲者不進自萊蕪之釜生魚競錢刀者不進又以僻居窮海耶四方過客甫入里門猶有父兄

三老過而執手勞苦久之亦不復來門可羅鳥雀矣
僕生平無他嗜好六尺而外都無長物架上惟有圖
書數百卷逆逆人持以去年來絕嬾不讀書萬事盡
捐一絲不挂細君賢有治家才逆歲僕北上計以俸
餘急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
湯之其下僕歸而一朝有之樓前種樹花木力不能
得名花嘉木又不欲以此亂人意止取野草樹蒙茸
小有致而已樓之下即以居老母荊人春日板輿良
足愉快客至見此中風景蕭踈如野園輒問內宅尚
安在既而知此中即是頗歎慕不已栽竹數箇宜春
雨宜冬雪松兩株宜秋月宜晚風或以爲居不宜松
張處度屋上陳尸僕置不問有客以筍魚留共脫粟
清譚譚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風澆之筍
魚有時不給空譚竟日客去掩關焚沉水香一縷隨
意讀僊釋書數行倦則跏趺稍調攝元神不令脅貼
牀席日復日歲復歲隨緣棲捩身在今日絕不計念
明朝以此習定觀空庶幾一旦得見本來面目衣食
婚嫁不以留之胸中久矣猶憶曩爲令時作詩云老

去何妨無食生來猶喜爲人當作蘭省輒署冥寥一笠一瓢輕舉六合士固有志今日乃成實際語足下兩詒書拳拳問僕近況故故敢略述本末書辭久不荅亦以嫺故孟孺一月之中修問者再故人情深矣而書中玄理破的大是黃面瞿曇口中語孟孺真如良馬望鞭影而馳何憂不旦暮彼岸也孟孺屬館辰玉所便布此訊辰玉琴絃累斷累續今當得外國鸞膠千秋歲永固政恐兒女情深道心退墮須從愛河急猛回頭如僕外緣遣盡此情亦復不減可畏哉弇州

先生近日精進何如偶快意作此書書成小罷不能更修弇州問幸道區區君家叔氏竟爾淹忽尊公神傷原鴒矣有便寄信無忘故人更望以要言鞭我

與汪伯玉司馬

歲晏浪遊入新安辱長者以國士見收寥廓相許知已之感可沏金石矣逼除還里門奉椒觴北堂邊巡元日親導板輿侍慈親看花燈火樹愉快可言別時成約先生且以花時與不穀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先生取道宣城弔亾友沈君典不穀日夜引領

望使者西來業膏車秣馬以待今年花事甚早王正
月海國桃李大放計西泠六橋間亦爛熳矣幸先生
杖屨早發毋令綠葉成陰也想仲淹仲嘉當從行不
可不携鄔君以來覆瓿之業以累先生爲敘而傳之
昔蔡中郎寶王充論衡僕每舉以爲中郎遺恨論衡
俚淺駁雜伯喈過采不足語知言政恐後世之惜司
馬亦猶僕今日之惜中郎也願先生痛加斧鉞無事
姑息不穀好覽觀古今人物文士深湛博大標韻既
遠體格故莊識妙心靈知幾有道無有如先生者東
海男子六尺足以相投無恨敢布腹心維先生照察

與龍君善司理

挂冠以來人情山河獨足下高義足驅千古歲暮還
家園老母和愉妻孥歡喜椒觴花炬親舊來集念使
君不能忘別司馬公約以花時會於湖上同入吳閶
不審竟能來不足下厥期過久矣非遠内召報至幸
以急足相聞第當飛舸渡西陵候于旄天竺六橋之
間流連青鞜舫縱譚名理迭足下南徐臨大江而別
千萬勿負故人此意承司馬公留近草許爲序而傳

之足下亦何可無一言寵靈不佞維大雅留神卿家丈人陳玉叔先生委作草堂雜咏足下命作栖雲館百泉詩俱成書兩紙奉去領云獨新安遊紀未就以未及登黃白兩山誠內慙難於命管容徐圖之相見當有以報也

又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往歲不佞客新都屬足下有采石之役不佞亦旋別伯玉司馬而還別司馬時業成約以獻歲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司寇及春閒得足下左遷報此時擬足下且暮西司馬當送之湖上必賤初約走急足肩東不佞則飛小舸徑渡西陵日夜望東來使者兩睫張而不下良久杳然不佞以不得東來的信日復一日且望且待竟成蹉跎亦緣家居貧甚不能裹糧大負初心自後聞伯玉果送足下湖上盤桓旬日始趨婁東又聞足下曾渡西陵一會陳立甫乃通不以信使相聞使不佞幾立化爲石何也魏南嶽夫人云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司馬與足下並好道長者何爲失信不佞若此乎又

聞足下與司馬公會元美後即飄然還武陸尋列僊
毛女采藥茹芝修度世之業果然吾道大幸四月中
立甫以職事抵四明見訪出足下荅司馬十絕讀之
始慷慨欲絕無何飄揚欲僊白日惟孤劒青山有敝
廬不妨稱逐客原是避秦人去國之言如此胸中復
着何物邪足下挺衛玠之標駘平原之藻乃其爲吏
前無古人以寬大行其神明以持重見其擘畫蓋自
縉紳縫掖下逮閭閻婦子交口而頌人無間言儻以
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得人心如足下者下之人以爲
威鳳祥鸞上之人以爲鳥嗟鼠乎則爲善者懼矣
呼天扼腕何足以云司馬閔世諸篇真無愧古之遺
直公論不在朝而在野所謂閔世世誠可閔爾方從
桂樹隱不讓桃花源足下即終老沅辰之間無恨弟
觀足下年甚少才甚老所遭遇幸猶不乏明時隱計
太蚤須以光明大業一暴於天下然後商量出世事
未晚若不佞則白首青山黃冠皂帽此其時矣久有

道民野服訪足下武陵先此奉報小詩六首奉懷不

盡飜樓

與陳立甫司理

崖歲僅一奉顏色於京邸乃不謂足下見念深也江樓一夕遂當千秋詰朝送足下郭西屬干旄方出野人不欲久坐官舫遂去不及一握手取取久之不佞遊道頗廣人情物態多所語嘗當不佞盛時盼睞羽翼欬唾珠璣　崖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居無以過盱衡抃上以雲合影附青松白水爭託忘知一見崖頭交游韓六市人何論卽世之號有

道賢人不免名在賢者而有世俗心則湯湯者誰爲砥柱矣不佞以是息影掩關一切謝絕古人有言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身世兩棄則可以斷緣遣累抱一完神徼幸厚矣當不佞之薄有名位志芳而行鑪爲物情所附將迎酬應形神俱罷一毛一髮悉非我有長恐一不戒於風露茗枯蒂折爲有道所嗟傷瞥而撒手遂逃空虛蓬戶甘逕荒青苔滿牙屨蔡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同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中不履坐北牖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五
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
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
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祼朝厨中無米笑
而荅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
亦頗領此意相共怡然二六時中胸懷不絓一物從
此修煉所謂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推分
任眞庶幾一朝得見自性即闡提寃業泡影空花去
我久矣足下錄人摧廢之餘殷殷良厚溫美開士眞
不佞所傾心又禹穴蘭亭近在眉睫尚未及一歷覽
冥搜今幸有蓬萊僊吏爲東道主是宜裹糧枚策而
來若邪谿上與君侯浮青雀舫采荷花佐觴大是快
心事乃天道方熱道民日披襟散髮就清陰茂樹下
顧安能跼蹐蹄一舸艦如坐甑中遠赴使君也請以新
秋爲期惟足下寬我爲足下畫得曇陽大師像一幀
謹裝池奉去見像明心即像即心幸足下
努力此道火宅蓮花政在仕路歸田僻乃野人游戲
語業託敝郡林山人芝手書一冊子奉覽外寄龍君

善書一槭詩六首敬致左右南歸有便爲轉寄龍君

與陳玉叔方伯

玉叔陳先生大雅足下迳歲得明公閩中書見念拳拳矣細察來書辭旨大都勗僕以窮愁發憤著書立言勤戒一家副在名山垂之千秋在昔左呂司馬竝以此抒藻流聲幽通宣鬱此誠士大夫處困之上善顧不佞區區此心更欲有進於此者業承明公知我敢輒布其一二天地間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天地天地分陰陽陰陽生萬物人生兩間無論虛假幻緣種種結聚種種起滅無與於我即四大幻形亦名假合倏聚倏散泡影空花亦非眞我所謂眞我維有一點靈光乃虛無自然本來面目名爲智慧自形生之後根塵相因智慧流爲情識一眞馳於萬境下者噬血肉競雄刀自同癡蠢高者務功名雕文采希聲豪杰雖事有清濁品有貴賤要之見不離人我情不免去來損氣耗眞曾無益性命之毛髮即如管晏運籌而立功曹馬操筆而揚采須臾事爾一日蓋棺空留功業文章於白骨何知白骨既朽所謂不

朽亦虛語爾以故古之至人達士往往輕一切幻泡而重吾眞我必不肯以曹劉顏謝之業而易三教聖八之事夫釋氏了義觀空猶有三十二分老氏致虛守靜尚垂五千文彼爲性命設也非爲文字設也不佞少而蠢愚非不聞道業已失足雕蟲亦既誤虛聲宇內矣近頗聞化人緒論於達者而又適初解天弢返於閒曠方大悔曩時之妄用其心於無益之地思力剗去浮虛一求眞詮尚苦結習難除沉疴難愈淨業未究文魔累侵且將瘥智公之筆燒君苗之硯而足下更焰白而助之邪不佞天之棄民也將以立言垂不朽如足下所云則才力萎綿將努力大道如僕所自許則根器淺薄斯兩者皆非不佞所任也顧鄙願寧修大道而不至不欲託文字而無成請自今以往隨時有過隨事煉心日覓我本來庶幾一朝顯露幸而遂得牟尼亦我自有之物不幸而不得且作隨緣之人如是畢吾餘生已爾著書立言急而託於世請不復敢聞命書辭久不荅恐明公終不達鄙人之心故復娓娓至此然自察少言矣所謂結習難除如此

哉龍君善當世才子其爲吏前無古人過采讒言當
事之責回承命作草堂集詠業寄之君善所不審達
不令再録一通以往

與王元馭閣老

先生乃竟爲時羅致豈鴻飛尚未冥邪隆往回白入
計嘗與先生語東山之望日重矣恐終不免先生捉
鼻掉頭不問也今果然顧黃麻初下朝野相慶如元
佑相司馬此一行力耐三千八百一垂雲臺之名乃
了上清之業君李長源韓雅圭亦何所不可隆竟以
虛名累身遭讒離枉今南還四明雪竇得壹意了性
命大事亦徼惠讒口業以一官等空花仇恩作幻泡
一瓢一笠白首青山足矣勉旃先生幸勿復以僕爲念

與君善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仁兄爲吏王雪氷壺自古未有
兩當事者憒憒乃爾弟雖物外人不能不爲仁兄抱
孤憤衝冠當足下單舸下巖瀨入虎林弟不能蚤以
急足偵行李追送故人可勝長恨王正月曾附尺素
訊起居到時足下已東五月初旬修八行作五言律

詩六首苦無菊去鴻鯉乃遣奴送之陳立甫司理所轉寄武陵無何得報尊公以衛輝李轉四明郡丞念吏卒南迎使君前茅者可得作書郵遂再削此牘以明相憶拳拳弟奉道多年向苦塵勞不斷挂冠以後得壹意了大事因緣矣而詩酒交游猶復為障去來雖合道念不純近以一念堅誠為聖賢所愍忽於五月十五日得人生希覯奇證遂決志謝絕一切塵緣刀修大道顧獨念足下仁者何能遣諸胸懷亦自覺絕慮忘情未符太上足下天姿開美器局粹然作吏潔已愛人已積實際功行又見退食奉道禮佛清淨離垢大自再來人埏處毀譽升沉政足調心煉性想道眼觀之空花泡影了不關靈臺中事從此益充長道心超超玄著進可應務隨緣退可出世詮稟欄柄在我何往不宜君年方壯經濟未有究竟政不必急為石隱計也弟所注念在此一段大事未暇及區區寒暄常語幸深見省察以足下事尊公固是通家子弟生平未有往返今為邦大夫未敢倉卒通賤姓名幸為叱致握手未期臨風悵結

白榆集卷之十四

書九

東海屠隆緯眞著

與郡子愿

子愿郡先生有道趙生自楚還得手書讀之綢繆宛至故驩津津金石不渝且名言精理字字寶筏引我迷人佩以無斁來書云窮恐道心之嶺不於除日而於西湖色空空色或不免鸚鵡籠中背誦了不關一點靈臺斯言也深切學人隱錮之疾豈維不佞當書

座右洵可永作千古慧炬尼珠初祖西來意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六祖本來無物竟悟禪那妄識盡捐靈光孤露安事萬卷千經後世聰明士大夫博綜古今多記教典譚玄說妙倒峽懸河通不理會眞元識見逾多性靈逾障絕似唐宮中雪衣嬭日誦波羅彼寧渠識波羅爲何物所以譚者如雲百無一得如子愿云云切中今士大夫錮疾且向未聞足下皈依大乘禪而吐論了如出黃面瞿曇口何以故當是乾慧宿根不俟奉道以來自知非超悟上根欲以苦行實修漸次拔滌精心嚴律向極操持不幸身作計吏繼轉禮官厞履泉奔塵緣蝟集不能力執欛柄律因緣破心逐境遷其爲退墮何疑二六時中從苦海墻時時返照時時悔咎緣去稍清緣來復擾四大業落菩海前浪推之後浪疊之遂無一刻不是紛擾境倏照倏迷午離午合一日十二時有萬天堂有萬地獄焚心痛骨眞無可奈何每一念至便思身挂衲衣手提應器飄颺舍衛栖遁叢林而母年九十高妻孥幼小莫可脫離近去雞肋遂謝馬蹄自失頭上冠奔走官人者

掉臂自貧無阿堵競錢刀者滅影自遭讒蒙詬附虛聲者不來門如水矣頃以是得劇心息累專氣壹神嚴奉律制力收散亂近者蒙聖賢愍念苦心得非常異證遂發雄猛益事苦修益鈍根之人不得不如此將來究竟尚未可知然一切塵緣則斷盡矣去年足下與不佞約作泰山主人不佞以此願未了頗置方寸顧念道心方復定力未成恐一出門便逐腳跟轉自春入夏禁足小樓計將以初秋一走宣城弔亡友沈君與便乘興渡江訪足下濟上又苦貧甚不能裹糧終當以一託鉢往耳足下又云非久且挂神武門冠婆娑靈巖日觀果然不一代才子鳴琴之政惠滿南宮持斧之風聲高東海於子愿足矣世寧有不散歌舞筵邪所願達人回首去泡影歸根結局此道貴矣維我子愿深念之數千里遣使寄此區區區別楮所陳更希鑒亮

答方衆甫

與足下別三見蕙草綠矣花縣飛觴蘭省促鄰故驪杳然客歲將毋南還不能遠赴使君期至今勞結東

郡遇徐孟孺同尋太白酒樓碁莊揮手頗不盡踟躕
情舟甫渡楊子欽之君策孟野重甫相繼操單舸來
蕩槳乘流論心累日直至西湖相共看荷花臨江而
別了不作兒女子悲此之暢敘乃足豔想初入里門
猶有父兄三老少年相過慰勞久之屢綦遂絕墐戶
蕭條小樓前有隙地盡種花竹僅半歲便已扶踈披
襟散帙坐茂樹就涼風不復知此身安頓在何處南
郭子綦所謂嗒然吾喪我想政是僕此時光景家居
貧甚三旬九食庶幾近之謀生計拙委心聽命不能

與造物爭權僕本是太白賀監放浪人今顧返而學
整坵壑園者谿刻自處不飲酒不茹葷脫粟一盂苦
黃馬齒莧以斷送餘年足矣邇來自覺道念長進爲
聖賢所愍頗有殊證遂能剗心遣累壹意辦生死大
事其爲福利大矣又安問其他足下清眞出自天性
爲吏故當超超玄著不染世味士大夫要須識得此
一段境界世法何往不宜老母今年八十有八
神明不衰荊人固窮可方鴻妻萊氏兩兒子初學句
讀大能伊吾唐人五七言詩日可十數首他日解把

阿爺遺經殘卷作老揩大郎足不必擔世榮如昔人
必欲高其門第僕以爲猶然世俗心不達耳足下覲
還郡中聞僊眷業又北去何必官人爲官人婦亦奔
走碌碌如此小詩四首奉寄郎取數聯別書薄跡可
懸之官舍幽人之語恐不稱官人累承捐俸故人義
高何以爲報

再與子愿

天下事有不敢言者大足塵漆室憂仁兄身兼數器
張乖崖求火人乃令轉馬曹邪世事可知矣岱宗之
下可以棲遲功不挂雲臺名不可垂丹臺石室乎計
行李從楚澤還此時政入里門坐涼風臨水亭單衫
白帢把碑碟看荷花便是蓬萊僊伯顧何如驅馬黃
埃中流汗浹體也弟以去年九日後始歸自西冷家
有半畝宮小樓前餘隙地急栽花竹數株今年遂已
扶踈閉門卻掃儘可逍遙獨無奈史雲之甑生塵矣
弟爲令廉又好急窮窘衙難官舍常無隔宿糧以青浦
入覲事竣而南行囊罄矣分聊城傳伯俊裝乃得抵
家抵家數日卽得儀部報時有四壁在不能治北行

遷延半歲業罷棄雜肋物勾吳故人聞而爲治裝始
能入省居都下長苦東方生乞米狀客在座貰酒大
都倚辦細君簪珥及圖書鸜鵒隻腰下僅有一銀帶
急時銷付酒家長安相知作銷帶行記其事益一且
罷蘭省困可知已今則蔡橐不充三旬九食先君子
在淺土二十餘年尚未得大歸僅有江上盈尺地無
從備石槨與九十老母相共啖脫粟猶然不繼誠無
面孔仰戴天日四明窮海絕地非貧子所宜居故人
賓客相見大半鬼槨揄兒吳中故人秦君陽公子力

勸弟做梁伯鸞故事移家梁谿益爲問田廬小具子
父毓未葬母年又高不能旦暮徙居之弟又苦心學
道不問家人晨炊頃蒙聖賢夢境證庋益以遣緣息
累壹意精修以仁兄觀弟志行若此者恐終須是此
路上人今世一切都無論矣獨苦老母妻孥無可託
者辱仁兄見念深累許捐貲爲弟買山業有成約遣
使相存邊巡歲餘未遣何也人間世猗頓陶朱不少
患不高義高義者或身是黔婁仁兄兼此兩者而又
與弟講金石之好傳大士龐老功行願仁兄努力施

一惡人不如施一路人施一路人不如施一善人功
當相萬弟既受仁兄恩亦不得涘無所報負此幽冥
業債爲轉輪根因力勸兄釜回頭向六道所以報也
敬遣家諸孫震奉請仁兄幸無爲德不卒儻使至而
兄不在家震不能待見弟此札後可遂以信使來弟
交游滿天下獨以八口投仁兄其故可知已漢宣帝
黃龍元年鼎一枚奉去焚沉水香讀二氏書此鼎已
經吳越間博雅者多人鑒定眞漢物非贋震郡諸生
以父憂涉遠道足下幸善遇之聞濟南多清泉白石

又江南趵突珍珠泠泠足洗心骨且泰山在望秋閒
宜得一訪仁兄出處大致幸以語我

與李濟南

不彀挂冠南下吳中交知獨明公信使遠存不遺故
簪棄履義高於古人不彀往居青谿明公宜不在後
車數內今日見顧特異常流人倫鑒若此宜其及也
不彀兩爲令實操氷霜苦心又好以俸錢急窮周困
官舍居恒無隔宿糧一旦以無罪罷蘭省困可知已
將毋南還四壁尚在僅有負郭十七畝江田多爲斥

鹵侯無年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先君權厝二十餘年尚未歸土毋年九十不辨首毳誠無復顏面仰戴天日而不穀又好剡心學道還山以後一切俱空獨昔家人蕭然無生計將棄去不顧滅迹深山則人道有缺遂眷此環堵浮沉世諦則石火可傷坐使物外之人進退維谷古人云廉吏安可爲也近且以八口遠託臨邑邢子愿不穀與邢君無生平往歲以計吏在長安偶集朱汝修宅邢君走一介託友生求見不穀時邢君已將有持斧吳之役不穀謝不敢見邢君少選至奈何以一雞助物驕天下士邢生倉父哉及命未下第講交游禮不衰穀慨然起世乃有大雅若君卿僕安可過自局促而不以成君高長揖據上座長安以此兩賢之自後不復相見往歲不穀以無罪去國屬子愿以楚藩督餉抵山東所至問屠長卿安之免官不論吾知其毋老家貧無擔不何以爲生吾且捐俸爲其買山不穀深心德之而信使未至今聞其轉馬曹還里乃遣家諸孫震往以八口累邢君不穀既修淨業第得稍免内顧憂即飄然長往空山枯寂

矣念今世界有高義若那君及足下烏可使之泯沒無聞故特爲留此字人間又以明公爲此君邦大夫遂以奉聞聞那君亦且有林泉意部中得士若此敢爲使君賀所患子愿不在家去使恐餞於路幸使君念之新城張令僕同門年友老成閎達蘭谿之政卓然并幸留念

與秦吉陽

去冬曾遣一使修候時丈尚在長安入春來舍中絕跫然之音無從問丈踪跡所向弟又栝寂習嬾久缺

起居此念往來起伏無已時眼前浮雲得失丈得無芥蒂胸中邪世界事偶然而聚偶然而散聚不知所來散不知所往海漚空花都無堅牢形骸軀殼生豈一人大地山河今非一主當其得來怕然而喜當其失去悄然而悲一旦形散神離得失何物浪憂浪喜纏屬妄因譬如夢得寶珠覺不在手憂離兵刃寤乃虛怖漢祖唐宗竭英雄一生精力收合散亡山河入掌受用幾何轉眄煙冷棄捐宮掖拋擲山河即黃金爲棺寶玉爲殉與皚皚白骨了不相關生前得失浪

生憂喜時移事往祇有悲涼人方在憂喜之中不暇
論到悲涼之境稍一提醒回頭萬念灰矣萬物芸芸
各有賦命君陽身爲貴介家有負郭美衣甘食僮奴
滿前世界中人試等君陽而上勝君陽者能復有幾
等君陽而下不及君陽者何限見幾知足斯爲達人
區區雞肋小物丈當不以留之胸中如弟一旦以無
罪去頭上寇家徒四壁其爲窮愁宜何如而弟未嘗
一日失逍遙誠知此分矣近則劑心學道已作枯禪
益以弟身實際語奉告非敢孟浪幸見原察頃有人
自京邑還云足下於春間暫還鄉山想抵家已久敬
裁此牋奉訊無恙作此書因念及京邸周旋古人所
不能爲每對士大夫娓娓便妻然欲淚學道遣情此
情尚未能遣去使與山東邢子愿使君有約故弟業
逃身物外獨苦入口無依移家梁谿初心不改弟以
老母結念諸子姓難以一朝風然客歲過梁谿亦以
丈不在無主者行抵四明生計都絕無從向市上人
乞斗米一錢糲飯苦菜僅足延生有時不給神氣自
旺何者腹中無食心頭亦無事也新秋決入梁谿晤

足下盡吐胸臆先此布問太夫人夫人想各多福

與張新城元鼎

仁兄遂領海岱名邑正大賢展布胸中時揚聲策勳當更高於江南治狀吾道幸甚弟以踈迂得過當路仇家乘之謗讟爲祟遂爾挂冠仁兄標名雲臺不俟弟栖神巖谷出處不同寂寞致爲龍爲蛇亦各安其所矣杜門息緣了與人世隔絕屬以入口託臨邑邢子願特遣家諸孫震遠赴邢君而弟貧如范史震不能爲去使治往返糧所慮子願萬一不遇諸孫且爲中途餒鬼故以此字付之子令其蒲服謁足下幸少濡沫之弟兩爲令力持氷霜又好以俸急窮交卹苦難今日坐取顛躓雖謀身太踈落拓可笑我其人亦可念矣足下問故人近狀業作蒲團上苦行頭陀邢君許卹我入口且遂入四明雪竇最深處數字爲念不及其他

與李使君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士可得見聖燈佛光否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閉

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音胸中故不乏
滇瀚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牕墜草足下遊興勃
勃如此使宗少文終媿尚平子病足不能走晤神爽
爲飛

報元美先生

元美王先生有道門下不佞某得先生手書者三得
詩一鉄然無一字奉報者有故某東還後發弘誓願
屏除萬緣及海内交游笔硯又不欲生分別想故於
先生處亦遂罷問訊又以空公原公方在熱地尤不欲
通妻東信匹夫取介過矣頃林居數聞先生拳拳見
念遂警爾動心冬月辱注伯玉司馬見約以今歲花
時相聞會於湖上同如吳門訪先生暴顧不能自堅
許與西行乃春來司馬使負約不至某亦遂禁足不
出門矣欲了宣城哭沈君典宿心會家居貧甚不能
裹糧獨負良友一泉深以爲恨某兩爲令懷氷霜苦
心又好以俸錢急窮濟困官舍長無隔宿糧乃今之
爲黔婁乘無可知已日與老母啖脫粟苦賈及馬醫
蒐細君嘗病疸至無一文錢向醫師取藥物相視而

笑病亦尋愈因時以方生墨三劑貨之舊識賢介子易子毋錢徧歷數家不售竟返故篋薪粲有時不繼絕不向人戶及三旬九食菜與家人以定力持之介毋萊妻了不作嗟怨非惟不出口吻亦不見眉端所得若中之趣如此既失進賢冠又貧無阿堵親朋不至蓬蓽之門竟日不啓始覺耳目神明乃爲我有萬念都灰冥心此道近頗得證驗益助勇猛間中既無一事相關無以送長日稍取三教之理參其同異尋其要歸著爲一書頗爲此事深着亦屬理障今亦將

完矣尚未敢出終當請教先生先生邇來起居何似大事因緣想已了當幸教下根之人令弟敬美先生在仕路能不忘道念作此宅蓮花活計不令子冏伯讀書何處聞諸郎風氣日上可不挂有道胸懷以嚮往一念草此荒牋遣老奴奉訊維先生鑒原四方向罷於津梁矣有可令走四明假手不佞者乎幸留念

與汪伯玉司馬

首夏作一書取三教之理詮次大略求先生印可力

不能顓遣一介蹉跎至今某頃已剏心遺緣力修上
座之業君平棄世世棄君平有身之累都盡矣間中
無以送長日以經世出世二義者爲一家言業已垂
成尚未敢出當虛心請教先生矣聞杖屨從吳門走
梁谿入長干由采石渡江取道謝家青山爭沈君典
不審何日返三天子都某久負宛陵之約懸懸良友
下泉葢緣不淺邇來貧益甚不能治出門三日糧惟
有禁足小榻討求性命大事而已此月望前後將決
計作宣州行行則尚方圖與先生一會隆所著書多

天壤間最大事間出古人未道語稿妄意作今代未
有書四顧寥寥獨念先生某千秋知已故欲手此書
急走新都面受大教往扉先生許爲某刻白榆集如
已命工則卒成之若猶未也幸遂已其事何急而爲
人謀覆詆之具弇州先生一寄詩三詒尺牘某都無
一字爲報弇州得無督過深乎息交游謝筆牘欲斷
自婁東始以太原公方在執熱地世人趨婁東者益以
如雲不佞靳之故不欲和聲附影蟻慕羊肉然聞弇
州見念彌深知已索我寥廓之外矣嫺不及修問仲

淹伸嘉兩令弟幸道某本懷寓書者爲敝鄉胡生來
臣溫美士惟先生一盼
寄王荆石閣老
射陽湖舟中得奉至教句句肝腸言言精理洵不肖
某終身嗜弦佩以南還庶
所好幡於進取委心安命用拙忘機不幸以雕蟲小
技偶竊虛聲爲當世耳食人所曬就某久踈中熱腸
操行都無崖異將迎龐雜取忌招尤不肖蓋勺已豐
人捐身利物時時爲天下人種福結緣而此身都無
毛髮利於天下遠聽不察見形生疑似是多慾多事
穢溷塵壒中人無論悠悠行路不鑒深衷即季札披
裘尚屬皮相其爲物柱何如介推有言身既隱矣焉
用文之某自抵家痛自刻厲日念至人之訓杜門息
影歸於苦空亦幸以鈍賤且貧世情人絕迹不至泥
垣墐戶盡日無屨綦聲得壹意剗心伐毛洗髓討求
淨業緣愚蘄苦行爲聖賢垂愍夢境證驗此後便能
刳累遣緣益助勇猛粉身碎骨不敢退墮此志矣所
吾范萊蕪之貧三旬九食藜藿藿不充介冊萊妻甘心

無怨一家悉知皈依三寶庶幾類龐居士家以此畢
命生足矣古人有云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物外
之人與人代長絕了不復交關故知乃先生方在當
路尤非野人所宜通所以不修寒暄一字者易歲矣
適敝郡秦司理北行譚及眞人紫虛遂爾動念某以
罪廢以來刻意煎滌屢先生之所日夜望不肖之自
新者何如不得已故敢粗述不肖近履仰慰拳拳乃
若曇師在天之雲則天眼洞觀悉矣無生之理稍窺
有身之累都盡某於人世亦復何求要須知足
訊斷非有所望於先生者亦以不能忘曇師之德耳
勉旃先生努力三事上清功行正在此時願和中平
氣以天下萬世心處事待物傳說比於列星魏公終
歸紫府余小子不勝願望欣慰請從此謝故人幸勿
復爲念緘郡秦司理滿胸中一片陽春海上爲理六
年仁及窮檐蔀屋於其行父老子弟萬人奔走如赤
子之失慈母爲吏如此中古所無先堂至性善善心
長敢附以聞餘不敢及

與王恒叔

李生走天台謁甘使君時不佞偶有小冗崖略數字爲蹇暄而已無何大悔不佞與仁兄生平道義之雅何如經年修問胡得草草若爾一入塵緣便有乖迕此弟學道不得力處不佞自入春以來杜門禁足絕不輕過賓客亦以四壁蕭然世情人不至坐臥小樓修頭陀行足下書來詫我以台雁之勝使道民津津復動寒裳濡足之念來札更云欲訪弟四明雪竇間不佞此月初旬鼇走宣城爭沈君典太史且聞道一看九華涉狄浦尋金竹山觀世音新道場計以重陽前後了台雁之願與足下把臂入林乃聞杖屨有東來意遂持兩端非足下急航普陀則不佞先渡石橋孰先孰後專俟後命書劇致疑於語既究禪觀更講還丹以爲此不無矛盾譬厥稱觀火之說剖析三教深微玄朗至哉斯言冣韻佛則眞性常存空無所待僊則渣滓銷盡形必毀如已究禪觀乎則靈光千劫何假九還如更講還丹乎則尚涉有爲安見眞性語良是矣不佞亦知之第不佞寡昧見後世三教之

徒各立門戶互尋干戈所謂與媾爲鬬末法參商竊
以爲三教之理同堂共室儒者順性命以還造化義
存沒寧道家煉性命以齊造化理完不死佛氏悟性
命以超造化妙在無生儒所謂明德道所謂靈光佛
所謂般若其道一耳特入有三門是名三教儒爲在
世法二氏爲世出法道凋三光佛超萬劫此其不同
也所云佛悟性而長存道犯形而有壞乃是命宗之
人以長生爲事用坎離鉛汞鍊已築基河車轉運火
候抽添分主賓按子午存口訣談下手煉形修命結
丹成胎此全是有爲之法爲長生度世而設以命起
因亦以命證果所以凝形氣而往來與天地而成壞
楞嚴所指十種僊人胥是物也不知道門亦有上乘
廣成摽其窈冥柱下發爲虛靜無爲自然直悟眞性
而精自然化炁炁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虛此都無火
候藥物之名運用抽添之事性徹而命自超此所謂
還丹即佛氏之見性與道門轉九之丹逈異矣文始
經云見精神而久生總精神而超生夫見精神而久
生命宗修長生者是也總精神而超生性宗修大覺

者是也命宗之僊拘形滯氣報盡還來性宗之僊入
聖緣流與佛同果君不聞西方金毋與觀音大士虛
空之中時時同在一處所而重陽七眞及吾曇陽大
師皆從僊悟佛以佛修僊乎足下今第修無上菩提
見性歷劫則不必講還丹而般若卽丹不必求長生
而永劫不壞是也乃不佞方要三氏之指歸著太両
之定論則不得不立論兩要之僕之安身立命處亦
惟大覺金仙也雖然實修實證不落言詮頓悟法門
則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以一言了道安事吹吹入

葛藤窠臼不佞願與足下勉之足下清眞簡澹道器
卓然弟疎愚落穆人於人間世一無所好獨以平心
熱腸爲物情所歸坐取紛涸近者痛自刻除遂能返
於簡寂一身之外都無長物居貧晏如從此修持庶
幾得見自性大事因緣須與足下面作商量非筆札
可盡聞足下廬墓所有清谿好山茅屋數間沙上鷗
鳧煙中雞犬大有幽居之趣令人結想三之日作此
書下春卽作虎林行馮開之信來政待僕西泠六橋
上足下如欲相會可急策蹇以至弟於虎林當有十

日留不能出門請示東來的期且暹子候濤落伽間
矣因甘應溥與弟有約遺力詣之恨前書潦畧致有
此冗語雖犯能仁氏綺妾之戒亦足以見不佞繫心
仁兄若此之薦至矣甘君爽劉通儒士與足下論心
譚道相得可知吳生流落公子以壻子來見足下病
還足下乃不忩情於一見迨旅人贈金甫至之明日
而吳生即從西陵來盍其遊困甚夏衫破盡面目枯
槁得足下五金遽覺蘇有人色菩提心冥感乃爾
弟所著經世出世書業脫稿三本會紹興陳立甫司
理見而強携以去未得奉教如之何弟此書成便可
做世間無事人矣

與甘應溥

不穀自黃冠入道以來自分人外人禮數既損野性
轉薦李生草草告行率爾寓書荒鄙無狀仁兄不即
加譴過更荅以温言直陳胸懷居然長者通儒度不
穀閱盡世人獨念沈宣城高才俠節靈心熱腸當其
家食數千里慕義赴之如雲一旦遘危疾鄉父老子
弟遍走郡望願以身代者無算其品如此仁兄知之

深矣徒以草疏一節取忌江陵承望風旨者幾搆奇禍君典過於懲創遂謀稍逃於酒色以自汚嘗與弟吐此深衷弟不然之郭汾陽功高位重不得不爾子無汾陽之勞而有相如之累子所自託人卽舉以爲子罪禍本在此矣君典聰明絕世豈肯向火坑中作活計者不幸天不祚貞良溘焉早世使悠悠此疑千古不釋是弟之所爲君典痛心疾首也頃仁兄方爲亡友白此疑枉而傳聞稍僞輒呶呶向仁兄詈論可謂忠於事君典閻於知足下然寧負甘君不負沈郎

僕之心也不穀以仇口挂冠家徒四壁介母萊妻相共貧苦三旬九食殆無以過坐是久不能裹糧千里哭君典青山抱此長恨數日內且勉強出門一修白雞絮酒之敬於君典重陽前後或得杖策入天台望見賢使君顏色耳又聞于旄將有四明之役恐弟未回無從伏候軒車委巷奈何台宕之願終須酬之業與王恒叔約矣

與蘇君禹

不侯弟自去秋將母南還杜門滅跡青苔黃葉滿貧

家穫基寂然盡日枯坐可謂世外閒人矣無事出門
海內交遊絕　牘幷廢追憶湖上晝舶茗椀慕柳蓮房
芡實徘徊六橋三竺間恍然隔世事兀坐齋頭時時
結想故人抵掌千秋清言娓娓屬按部行役歲無寧
居野人久不敢以寒暄常語仰溷清嚴仁兄當能寬
我形骸之外友人沔陽陳玉叔書來力勸弟修名山
之業著經世出世一書以成西蜀趙文肅公未就餘
志夏日山居無事業成此書亟欲請教大雅恨足下
方在嚴重地未得自達耳適辱甘應溥使君入行遂

前荒牘託應溥郵致左右一寫積懷臨風瞻邈

蒼胡從治開府

遣不穀待罪蘭省與足下都無生平歡先生則載幣
槭書千里走健兒闕下定交不穀豈豐城獄中神物
乎何望氣而知其人也及不穀不穀橫被仇口以出先生
則又馳咫尺之書且并爲沿南還裝書辭慷慨至恨
不得伏闕抗章以明東海小臣無罪寥寥千秋義高
寒朗不穀抵四明山中甫及食新而汾代之使又在
門矣蓋至今兩面孔尚未相對雖古稱神交何有若

此者不穀挂冠以來生平椒蘭相許往往化爲芟蕭
張謂有言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而先
生之用意乃若爾求之於古未見其人壯士急知已
夫斬衣沈族何足以云惜也不穀六尺嫣然弱女子
狀又黃冠入道矣少年英雄之氣灰矣無能爲豫讓
荆卿之報雖然先生義存王孫爾其見趣寧出淮陰
擊絮媼下哉不穀之坐困也以細人而其見收也以
英物當世賢豪長者爲高義亦尚不少而獨念先生
者古人所難若然不穀可以托於天壤矣不穀有胸
懷之言難與世人輕吐伏計先生用意在古人之上
故遂披露無復隱不穀束髮蚤慧讀書十行俱下爲
詩若文模古人則古人寫胸臆則胸臆　之而已神
無所不詣法無所不稟爲人寥廓疎朗以六尺爲天
下死而毛髮無所利於天下長爲吏千里號神明持
身若氷愛民若子好善若渴一日十二時中無一刻
不悄恍見上帝神靈亦監臨胷臆有嘑輒
應慨然思以縣令起家作功名如范蠡五湖子房赤
松李長源一動天文足矣不謂時命乖謬當事者以

仇口見罷而非其罪此念遂化冷煙急理雲霞舊業悼頭撒手便作世外人刹心息累了人生一段大事因緣脫之紅塵還其青山落籍雲臺挂名石室造物之意將在此也今業行見其效矣獨以不穀爲吏時厲志太苦一旦黃冠加首貧過萊蕪而母年八十有八妻少子幼頑蠢欲棄家入名山洞府而不返而母妻牽裾拽之人理不可棄去尚爾依栖環堵蚤非本懷誠得負郭百畝之田上奉老母下畜妻孥無媿人倫乃合天道此世界無可寄托者遼陽開府顧益卿往

虎計爲不穀買山想以斥事嬰心忘之耳欲走一介詣顧使君貸士力不能治遠行裘且聞白衣人出關有禁今修一札奉從治先生煩先生爲不穀特遣一力直抵遼陽致不穀書于益卿所令益卿遣一力直抵四明不穀第得百畝之田則在世世出兩大事濟矣以先生風格當慨然爲不穀任此無疑儻先生遂欲分取益卿仁義更善非所敢望矣作大檀越成欲一黃冠道人此是上清功行兩君子勉之益卿奇男子意氣肝腸不減足下今日令故人作此舉止此當

輸君一籌矣往僕兩爲令水蘖其操無論推俸錢以
急九族貧交惟恐不及官舍恆無隔宿糧今日數千
里仰食故人所謂遠望西江之水大都索我枯魚之
肆爾雖然不穀形枯神不枯一點靈光自信歷劫無
壞經年禁足小齋習靜修觀長日無事偶取經世出
世二義作三教玄同一書旁及山川辭賦幽人寂士
大抵作清冷致語讀之欲使人心骨俱暢者將成矣
而爲新都汪伯玉司馬相期西湖再至而會王季孺
太史持節至自粟乾云與先生大修平原十日飲快
甚坐閒蓋無日不念道人泰山邢子愿年少有心人
翩翩才藻與不穀有日觀之約便思衲衣托鉢一度
黃河捫岱嶽直走雁門出汾晉訪先生塞下續王生
舊歡奈母年春秋高理不可遠出徒矯首望關門紫
氣結念如何先生一代詞人詞人多偃蹇流落先生
今開府擁旄堅功名西北此文章家稱命達矣蓬萊
三山近在君家宇下顧何日歸訪安期羨門僕曾與
先生約他日請徑走登萊相共尋海上靈藥瑤草第
聞胡先生一朝解印綬謝人間事去僕則提應鬼出

門矣學道之人久不作冗長語爲先生破例亦以深
情所寄不覺津津諸惟先生亮在

啓

上吳門相公啓代作

伏以天道高明歸神功于八柱聖謨宣朗資哲輔于
三台曉入彤闈日麗黃扉之色宵還禁直花黏赤篆
之我身登鼎鉉平秦階之六符手握斗杓奠皇圖于
萬葉乃忠良之上伐亦儒者之極榮恭惟老相公老
師閣下少號聖童秉動靜方圓之喆夙成倜儻爲文
章禮樂之宗東吳麗藻代有聞人南國英靈茲焉獨
冠家住具區澤國才吞碧浪之聲境移林屋洞天語
秀青霞之色玉璨黃流德器瑟焉温朗泰山喬嶽風
稜屹矣端凝臚傳而太史占雲鴛擅崑山片玉賦奏
而至尊擊節何誇璧水羣英年踰四十朝野之望獨
隆位正三公調燮之勳斯赫玉貌朱顏步出而宮花
俱映金章紫綬坐來則庭燎相輝文武並用廻萬國
于陽春忠智咸宣彌一人之聖德宇宙古今際此千
萬百年極治之象薄海内外咸頌二三元老碩輔之

歎自殷周而還于斯爲盛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某衡茆賤品襪線微材揣分量能乏匹夫之淺智乘時徼幸忝君相之宏恩溷迹班行技慙鼷鼠濫竿侍從文謝雕蟲乃因過分之榮遂遺非意之疾永宿山栖一無足錄君恩師義兩未能酬登西巖而占象緬知帝星台座之休明依北斗而望京華奈煙水雲山之邈絕犬馬至微尚知帷蓋之報江湖雖遠敢忘廊廟之懷謹以天書仰干台聽人難縮地語不宜心某不任云云

上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帝恢至理在璿貞良天產上材借靈嶽瀆三台南箕佐紫微而布令故風牧克相軒后則皇國夢彼華胥夔龍仰贊陶唐而泰運旋登洽穆德配神明華夷歸美功存亭毒竹素流光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上智超凡至人秀世當五百歲之昌期應風虎雲龍而翊運產六千里之大楚滙荊襄漢沔以鍾祥衡山昔莫九州熏炎帝祝融之氣太和今冠五嶽借玉虛師相之神是用占清班于

妙歲矣忠智而出入三朝輔　今上于沖年受顧命而調和四海佐真宰以平泰階開日月星辰之運執斗杓以酌元氣會陰陽風雨之時東夷重譯輸珍寶于關庭北虜墜風走降王于輦道萬國享登臺之樂一夫絕向隅之聲即詩書所稱何以加自剖判以來所未有某溟渤下材誤入藥籠中物樗蒲賤品偶占桃李餘春學慙吐鳳補袞職媿無其能文乏雕龍玷清華實非其分頃因狗馬之病遂邀麌鹿之期顧蔡霍微情久傾向日奈蒲柳屏質尚爾從風竊念　聖主獎拔之仁復想老師教育之德君恩師義總屬高深野宿林居殊懷慙悚抱煙霞而偷逸雖屏青山瞻日月而與懷敢忘紫禁惟身伏田野跡遠嵓廊所以瞻戀空馳寒暄久曠茲者薰沐恭裁短楮敬布私衷伏惟治慈鑒亮某不任殞越惶恐之至

上山西相公啓　代作

伏以至人出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袞衣之光有赫周頊降命于嶽神大昌姬曆漢道乞靈于鼎宿克熾炎精文正著盛德子三朝則天門開朗忠獻見

鄉雲於五色而廟社重光蓋威鳳祥麏達時乃出方
諸陽燧惟氣是求恭惟老相公老師閣下三晉人豪
千秋國寶西京麗藻毫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
門下總河汾之禮樂土風雄厚人物故自陶唐天性
塞淵德器屹弁山嶽黑髮而正公孤調和六氣朱顏
而稱元老師表百僚周召同心輔聖天子于沖年睿
德蕭曹寧一莫我國家于累洽重熙華夷勳業異域
循問起居金石精誠婦豎咸知名姓是誠人文之巨
觀儒者之極盛某學慙博物音而詠厠雲門文未
成章魚目而仰干照乘偶徼大幸自貽斤玉之羞瀝
在清班虛竊壺氷之號履禁地則黜爾竟搓窺秘書
則茫然目眩處非其分每戴君相之恩如天揣已無
能欲措臣子之躬無地頃因狗馬病作遂使麛鹿心
生躡蹻于青山頂頭敢忘魏闕結一椽于白雲堆
裏未穩單棲仰帝座于中天獨觀朗曜望台垣于半
夜載喜昌明蓋之才能而清華忝竊恐負乘之足羞
倚知遇而林壑偷安念報恩之何日是以當中宵而
徬徨每纜衣以躊躇顧宿疾尚延孱同蒲柳初心未

蓬徒切傾葵雲泥之路邈隔鴻鯉之訊久踈念日比于懸旌罪詎堪以擢髮茲者敬肅蕪辭用候台履某不任云云

謝江陵相公啓　代作

伏以三台朗曜開妙氣于東華四海陽春酌太和于北斗捧卿雲于蓬島下方誰不生光升皦日于扶桑大地曾無私照鼎宿匡時父老謳歌於西漢簫韶奏律遠臣鼓舞於南薰恭惟老相公閣下五嶽奇姿千秋間氣夔龍德望關洛儒宗正元宰以秉國樞萬方

廷頸矢忠良以酬　帝眷百辟輸心陽和式遍於遐陬布朽遂沾乎汪澤某材同樸線職濫封疆三載奘門實深積曩一朝益部復忝新恩波臣龍子之鄉既不能竭涓埃于東海蠻裔魚鼈之國又何由布威德于西陲是皆納垢包荒賴大人之備度吹枯植朽荷玄造之至仁感惟刺骨言不宜心睹漲海之波濤雖去吳能無回首望連雲之棧閣將入蜀尚爾搓鬼叩　帝閽其靡由彷彿天門之色仰台垣而徒切夢寐衰衣之光某不任欣躍感戴之至

謝吳門相公啓　代作

伏以龍德正中逢時則鴈鴻鴻庶遠彼翊運彌昌建神功于八柱何物非恩言真宰于三台有生胥戴恭惟老相公閣下河嶽奇英鳳鸞異彩手握金杓調六氣于時令口吹玉律散四海以陽和某志切消埃材同朽壤坐濫笇憲府秉鉞江壖三年東土媿保釐之無功再歷西陲荷恩榮之有赫時維七月流火之秋方興農事詎意大浸稽天之患陡作波臣慨稼穡之淪傷過深閉閣睹閭閻之黃汤析悲慙向隅是惟待罪而靡之和簡德業于　帝心發英靈于嶽降恭惟上荏國大宗伯濤翁相公閣下天目奇姿文心鉅匠名成三策少年藉才子之稱賦就兩都一日貴長安之紙碧雞金馬崇班清映乎氷壺威鳳祥麟藻思先生乎彩筆遂登講幄佐盛德于青宮爰正秩宗掌邦禮于紫禁久勞廊廟士民仰北斗之尊暫夢煙霞遠近繫東山之望時屬三秋忻逢嘉節天高八月適誕偉人借桂輪以代華燭朱顏照見桃花取天樂以張瓊筵緣髮明于黛色交梨火棗供自西池仙曲雲謹傳來金

母蓋　皇明之運祚有赫知元老之壽考無疆某昔
承人乏作牧名邦朱門清燕數奉音徽綠野逍遙時
陪杖屨仰德星之曜里款冷楸蘭荷甘露之灑心義
存金石逮自移官以來未嘗不感念疇昔陟香山之
高標停雲而憶白傅望澄江之如練臨風以懷謝公
伏惟壽比嵩高芳流竹素名參綺皓位自伊周某不
任忻忭瞻馳之至

疏

督府交代疏　代作

皇敕巽蒙恩而濫擢茲皆賴師相念一日有龍門之
雅或假二天于雁塔之私情既屬于枌榆恩幸叨于
樗散拜廕戟而消魂戀金閶之月望劒門而極目
迢迢玉壘之雲口莫揄揚心知感激平生山斗中夜
台垣某不任欣仰頂戴之至

謝浙江相公啓　代作

伏以天門日朗光照窮簷大地陽回春生幽谷當黃
扉命下極四海咸慶風雲荷丹詔遂來某一夫實先
甫露顧寸心之感激詎尽素之能宣恭惟老相公閣

下東華靈寶北斗儒宗青年及第太史奏絳殿之雲
黑髮公孤上相捧瑤天之日某河西庸品江左濫竿
三載徒縻一官莫交拜茲榮命益悚殊恩開府建牙
巳媿東方之千騎搴帷就道復慙西土之雙旌恩實
深于吹噓感難忘乎銜結立吳門而儗疋練目極冤
摧登劒閣而望三台形留神往某不任欣躍感戴之
至

壽董大宗伯啓 代作

經世雄文會日月星辰之運匡時上宰調陰陽風雨
伏惟開府建牙實乃紀綱重地宣威布惠必須經略
鴻材剏天梯石棧閒關素號益都玉壘峨眉儉絕無
如蜀道國家咽喉之處更重南中廟堂籌策之勞熙
動西顧是惟得人乃稱任使詎意宏恩謬及能材臣
性資蠢直智計凡庸濫竽江左久玷烏府之榮秉鉞
東方莫拯鯨波之 告歲事多虞祇自深臣子戶曠之
責民饑當邮旬末宜君父浩蕩之仁忽荷新恩益慙
舊職蜀部開心已階西人之旌節吳雲回首敢忘東
土之黔黎戴天履地微誠願比于蟣蒙足國安邊綿

力誓捐予犬馬春和秋獮仰希先哲之寬嚴內安外攘務布　朝廷之威德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齎捧謹具奏聞

白榆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緯眞著

論附諸考

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夫成天下之大事者其志欲銳其心欲誠其量欲虛其識欲遠其智欲習其機欲斷六善不備事罕底績古有移王屋之山者其志銳也蹈呂梁之水者其心誠也匹夫之言可以集事其量虛也九州之大可以燭照其識遠也長途之智則先老馬用其習也狐疑

之來則示玉玦貴其斷也此六善者天下之事所以成也古之聖哲大人經營天下澤被當時流照後世率用此道況水政哉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嘗而懸斷也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非完誠

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郟亶曰單鍔郟亶詳于治田單鍔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綿亙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苕霅等谿由湖州七十二漊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九陽江洮湖荆谿諸水由常州百瀆而入北有運可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由江陰一十四瀆入于大江東由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

江海不及者亦由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
面受水濁湖有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
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
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鯁塞則停緩無
力天時一遇霪雨則泛溢爲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
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由江入海大江之水日
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
清駛隨輒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
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鯁泥沙

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況三吳地形東來漸
低蘇州爲常鎮之下流淞江爲蘇州之下流蘇淞並
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
太湖水口既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
太湖既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於蘇州而
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水淞江而淞
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浮
沒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鱉雖朝廷下令
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參利害相半迄未

聞有爲三吳遺千百年之水利者萬曆五年朝廷乃簡命臺使者懷安林公以璽書來督三吳水利奉命驅馳矢謨宣力蒙犯霜露郊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訪諸縉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于太湖瀉于三江而入于大海既已得水利之要領而各郡各邑江湖河渠浦港浜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內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壅塞四十餘里以復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塵山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于淞江以殺山湖一接太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爛路港不足以洩之故于青浦濬大小山涇以洩殺湖之水而南入于泖又濬蹌開河以接大漕港濬橫塘橫泖以接蒲滙塘濬崑山殺湖諸口使湖水分注千墩道褐趙屯大盈嵏子盤龍等浦而北入于江又以三泖北納殺湖南連浙水西入長洲吳江諸蕩故于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塘金山三汊等河上下橫涇沙竹岡塘金滙塘運鹽

河以洩南北兩淮之水于上海濬蒲滙六磊
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溝嚴茂塘
以洩東西兩涯之水于黃浦總之合流吳淞以入大
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遼遠不能徑達則泖澱
北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于崑山濬夏駕浦大
練祁彭越浦華亭涇南翔河涓浦張家浜以洩淞江
北行之水于婁江三江並行恐难盡洩復濬大倉之
胡川塘楊林塘七浦塘瀏瀆漕塘共泗浦以洩陽城巴

城諸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向茆塘許浦俞
李塘福山塘孟涇塘三丈浦以洩尚湖昆承湖及西
陵晉陵諸水徑入大江濬江陰之東西雷溝舜河利
港北橫河九里河山塘河青陽河以洩五瀉河芙蓉
湖諸水亦入大江其治水次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
源宜導于是濬宜興之西沈棗河武進之白鶴瀆金
壇之荆城港及長蕩之棗河以洩滆湖荆瀆諸水而
入運河濬武進之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

港以洩潤州上流諸水而入大江上源既導則下流
可接下流既通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于深闊
分引江水北流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于
夏駕口慢水江口並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宣防庶
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久遠而水利
興矣水利既興田乃可治治水而不治田豈惟田工
之虧終爲水政之缺何也蓋三吳雖號稱澤國低窪
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
六七高田所患在旱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又

每相懸大旱之歲水潤岸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而
高田則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堤阜高田幸而
一熟而下田則已盖沒是惡可不爲之所也下田所
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適遇水潦一時洩瀉不
所患在旱則不可無蓄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也高田
乃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
田不脩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水潦一時洩瀉不
而適遇旱暵江海流淫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于
是公又條爲治田六事刋布書冊移

勸親督高田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令諸郡各邑
犁然舉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爲災
圩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爲災是治田之
事正治水中之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相爲表
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代有其人興
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成小補未有建石
書壁永利如今日者也良由公之志銳而心誠量虛
而識遠智習而善斷志銳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貫
金石量虛則下情悉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事
至不迷善斷則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宜
遠也某忝公屬吏嘗相從奔鋪聞日抱公手采聞公
議論觀公作爲知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庸鄙
而爲之著論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水考紀畧

水考者水必考而後明也東南水利以百川爲支以
震澤爲滙以三江爲襟帶以大海爲宗以常鎮爲上
源以蘇松爲下委要其利害之大端不過視水道之
通塞而已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巨浸之委輸

不壅而百川通流也百川之水滙于震澤震澤洩于三江三江入于大海蓄洩以時灌溉常足吾見水之爲利而不爲害也禹跡既遠世代累遷疏鑿之政廢而不講上流壅閼則下流橫溢一遇淫潦能不爲菑何也百川之水道不通則不能盡趨于震澤震澤之水口不導則不能盡洩于三江三江之咽喉復滯則不能盡入于大海而欲其不爲菑也得乎蓋大海之所以能納江湖百川之水者以其洩于尾閭如沃焦然故萬水歸之而不盈也震澤雖巨容納百川苟不得三江以洩之於大海而徒總三吳之水積之震澤勢必不能內不得洩外必不復能受則不惟震澤之溢能使平陸成川而一渠一瀆之水皆足以爲菑矣故疏濬之政不可不講也唐宋無論如我　明三吳海而水利者前有夏忠靖原吉後有周文襄忱其所建立宏偉非不爲三吳永利而水道靡常積歲既久不無湮塞至我林公爲之經畫然後江湖底定百川流通一復古昔之舊其有功于三吳豈尠小哉蓋經始于萬曆之五年至九年而後竣工爰作水考一書

以告成事執權秉憲非命不尊故先之以詔令岷山
桐栢崑崙嶓冢莫不有源不窮其源易沂其流故次
水源血脉和暢然後榮衛敷腠川澤通流然後灌溉
獲利故次水道天道玄邈菑祥時有知而謹之人事
足責故次水年得失殊狀利害相參則有三老長年
可採而用用罔不臧故次水議人臣之義以尊主安
民境外雖專而有不可以不稟令者非疏不達故次
奏疏官有專職斯事有考成自大禹爲司空代不乏
人諸所竪立往往垂之史冊照耀來茲故次水官事
貴初謀民難慮始宣揚德意以告有衆以束庶官則
文具不可缺也故次公移天下之事未有不先經畫
而能底績者上以權肅令下以令趨事上下之間如
指臂然故次水政十人聚而謀之一人斷而行之胼
胝四載神禹爲之而有顯績即飢寒暑雨胡辭焉故
次治水凡志士勞臣之所爲日夕兢兢不遑啓處以
興水利者罔非爲田工也治水而不治田水將曷利
故次治田以告成事以開後人是不可無紀也若施
伐足爲引嫌則禹貢可以無作故次水績水利聿興

將以永利非見之文字不傳非託之金石不固故次
水碑終焉後之欲求林公之勤勞者觀於此書則幾矣

又

三吳地形在浙惟杭州爲最高湖州次之嘉興又次
之在直隸惟鎮江爲最高常州次之無錫又次之太
湖當浙直之下流故山源奔
注自高而卑若鎮常若建康若杭嘉湖凡趨於湖者
皆源也若蘇若淞凡通其流於海者皆委也源莫大
于天目委莫大于三江備列之圖以俟司水者考焉

水利圖說

夫水有源流委折書載之詳矣乃其道路錯脊遮邏
盤旋則累句字莫悉也非圖易以也圖自河馬兆其
端倪而澗瀍東西洛都定鼎姬公圖以復辟焉矧今
日之水有一名兩地數派同源者使必屬之詞幾爲
詞所掩寧詎能條分縷派爛焉如掌可無煩身歷而
坐鏡眉睫哉故詞之所不能載載而不及詳者則爲
之圖其府析而州州析而縣也大禹敷土之遺乎抑
亦周官經野之制也

詔令小序

水利先詔令者一以宣　天子之德意一以重臣子之事權奏功集事恒必因之　主上尊居九五而神運萬方身在穆清而慮周田野其于水利之廢興生民之利病譬如捧大明以燭幽遐所在洞然明了故命官專督畀以一方生靈之寄惟恐後時而必重其事權錫以璽書所以計安元元者至切也人臣而膺茲簡命命專則人思殫精權重則事無掣肘而跼蹐底定之政可次第舉行以延訪墨人情以謀求合機宜以舉剔庶諸司以賞罰勸工役百爾有衆所以雲蒸風動而踉蹡奔走奏鍤之下者惟此以鼓舞之此水利之所以先詔令也

水源考小序

表必有領事必有綱治水而不窮其源寧免汎濫之虞故大禹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源長流通日夜湯湯東注于海然後蕩析之災不作不窮其源而惟疏流分泒瞥如治病而徒治其表非完計也三吳水利以湖爲滙然而非始于湖也湖受諸谿諸谿源于諸

山嶺蓋皆有所自來也知其所自來鑒其上流疏其
下流利而導之時乃蓄洩備乃灌溉厥利鉅矣故水
之有源天地之元化聖哲之上智不能外也職治水
者尚其留念焉

水道考小序

水道者水之所經行也入絃九野之水莫不由故道
以趨于海大哉海之爲百谷王也譬之人身之血脉
流通則無恙壅逆則爲災是故神禹之智弗能外焉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道既通然後蓄洩之政舉
蓄洩之政舉然後灌溉之利興吳中之水其最鉅者
曰三江曰五湖其餘陂塘浦瀆以百千計其故道俱
瞭然可覽睹矣不濬其下流不循其故道而欲治水
雖神禹不治作水道考

水年考小序

治水紀年者何謹災祥也降災者天回天者人是故
修德以銷之者上立事以防之者次變沴既作而後
攘臂奮鞹以赴之者下水旱之災國家通患遞吳中
之所謂災者獨水爲棘矣夫吳澤國也諸水浩淼易

蓄而難洩一遇淫雨積潦蛟龍鼓怒陽侯弄權惡風乘之洪波巨濤砰湃橫溢豈惟禾稼淨傷即廬舍井竈蕩為水鄉民其魚乎惟守土者勤修德義敬天勤民朝夕欽欽而又講求水政先事豫防疏壅塞以通水道置堰閘以時啓閉築圩岸以障流潦濬溝洫以時蓄洩如是則天且降康不幸而遇災而吾先事有備災其如我何是守土者之所宜留心也古昔以來年代遞遷災異時有備錄講求謹書一帙覽則廩廩慄畏矣作水年考

水議考小序

天下之事明者議之亦明者用之議于有衆斷于一人斯事無遺策而動無悔吝元鹽鐵之論漢庭公卿卒屈于文學是故事貴議也宋濮安懿王之議務言盈庭而迄無定論百世而下非之是故議貴斷也況夫水政之古今殊軌之近異宜沿革利病了不可執治病有方而拘于方則廢效用兵有法而泥于法則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惡可無議也大人碩士謀謨廟廊薈蕞父老商確由野芻荛有稗於水政採而用之

胥石畫也雖有嘉言棄而弗錄則虛雖有神智愎而
自用則舛夫謀定而後戰與夫不謀而戰者其成敗
之相距豈有筭哉

奏疏考小序

夫水利下與民生上關國計水利興則民安而國計
盈水利不興則民病而國計詘斯勞臣志士之所為
日夕經營而不已者也巖穴之賢私議于田野縉紳
之士公言于朝宁私議者閉成功公言者有顯效誠
使竟朝入而命夕下則方寸之牘可以活億萬之生
靈而垂千百年之長策是經世者之所大快然非老
成卓識平生得於父老之所講求而耳目之所覩記
即策水政之成敗利害如燭照而數計惡可形之章
奏聞之廟堂不然空談臆度郢書燕說豈可以民生
國計嘗試而漫言之哉書載禹貢鄧道元著水經司
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今其形勢經制班班
可考而用之三吳或不盡合故知古知今識時務者
爲俊傑慎毋輕疏水哉

水官考小序

水之有官專治水之責也以水名官以官治水將平成之績是賴非以備員也是故六卿分職厥有司空諸曹率屬亦置都水在外則有水利泉大夫郡司馬朝廷每修水利輒遣公卿大臣往督其事而以百執事佐之近復命憲臣以璽書行事諸所建白重且鉅者奏請于 上其餘一切皆得從便宜彈壓諸司諸司有不率不力者皆得論劾之其事權良重必也憲修政舉事迺奏功莫我元福利社稷用光史册以告來世斯其無負于任使乎朝廷設官各有專責故

吏治不清則問太宰戶口不蕃則問司農典禮多缺則問秩宗戎事失戒則問司馬刑獄匪平則問司寇地利未盡則問司空憲法罕飭則問執法小民靡寧則問司牧邊鄙多警則問疆吏水利湮廢則問水官此朝廷之所以使天下于指臂而坐策四海者也作水官考

公移考小序

按農田便宜國有令甲而興除委折首藉規圖匪繇咨勘殿實每致聾畫乖方蓋計功者先其事策事者

申其約此古重三令五申而漢庭守晝二之法也不然者詢謀不詳睢示不誡則耳目不一施為必紊矣洵經理根本之計在公移云云

水政考小序

夫追往鏡來考古準今國是資焉東南水政國計民生胥此乎賴豈細故哉薦紳大夫仰承簡命下惠元元各出其智以殫力從事要在剗虛文修實政去近利建遠圖嘗謂治水猶治疾苟見垣一方則俞扁在吾一心乃方書何可不覽也前事者後事之師衆議集便宜備經畫舉矣作水政考

治水考小序

夫治水者水自治也非治水也以水治水而非以我治水也水以流通為性通則利民壅閼則溢而為患窮其本源尋其故道導其壅而使之行如是而已即以三吳言之宣歙以上之水可入於蕪湖而不可入於荆谿蘇常以下之水可趨於三江而不可積於震澤人於蕪湖則順入於荆谿則壅趨於三江則順積於震澤則壅雖有神聖欲出胸中之獨見逆水性而